

五臺山清涼傳

古清涼傳  
續清涼傳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宛委別藏

五臺山清涼傳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中首葉印章傳印於此

五臺山清涼傳總目

古清涼上 立名標化一 封域里數二 古今勝蹟三

古清涼下 遊禮感通一 支流雜述

廣清涼上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菩薩何時來至山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五臺四壘右聖行跡五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釋五臺諸寺所七

廣清涼中 菩薩化身為貧女一天女三昧姑二

安生塑真容菩薩三 牛雲和尚求聰明四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五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六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七 道義和尚入化金闍寺八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九 七身佻道僧俗十

州牧宰官歸信十一 高德僧事跡十二

廣清涼下 高德僧事跡之餘一 高德尼事跡二

南宋僧俗所觀靈異三 靈異藥木四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證五

續清涼上 清涼山賦并五頂墓詩

續清涼下 無盡居士張商英天覺述

釋迦佛賦 釋迦如來成道記 崇教事跡

補陀傳 自在功德品第一 洞宇封域品第二

應感祥瑞品第三 興建沿革品第四 附錄第五

觀音大士讚第六 名賢詩詠第七 峩嶠讚

古清涼傳卷上

唐朝 藍谷 沙門 慧祥 撰

立名標化一 封域里數二 古今勝跡三

立名標化一

謹按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有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常為說法余每覽此土名山雖嵩岱作鎮蓬瀛仙窟皆編俗典事止域中未有出於金口傳之寶藏宅萬聖而敷化自五印而飛聲方將此跡美曜靈山利周賢劫豈常篇之所紀同年而語哉今山上有清涼寺下有五臺縣清涼府此實當可為

龜鑑矣一名五臺山其中五山高聳頂上並不生林木事同積土故謂之臺也酈元水經云其山五臺巍然迥出群山之上故謂五峯晉永嘉三年鴈門郡後晉書寡二切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爲之步驅而不返遂寧居幽野往還之士時有望其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人以此山爲仙者之都矣仙經云五臺山名爲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旌異記云鴈門有五臺山山形有五峙一臺常晦不甚分明天清雲散有時而出括地志云其山層盤秀峙曲徑縈紆靈嶽神嶼非薄俗可棲止者悉是棲禪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煙四合慈覺之心邈然自遠始驗遊

山者往而不返集記者曰文殊師利者蓋法身之大  
士也先成正覺名龍種尊名歡喜藏亦號普見如來  
今以方便力現爲菩薩所以對揚聖衆攝濟群蒙鞭  
其後者驅之彼岸詳乎道也識智無以造其源談乎  
跡也名數不可階其極但以迷徒長寢莫能自悟遂  
使俯降慈悲見茲忍土任持古佛之法常居清涼之  
地表跡臨機竅我舍識般泥洹經云若但聞名者除  
一十二劫生死之罪若禮拜者恒生佛家若稱名字  
一日至七日文殊必來若有宿障夢中得見形像者  
百千劫中不墮惡道大矣哉斯益也火宅諸子何可  
忘懷但博望張騫尋河源於天苑沙門法顯求正覺



於竺乾泥乃咫尺神州榆楊視聽其來往也不移於  
晦望其陟降也匪勞於信宿豈可不暫策昏心聊揮  
解足歷此微效爲覺路之津乎或問大聖化物理應  
平等正宜周旋億刹何乃滯此一方乎荅曰誠如來  
旨誠如來旨但具三緣須居此地一是往古諸佛展  
轉住持二使無志下愚專心有在三爲此處根熟堪  
受見聞余謂柳楊之道如斯而已矣

封域里數二

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  
州城東南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嶽右接天池南屬  
五臺縣北至敏縣時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若乃崇岳

疊嶂瀟谷飛泉觸石吐雲即松成蓋者數以千計其  
霜雪夏凝湮霧常積人獸之不可闕涉者亦往往而  
在馬登中臺之上極目四周唯恒岳居其次自餘之  
山谷莫不迤邐如清勝也

中臺高四十里頂高地平周迴六里零二百步稍近  
西北有太華泉池名也周迴三十八步水深一尺四寸前

後感者或深或淺不同其水清澈凝映未嘗減竭皆

以爲聖人盥漱之處故往還者多以香花財賄投之

供養臺頂四畔各二里絕無樹水唯有細草蘼思慮靡

存焉諸臺無樹有草例皆准此酈元水經注云東峩

谷水源出中臺其水衆溪競發控於群川亂流西南

經西臺之山歷東莪谷謂之東莪谷

東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周迴三里去中臺太華泉四十二里按括地等記言諸臺高下遠近里數多相乖越蓋是取道不同或指臺有異今聊據一家存其大致也欲向東臺先從中臺經北臺而過中間但乘崗嶧不阻溪澗頂上無水唯有亂石小栢谷水出此臺下北注渚施音施其山東南延四十里連入恒州行唐縣界翻嶺山東相連恒岳西北延十三里連入繁峙縣界大栢谷

西臺高三十五里頂上地平周迴二里有水東去太華泉四里其山西北延三十里入繁峙縣界西莪谷

南臺高三十七里頂上地平周廻二里無水北去太華泉八十里南有溪水源出此山發源東南亂流入東溪水其山正南延六十里連五臺縣界當巖巖寺北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三里南去太華泉十二里頂上往往有磊落石叢石澗冽水不流其山正北延二十里連繁峙縣界大栢谷谷中有水源出北臺流注滹沱山海經云秦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郭璞注云今滹沱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括地志云秦戲武夫即一山也今名孤嶺山即在臺東去繁峙縣九十里

古今勝跡三

自周穆遇化人之後漢武得金神已前去緒昭彰久  
形於簡牘矣但以秦正肆虐焚燒詩書遂使妙業真  
乘與時而替洎顯宗感夢波瀾斯盛泱寰瀛而啓路  
架日月以爭暉偉哉可略而言者也爰及北齊高氏  
深弘像數字內塔寺將四十千此中伽藍數過二百  
又割八州之稅以供山衆衣藥之資焉據此而詳則  
仙居靈說故觸地而繁矣遭周武滅法釋典淩遲芳  
徽感輒湮淪殆盡自非神明支詩罕有僕存者也今  
之所錄蓋是其徒至於真沒凋殘可謂長太息矣其  
有修建塔廟造立尊儀景業可稱事緣弘替者雖非  
往古並仰而次之

中臺上有舊石精舍一所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又有小石塔數十枚並多頽毀今有連基疊石室二枚方三丈餘高一丈五尺東屋石文殊師利立像一高如人等西屋有石弥勒坐像一稍減東者其二屋內花幡供養之具甃薦受用之資莫不鮮焉即慈恩寺沙門大乘基所致也基即三藏法師玄奘之上足以咸亨四年與白黑五百餘人往而修焉或聞殊香之氣鐘磬之音其年忻州道俗復造鐵浮圖一高丈餘送至五臺首置於石室之間南有故碑二見今已倒抑文字磨滅維餘微映余洗而視之竟不識一字一前刺史崔震所造一忻州長史張備所立相傳云備

曾遊山感聖遂立此碑以述微緒將七百餘人引之  
登臺暨焉從此東南行尋嶺漸下三十餘里至大孚  
圖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遊止具奉聖儀爰發  
聖心創茲寺宇率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將弘  
大信且今見有東西二堂像設存焉其餘廊廡基域  
髣髴猶存括地志以孚爲鋪高僧傳以孚爲布斯皆  
傳錄之謬也然此山諸處聖跡良多至於感激心靈  
未有如此也故前後經斯地者雖庸識鄙心無不懇  
惻沾襟咸思改昂其二堂之下不容凡止昔有僧於  
東堂夜宿端坐誦經忽覺扶擲墜之東澗自茲厥後  
往者無犯焉昔此寺有三沙弥每開宿德話有靈隱

遂相將巖谷訪覓，冀得逢過。四五月，喉糧欲盡，尋路將歸。至一馬嶺，息於樹下。須臾，見一肥黑人，沿嶺而上。沙弥叩頭作禮，喚言：「聖者見遺道術，此人自云我待明日更來，爾等且向東山松樹下待之。」若見入穴者，求之自得。便下嶺南去。沙弥尋嶺至東山下，得一大樹，其樹腹空如門戶，視下杳冥。沙弥樹傍竚立。日午後，雲間飄然如疋帛，下落樹前。乃一丈夫也，散髮高耳，色若桃花，徑入松穴。沙弥等不敢近之。情怙相視，一人云：「據穴口待出，以死拘之，良久其人總出。」沙弥急抱餘者禮拜乞恩。此人極怒罵云：「癡頑物，何不放我卒，不開言沙弥放之騰空而去。於是相將尋



而歸至昨日值肥人之所忽見此人復披林上巖遙  
謂沙弥曰伊更作何言報云極嗔無語肥人笑曰嘗  
酒來飲爾令惱之慎不復來急取伊酒好飲言訖北  
下沙弥依語入穴有磴直下可二丈許平行北下即  
是白石遍穴光明如晝有一銀甕以銀盤蓋之上有  
銀盃其酒芳香辛美非世間之味沙弥飲之僅得出  
穴沙弥悉醉比覺口外各有細虫如焉尾交橫無數  
於是顏色鮮澤氣力兼倍還寺數朝一時而失  
寺南有花園可二三頃許沃壤繁茂百品千名光彩  
晃耀狀同野錦即魏孝文之所種也土俗云其花夏  
中稍茂蓋未是多至七月十五日一特俱發經停七

日颯爾齊凋但以幽險難尋故使見之者寡矣括地志謂之花園云靈草繡林異種殊名鳥獸馴良任真不狃信爲佳景也從花園南行二里餘有梵仙山亦名仙花山從地際極目唯有松石菊花相間照爛傳云昔有人於此餌菊得仙故以梵仙仙花爲目也今上麟德元年九月遣使殷甄萬福乘驛向此山採菊大孚寺東北二百步有五臺祠祠隋末火燒維有處所大孚寺北四里有王子燒身寺其處先有育王古塔至北齊初年第三王子於此求大珠師利竟不得見乃於塔前燒身供養因此置寺焉其王子有闍豎劉兼之自旣刑餘又慮王子燒身之事遂奏訖入山

古信上心  
修道勅許之乃於此處轉誦華嚴經三七行道折見  
文殊師利遂獲冥應還復根形因便悟解乃著華嚴  
論六百卷論綜終始還以奏問高祖敬信曰此更增  
常日講華嚴一篇于時寂盛昔元魏熙寧元年有懸  
釜山沙門靈辯頂戴此經勇猛行道足破血流勤誠  
感悟乃同曉茲典著論一百卷時孝明皇帝請於式  
乾殿敷揚與百宰輔名僧皆從北面法師以正光三  
年正月而卒時年二十有六豈非精進所致異世同  
塵哉

王子燒身寺東北未詳其遠近里數是中臺北臺南  
東臺西三山之中央也徑路深阻人莫能至傳聞金

剛窟金剛窟者三世諸佛供養之具多藏於此按祇  
恒圖云祇恒內有天樂一部七寶所成箋曰又按靈  
跡記云此樂是楞伽山羅刹鬼王所造將獻迦葉佛  
以為供養迦葉佛滅後文殊師利將往清涼山金剛  
窟中釋迦佛出時却將至祇恒一十二年文殊師利  
還將入清涼山金剛窟內又有銀瑩篋有銀天人坐  
七寶花上彈此瑩篋又有迦葉佛時金紙銀書大毘  
奈耶藏銀紙金書修多羅藏佛滅後文殊並將往清  
涼山金剛窟中

昔高齊王時大孚寺僧祥雲俗姓周氏不知何許人  
年數歲而出家初依并州僧統釋靈詢為弟子統欲

觀其宿習便以大乘藏經任其採取乃得涅槃因合  
誦之未涉暮年一部斯畢日誦一遍以為常准既聞  
此山靈乃往居之後於寺南見數十餘人皆長丈許  
中有一人威稜寂盛直來迎接頂禮云請師行道七  
日雲曰不審擅越何人家在何處曰弟子是此山神  
任金剛窟於是將雲北行至數里見宮殿園林並飾  
以朱碧雲乃居之誦經其聲流亮響滿宮室誦經訖  
神以懷其珍物奉施於雲雲不肯受神回請納之雲  
曰貧道患此微生不得長壽以修道業擅越必不遺  
願賜神靈之藥神曰斯亦可耳即取藥一丸大如棗  
許色白如練奉之雲受已便服遂獲登仙還經師所

陳謝而去

中臺南三十餘里在山之麓有通衢乃登臺者常遊此路也傍有石室三間內有釋迦文殊普賢等像又有房宇厨帳器物存焉近咸亨三年儼禪師於此修立擬登臺道俗往來休憇儼本朔州人也未詳氏族十七出家後登此山禮拜忻其所幸願造真容於此安措然其道業純粹精苦絕倫景行所覃并部已此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

孝文石窟故像雖人主之尊未叅玄化千里已來莫不聞風而敬矣春秋二序常送乳酪氈毳以供其福務焉自餘勝行殊感未由曲盡以咸亨四年終於石

室去堂東北百餘步見有表塔跏坐如生往來者具見之矣石堂之東南相去數里別有小峯上有清涼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於今在焉

東臺亦有疊石塔高六七丈中有文殊師利像臺之東連恒岳中間幽曠人跡罕至古老相傳云多有隱者余常行至臺之東北遇會一人問其古跡彼乃以手指臺岳兩間曰昔時因獵經至臺東忽見茂林花果十餘頃及後重尋莫知其處且諸臺之中此臺最遠其間山谷轉狀故見者亡失所懷禮謁之徒多不能至

昔有一僧遊山禮拜到中其上欲向東臺遙見數十

大蟲迎前而進其僧誓畢身命要往登之俄而祥雲  
蔚勃生其左右顧眄之間冥如閉目遂深懷大怖慨  
恨而返余與梵僧釋迦密多登中臺之上多羅初云  
必去後竟不行余以為聖者多居其內矣

西臺畧無可述臺之西有秘屢岳者昔高齊之代有  
比丘尼法秘惠心天悟真志獨拔脫落器俗自遠居  
之積五十年初無轉足其禪惠之感世靡得聞年餘  
八十於此而卒後人重之因以名岳焉余曾與二三  
道俗故往尋之觀其所居乃地府之奇觀也岳之東  
面壁立數千丈石文五色絕似朝霞有松樹數行植  
根岳腹於是兩邊漸降合於西面中間一路線可容



身自餘天然狀如城郭而佛堂房宇猶有數間禪誦之跡足使觀者興懷耳

南臺靈境寂寞故人罕經焉臺西有佛光山下有佛光寺孝文所立有佛堂三間僧室十餘間尊儀肅穆林泉清茂

昔有大隋開運正教重興凡是伽藍並任復修時五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於此有終焉之志遂再加修理禪師俗姓邢氏本土人也馳馬之歲即預出家宿植德本早懷津問初從介山之右抱腹山志昭禪師所詢求定驗超亦道隣將聖妙盡還源而內蘊知人特賜殊禮告衆曰解脫禪習冲明非尔徒所及勿同

常輩令其執僧役也炎涼未幾遂返故居自尔常誦  
法華并作佛光等觀脫數往大孚寺追尋文殊師利  
於東臺之左再三逢過初則禮已尋失後則親承音  
訓語脫云汝今何須親禮於我可自悔責必悟解耳  
脫敬承聖旨因自內尋乃悟無生兼增法喜遂慨然  
獨善思懷曠濟祈誠大覺請謹此心乃感諸佛現身  
同聲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  
得 若能開曉此法眼 一切諸佛皆隨喜  
脫又問空中曰寂滅之法若為可說得教人耶諸佛  
即隱但有聲曰 方便智為燈 照見心境界  
欲究真法性 一切無所見

又曾本州都督請傳香戒法化已畢將事東歸都督  
并及僧徒送至城東首日時向暮脫自念不得燒香  
供養踣蹠慚愧遂聞城頭有聲曰

合掌為花鬘 身為供養具 善心真實香  
讚歎香煙布 諸佛聞此香 一時來相度  
衆等勤精進 終不相疑悞

時脫既聞此聲珎加勇猛自尔之後證入逾深高山  
景行是焉攸屬淺曰按別傳云解脫禪師既蒙大聖  
指示心印乃謙卑自牧專精待衆厥後大聖躬臨試  
驗脫每清旦為衆營粥大聖忽現於前脫殊不顧視  
大聖警曰吾是文殊吾是文殊脫應聲曰文殊自文

殊解脫自解脫大聖審其真悟還隱不現於是遠近  
輻湊請益如流咨承教誨日盈萬指師之德業如慶  
雲之庇於八方若甘雨之潤於百穀四方衲子無不  
瞻依師凡激勵於人唯嚴唯謹彼時未成叢席故露  
坐者多遂使瓶鉢繩床映滿林藪俯徇善誘隨事指  
撝務攻其所疾畧無常準故遊門之士莫能窺其庭  
奧也然不出其寺垂五十年學成禪業者將千餘人  
自外希風景激波瀾復過數倍念尋傳記多見古人  
雖衡岳惠思十信顯其高位台山智者五品標其盛  
列至於獎訓門人使我生其羽翼者未有若斯之盛  
也自非行位超絕俯跡同凡必是大聖潛通照其弘

誘耳故恒岳之西清涼東南之隅有清信女患目盲  
常獨山居心祈文殊師利聖者晝夜精懃至誠懇禱  
感聖加被遂得重明後不知其所終又恒州土俗五  
十餘人六齋之日常齎花香珠味來就奉獻文殊師  
利及萬菩薩年年無替又捨珍財選地建寺文石刻  
銘至今猶在元魏沙門釋曇鸞本鴈門高族在俗之  
日曾止其寺結草為庵心祈真境既而備觀聖賢因  
即出家其地即鸞公所止之處也後人廣其遺址重  
立寺焉今房屋十間像設嚴整又水瓜谷西十五里  
有公主寺基域見在未詳其致焉

李惠寶

古清涼傳卷上

古清涼傳卷下

唐朝 藍谷 沙門 慧祥 撰

遊禮感通四 支流雜述五

余幼尚異槩長而弥篤每聞珠方之唱輒慷慨興懷  
孰謂一朝翻然自致滅矣遂得攬掇木啓荒秦勵蹇  
忘疲直登中臺之首於是俯瞰萬物傍眺千里足踞  
風雷之上志凝霄漢之中忽然若捨其浮生迢迢焉  
似凌乎天庭始悟狀觀之淘思小大之傾者雖未覩  
玉山九層之妙鷲峰鷄足之美內撫微躬亦何幸之  
多也豈徒千載之一遇故乃萬劫之稀逢耳但玄樞  
難兆幽關罕闢苟在未晤雖迹而遐瞻望神京不能

無慙然承近古已來遊此山者多矣至於群錄鮮見  
倫通良以時無好事故使芳塵委絕不存遠大後生  
何仰焉且如曇靜曇遷惠安惠璿並釋門鷓鴣寶地  
芝蘭俱登臺首茂聞誌記自余湮沒者胡可言哉所  
以摺拾遺文詳求耳目庶思齊之士彙征同往又按  
別傳云文殊師利周宇文時化作梵僧而來此上云  
訪聖迹欲詣清涼山文殊師利住處於時智猛法師  
乃問其事緣伸啓請俄失梵僧此似曉勵群蒙令生  
渴仰若篤信神通者豈遠乎哉齊定州僧明勳未詳  
何處人也少懷個儻志槩嶽峻承聞此山神秀文殊  
所居褻糧負笈杖錫而至凡事幽深靡不畢造唯覓

文殊師利未經數日遇一異僧狀同其志亦裹粮杖錫云覓文殊偶然一處忽尔相見於是明曩即禮異僧異僧亦禮明曩各云大聖太聖願見救度如此之俱困而乃止始問訊方俗各述所居曩遂無疑而忻得同志相隨登陟經於三日至東臺東南見一故屋中有數僧並威儀踈野容貌叢陋異僧初不致敬火亦明曩憐之既接暄涼投中寄宿尔夜異僧暴疾困篤難堪便利狀蕭臭穢無已但云我病困如此之聲未常斷絕乃相勸出山因離其處行百餘步住屋異僧儆焉俱失曩方悟聖人慨其愚暗崩號慟絕幾至滅身憲款旬餘更無所見還歸本住向名德叙之識



者言曰我病困者道汝我人之病困也汝當覺之必  
憂度晚勲乃將違聖誨謙卑自守縱遇童隸敬接無  
虧每轍思之流淚然自年七十餘終於所居

周沙門未詳其氏諱即前娑婆寺主明禪師之師也  
少年出家遊歷明山禪習為業晚到五臺山與明俱  
正娑婆寺後將明懇求聖跡往東臺東花林山至一  
名谷且入深山忽覓石曰如新搗藥傍有木杵有藥  
春歸告明曰我今來此靈符鄰頃吏間有二人至形  
容偉大長眉披髮因頂禮捧足請救危厄仙人曰我  
共衆議詳審汝行乃北行二十餘步二人遂去良久  
更有一人來只云汝來已允可遂我行至一石邊回

顧語沙弥曰汝可徐行勿驚清衆言訖忽見茂林清  
泉名花異果廊廡友映樓臺間出鮮花照爛狀若天  
宮有十四五人或道或俗儀容溫穆對坐談笑明師  
步步修敬徐面直進彼問曰汝從何來能至我所然  
此間清淨果地不宜小兒汝送沙弥令出教外方來  
相見明師敬諾承命送出沙弥自忻多幸方思啓問  
未行數步况若有志徘徊四望都無所見唯高山巨  
谷蟠木秀林而已師謂明曰與汝無福其若是乎乃  
尋路而歸倍加懇勵年八十有四卒於娑婆寺焉  
隋并州人高守節家代信奉而守節尤深最為精懇  
到年十六七時曾遊代郡道遇沙門年可五六十自

稱海雲與之談，因謂曰：兒能誦經否？荅曰：誠其本心。雲即將向臺山至，一住處見三草屋，終可容身。乃於中止教誦法華經。在外乞求，給其衣食。節屢見胡僧來至，與師言笑。終日歸去，後雲輒問識向胡僧否？曰：不識。雲貌似戲言曰：是文殊師利菩薩節。雖頽承此告，未悟其旨。後忽使節下山，就村取物，仍誡之曰：夫女人者，衆惡之本。壞菩提道，破涅槃城。汝向人間，宜其深慎。節敬諾受教。下山路見一女人，年十四五，衣服鮮華，姿容雅麗，乘一白馬，直取其前，叩首向節曰：身有急患，要須下乘馬好跳躍，制不自由。希君快妾濟此微命。節遂念師言，竟不回顧。女亦追尋數

里苦切其辭節執志如初俄而致矣既還本處具陳其事師曰汝真丈夫矣雖然此是文殊菩薩汝尚不悟猶謂戲言然於此誦經几筵三載法華一部甚得精熟後聞長安度人心希剝落晨昏方便諮師欲去師曰汝誦得法華經火乘種子今已成就汝必欲去當詢好師此之一別難重相見汝京內可於禪定道場依止卧倫禪師節入京求度不遂其心乃往倫所倫曰汝從何來荅曰從五臺山來和尚遣與師為弟子倫曰和尚名誰荅曰海雲倫大驚歎曰五臺山者文殊所居海雲比丘即是華嚴經中善財童子祈禮第三大善知識汝何以弃此聖人千劫万劫無由一

遇何其悞也節乃悟由來恨不碎其身骨而愚情眷  
眷由希再覩遂辭倫返迹日夜奔馳及至故處都無  
所見

釋普明俗姓趙濟州人也年三十出家止泰山靈龕  
寺每聞清涼瑞像乃不遠而來遊於南臺之北鑿龕  
修業忽遇一僧姿形偉盛來共談展因問其所住答  
在此北邊耳遂共論生死難度煩惱難調言甚垢至  
祇云努力努力既別而去時每數來方便周旋唯存  
誠最後有群賊四五人倏然劫奪緣身略盡明旦怡  
然初無懼惜賊去其僧遂至明向叙之彈指稱善曰  
努力努力未經少時有二虎哮吼直入庵內明亦鎮

懷不動次兩日彼僧又來明以情告僧甚喜躍然意  
望慇懃復言努力努力更得月許忽風雪飄駛俄深  
數尺凝寒猛烈特異於常日暮有一婦人儀容婉嚴  
告明曰寒苦之甚請寄龕中明遂憫而許之彼衣踈  
薄又無茵蓐更深雪厚呻吟轉多告明求寄牀上明  
初不許比至三更其聲遂絕明以手撫之上下通冷  
纔有氣息恐其致殞升使登牀明解衣蓋及手足襯  
以煖之廣其全濟夜既深以明忽爲睡纏少尔而覺  
女乃通身温適細滑非常明遂慾火內起便生惡念  
方欲摩致彼已下牀以手搭之倏焉而失明於是遍  
身洪爛百穴膿流眉毛鬚髮一時俱墮而疼痛辛苦

三身下

徹骨貫心鼻穢穢藉蛆虫滿室明既獲斯苦慨責無限舉身投地一叫而絕少復醒悟投地如前悲泣哀號聲終不絕唯去大聖願捨愚蒙聲聲相續如此重悔經二月餘忽聞空中有聲曰汝無禪行不可度脫賜汝長松服之當為俗仙矣明承斯告雖慶所聞但未識長松弥加懇惻後經七日空又告曰長松在汝庵前並陳色貌抹餅之法明依言取服經三日身瘡即愈毛髮並生姿顏日異乃就娑婆寺僧明禪師所居具陳其事焉不允之間遂化仙而去

唐沙門釋曇韻未詳其姓族高陽人也宿悟泡幻辭親出家退靜幽閑彰乎齟齬年十九投恒岳之惻蒲

吾山精備念慧後聞五臺山文殊所居古來諸僧多  
入祈請遂超然杖錫來詣清涼適至於山下聞殊香  
之氣及到大孚寺見花園盛發又聞鐘磬之音忻暢  
本懷弥增懇仰於是住木瓜寺二十餘年單居務道  
然處以瓦窯服唯敗衲地鋪草蓐更無薦蓆一器一  
食一受一味清真簡勵蓋難擬也後隨師南邁終西  
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即正觀十六年也

釋昭隱俗姓張本忻州人也童中出塵師習名德住  
五臺縣昭果寺苦節真心駕超傳伍學次第定證入  
殊深栖遲林薄躄好聖默止木瓜寺二十年佛光寺  
七年大孚寺九年感見之迹殆無詳者至龍朔年中



會曠登臺之日隱時氣力已謝猶杖策引至大孚感  
滅火之祥同所親見年七十餘端然跏坐卒於本寺  
焉同僧明隱業履淳修每習五停心觀亦四十年多  
住清涼諸寺

釋明曜未詳姓氏志學之年早祛俗網問津訪道略  
無常師曜住昭果寺常誦法華讀華嚴經每作佛光  
等觀曾同與解脫俱至大孚寺祈請文殊師利至花  
園北見一沙門容服非常徐行前進又至東邊佛堂  
將欲東趣曜時驚喜友集肘步而前來至數尺遂無  
所覩悲歎久之與脫俱返曜形長七尺威容和雅談  
於揚動止有則會曠先往五臺親承禮拜語曠云

我大業十二年見安禪師歷名山諸寺禮觀聖迹今日復見法師是不可思議願法師長命無病弘讚佛法時年一百六歲未曾策杖而神彩無墜焉後不知年幾而終

代州有信士失其姓名年二十餘時登臺禮拜忽遇一僧引之向東臺之東至一住處屋宇如凡人家中有十餘僧先引者問曰能住修道否荅曰能乃即經停半歲僧等多服藥餌時兼果菜堪若神居寡於言說又於汲井之南見一莖葉圓如河葉大可至尋日取半邊明生如故初雖怪之後不介意乃與僧徒共採而食日月稍久暫繕還歸僧亦放之少不留礙到

家數宿即來馳赴但見山谷如舊都無蹤跡頻尋求訪寂寞如初其人不知聖人悼責無已余見之時已七十餘矣

唐龍朔年中頻勅西京會昌寺沙門會贖共內侍掌扇張行弘等往清涼山檢行聖跡贖等祇奉明詔星馳頂謁并將五臺縣呂玄覽畫師弘公榮等十餘人共往中臺之上未至臺首步遙見佛像宛若真容揮動手足循還顧盼漸漸至近展轉分明去餘五步忽然冥滅近登至頂未及周旋兩處聞香芬列逾盛又於塔前遣榮粧修故佛點眼綠畢並聞洪鐘之響後欲向西臺遙見西北一僧着黑衣乘白馬奔就皆共

立待相去五十步間忽然不見曠慶所稀逢彌僧款  
詣又往大孚寺東堂修文殊故像焚燎傍草飛颺及  
遠燒藪花園煙焰將盛其圍去水四十五步遣人往  
汲未及至間堂後立起黑雲舉高五丈尋便雨下發  
滅無餘雲亦當處消散真知其由便行至於板仙山  
內侍張行弘復聞異香之氣從南向北凡是古跡悉  
追尋存亡名德皆覩頂禮曠等既承國命目覩佳祥  
具已奏聞深稱聖旨於是清涼聖跡益聽京畿文殊  
寶化昭揚道路使悠悠溺喪識妙物之冥泓蠢蠢迷  
津悟大方之幽致者國君之力也非夫道契玄極影  
響神交何能降非常之巨唱顯難思之勝軌千載之

後知聖后之所志焉。積又以此山圖爲小帳述略傳一卷廣行三輔云。

西域梵僧釋迦密多羅者本獅子國人少出家本往摩伽陀國大菩提寺遊方利物蓋自天真麟德年中來儀此土云向清涼禮拜文殊師利自云九十五夏每跣足而行常唯一食或復虛中七日兼修露坐不栖房宇而輒至食向東北遙禮至止未久奉表以聞特蒙恩許仍資行調勅遣鴻廬寺掌客爲譚語人涼州沙門智才乘驛往送所在供給多羅以乾封二年六月登於臺首并將五臺縣官一員手力四十人及餘道俗總五十餘人初歆上之日從思陽村行三十

里日中時將到多羅即召集僧徒自行香水特以親  
手奉施衆僧多羅因不飲食卒經三日食訖將行譯  
語誠衆曰大聖住處億劫稀聞况得親經誠宜尅念  
幸各專志勿復譴譁設有所逢但自緘默於是而進  
路既細濘前後聯翩多羅與二僧最爲先導欲至山  
下遙望清涼寺下至半峰忽遇神僧立於巖上即五  
體投地頂禮數拜及登未遠乃有數人聞鐘声香氣  
至臺南五里遂即停泊乃令人作土壇二層高尺餘  
周方丈許揀拾名花四周嚴飾多羅日夜六時遶壇  
行道又日別數度入水澡身每旦以淨瓶四枚滿盛  
淨水上著粳米數合牛乳半升使人跪捧多羅呪願

百餘日向人云面各瀉之西方供養之法也經兩宿  
便進食食訖登臺臺南面亂石鱗次向餘三里多羅  
肘膝而行血流骨現僅登臺上見白兔狐遶塔而蹙  
即於塔前五體布地從辰至酉方還所止明旦更欲  
登臺其勅使王與余及二三道俗去其十餘步徙倚  
環立王徐而議曰在京間此極多靈瑞又到已來都  
無所見雖有鍾聲香氣蓋亦未有奇特人間傳者何  
多謬也言適竟多羅遂呼之譯語而責曰君是俗人  
未聞佛法何乃於此紛紜興謗余自少已來更無餘  
德唯尋禮聖跡用以爲常依西方傳記南閩浮提有  
聖人恒止住處凡二十九所余所經者兼茲九矣然

自外祈請契闊良難或一年半年一月半月心祈所  
措猶或未允今此大聖慈悲赴衆生願以余寡薄將  
爲滿足君且生慙重獲福無邊何以輕發樞機自貽  
深禍王乃鞠躬頂禮懺謝無已但多羅不解漢語相  
去十餘步音辭故是天隔遠近亦未得聞忽焉此及  
莫不驚歎當時從者弥加驚異焉既重登臺乃辨香  
花及錢投之太花池內復東南向大孚寺其東堂外  
壁半餘褫落多羅手自泥塗令淨方止於中一宿遂  
遵歸路到京之後具向道宣律師述其所感余與梵  
僧登臺之日默而念曰此處清涼宜安舍利使往來  
觀禮豈不善耶梵僧還後余便往定州恒陽縣黃山



造玉石舍利函三枚大者高一尺七寸擬安中臺塔  
內小者二高九寸擬安北臺鐵浮圖內並作蓮花色  
道異獸之像亦畫一方之妙焉時定州隆聖寺僧智  
正及清信孝行者郝仁聞余此志咸期同往以總章  
二年四月正等俱至正時年過七十餘而步步山水  
八百餘里并將妙饌上山供養即以其月二十三日  
與臺山僧尼道俗向六十人俱登之至臺南面僅將  
下乘而玄雲四合兩下數滴並皆惶懼恐不得安乃  
捧舍利并函即上到訖禮拜備盡誠敬焚香採花供  
養舍利每將安置石函忽遶四邊可百餘尺雲霧廓  
清團圓如鏡安函既畢還合如初時有一尼猶往太

華池供養乃見池裏有大藥大龍遠之但彼方龍花  
藥之像也俄而雲雨晴霽於臺宿明旦往北臺正以  
所持香花供養敬設中食食訖安舍利安訖禮拜衆  
哀號而去有一僧身漏所逼於臺下之東北稍下泄  
之遂聞谷下隱如雷震之響心慄而趣適投袂袈裟有  
黑風勃然拂衣而過其僧憂惕比下不安余在彼二  
年方還京邑余歸之後有清信士不詳其氏諱次往  
登之其人年可二十衣服藍縷自云從抱腹山來識  
者相傳云每在并州巡市乞焉以所乞得造瀝水囊  
可七八寸造訖隨處勸人令用凡造數千餘當來之  
日亦携十數信士登臺還到清涼寺下忽聞鐘聲聞

已即禮遂與同侶一人尋之既得至寺誓住一夏禮  
懺供養於北崖之下結草爲庵初數日之間時聞鐘  
聲或早或晚十日後每齋時爲准又於佛堂讀經至  
夜輕有神光朗照不勞燈燭信士神容簡暢動止肅  
恭直尔對之祛人鄙悵然凡所談吐綿綿入繆時總  
疑之爲不測之人也余略與周旋不復能備

荊州覆舟山玉泉寺沙門弘景高尚僧也以咸亨二  
年二月從西京往彼禮拜承遠厥心未詳其所感耳  
慈恩寺僧靈察以上元二年七月十日往彼禮拜徧  
至代州見一人先非舊識無何而至引察從臺北木  
瓜谷上北臺經兩宿每六時常聞鐘聲又夜聞青雀

數百飛鳴左右不見其形又向中臺經兩宿又往西臺將去之時有百鳥飛引其前還至中臺方乃遠去其年又有并州尼四人往登臺首回還一尼折花五莖欲將向下遂失道路飢寒並至夢一僧賜之飲食因尔不飢仍告曰以汝盜花五莖罰汝不歸五日餘更無苦勿復多憂五日既滿得遵歸路西京清信士房德元王玄爽少結塵外之友並因讀華嚴經見菩薩住處品遂心專勝地以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共往登之初半路食時將到忽聞谷下大聲告曰食時至及登中臺並聞鐘聲香氣後日重往食未畢間又聞谷下大聲連告之曰登臺遲去也既承此告即發

人而往後還京邑忻暢本懷請名行僧設齋陳叙焉  
洛陽白馬寺沙門惠藏本汾邑人幽栖高潔僧也孝  
敬皇帝重修白馬寺栖集名德竝植福田藏深契定  
門最爲稱首以調路元年四月與汾州弘演禪師同  
州愛敬寺沙門惠恂汴州沙門靈智并州沙門名遠  
及異方同志沙門靈裕等於娑婆寺坐夏九十日中  
精加懺洗解夏安居與道俗五十餘人相次登臺藏  
禪師與三十人將至中臺同見白鶴一群隨行數里  
適至臺首奄忽而滅僧名遠靈裕等一十八人先向  
東臺見五色慶雲僧惠恂後往亦同前見名遠於中  
臺佛塔東南六十餘步又見雜色瑞光形如佛像光

高可三丈人或去就光亦隨之禮二十餘拜良久方滅僧靈智於太華池南三十餘步見光如日大可三丈百千種色重沓相間霏微表著難可具名而舉衆形服威儀屈伸俯仰光中悉見如臨明鏡智等奪目喪神心魂失措頂禮懇誠少選而滅又智等正見光時佛塔之前有三沙弥頂臂焚香以身供養復見此光在其東面巖等周旋往來向經七日方遵歸路焉

交流雜述五

後魏永安二年恒州刺史呼延慶獵於此山有獵師四人見一山猪甚大異於常猪射之斃羽逐之垂及午時初雪血跡皃然東南至一平原之內有水南流

東有人居屋宇連接猪入其門裏門外有二長者鬚  
鬢皓白拄杖問卿等何人乃以實對長者曰此是吾  
猪而卿妄射當合罪卿今相捨也不得入門裏乘獵  
人對曰以肉為糧逐來三日猪既不得請乞食而去  
曰可至村東取糞為糧而棗方熟林果甚茂獵師食  
訖皆以皮袋盛之復跡而還為延慶說之猶有餘棗  
一袋并枝葉焉

齊隱士王劇居此山而好養生之術武定年文襄在  
并州為母匹僂大妃起四部衆大齋王躬率百僚詣  
齋所前驅靜道觀者遠避時見一人赤白色美眉頰  
頰異衣服鮮麗容狀至偉去馬前百步揮臂而行前

驅驟馬呵逐意不能及迫至城曲隱入人叢文襄遙見之至齋主自行香其人亦在齋坐文襄親問居貫名氏有何道術荅曰滄州人姓王名劇少愛恬靜不堪家事寄五臺山更無道術聞王設四部大齋福德無量竊預禮敬三寶耳

代州郭下有聶世師者士俗以爲難測之人也年可五六十顏容赤黑視瞬澄諦其耳長大可餘四寸居室鄙陋衣服破弊凡見道俗必勸之行善或隱竊語人曰今向五臺禮拜近有選官者恐不稱意專心念佛乃夢其人謂曰汝莫憂愁得代州某官我姓聶名世師汝當識我其人驚覺北至銓衡果如所記志心



訪問恰得世師形儀相狀一如先夢乃脫新衣一襲  
施之自尔代郡官僚常多供養然行獲物輒與乞人  
若無取者隨在弃之余幸曾遇一中同飯觀其動止  
實異常流而凡得飯食必分讓上下此佶潛行六和  
敬事法食訖將別謂余曰閩浮提人多不定聚師當  
努力也後臨終之日家磬自鳴道俗有懷送者雲赴  
繁峙縣城內景雲寺邊有老人姓王名相兒採藥爲  
業余曾至其家食老人與余言叙因云弟子曾向臺  
北大栢谷採藥忽於方石之上有一雙人手紅赤鮮  
白文理分明齊腕已上合掌生於石裏弟子念曰此  
多是藥思歎至家檢方料理乃以刀割取數重爨復

置採藥籠內總以袋盛擔之而歸將出谷忽思念曰  
此若是仙藥或能變化試更驗之及至迴看唯袋存  
焉藥與籠復莫知其處弟子敬歎恨不先敢之山有  
藥名長松其藥取根食之皮色如薺萇長三五尺味  
微苦無毒久服保益至於解諸虫毒最為良驗土俗  
貴之常採以備急然神農本草經及隱居所紀並無  
此藥近有沙門普明節操昭著感空中聲告因尔而  
傳之慶哉末世蒼生遇此大仙之賜也其諸藥可百  
餘種大黃人參寔繁其類也

古清涼傳卷下

音釋

上卷

响切

頤切

嶧切

嶽切

淡切

瀛切

涇切

揀切

頤切

能切

魚切

情切

悅切

馴切

挽切

闌切

儼切

覃切

羣切

爵切

勃切

疇切

跣切

踏切

下卷

攬切

摻切

白切

寒切

輒切

眺切

關切

贖切

鵠切

捃切

索切

個切

儻切

蕞切

搗切

屢切

駛切

婉切

餌切

韶切

戲切

焦切

巾切

晴切

祛切

颺切

畿切

泓切

褫切

却切

悚切

惕切

荇切

恂切

裕切

沓切

罪切

劓切

僂切

銓切

襲切

齋切

危切

廣清涼傳序

朝奉郎高書織局員外郎守太原府大通監無錫馬都正新都尉賜紫僧官

五臺寺司

夫法界無邊因利生而示境法身無像由接物以現形何哉蓋慈悲廣大雖已證於菩提誓願弘深尚不捨於薩埵故

大聖文殊宅清涼之境示瑞應之形良以此也身自世推示滅像教寢傳金口微言方流於震旦王毫妙質不睹於困聖智隱而易誣昏蒙蕩而難信善薩所以運童真之德攝遊方之化揭慧日以照六道注願海以澤四生秘龍種上尊之稱捨摩尼寶積之證示爲弟子明正法於能仁當作如來豫尊記於普

見不出大千之界長居五頂之山涅槃稱五百仙俱  
華嚴說一萬聖衆都淨域以演法赫祥光而誘人寶  
樂銀書深秘金剛之窟仙花珍樹大同靈鷲之峰是  
以波利西來畢命願瞻於真相無著南至捐軀思接  
於慈顏教肇騰蘭以來具聞名號地拓魏齊而下益  
廣修崇列梵刹以雲屯範聖儀而呈布鍾聲香氣互  
傳靈感之蹤寶界金灯咸覲神奇之應濟以夙緣薄  
祐生逢遺法尚絲羈官得寓靈峰時會博聞徧窮異  
跡思得紀述以警後來而年紀寢深簡編幾墜獨有  
唐藍谷沙門慧祥作傳二卷頗成倫理其余亦有傳  
記皆文字舛錯辭意乖謬惜乎大聖之化跡高士

之遺蹤將湮滅乎慧祥所謂時無好事使芳塵委絕  
信哉濟川慨其若是乃訪得真容院妙濟一公其人  
純粹聰敏博通厥教講說記問靡不精詣因請公採  
摭經傳收摭故實附益祥傳推而廣之勒成三卷首  
以吉祥降世因地終以巨宋親逢化相名曰廣清涼  
傳凡三月而成授本院主事募工開版印施四方俾  
師心三寶者觀之益信向爾時聖宋嘉祐紀號龍集  
庚子正月望日謹序

廣清涼傳卷上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延一重編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

菩薩何時來至此山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五臺四壩古聖行跡五 五臺境界寺名聖跡六  
釋五臺諸寺方所七

菩薩生地見聞功德一

詳夫大聖曼殊室利妙菩薩久已成佛示居因位行  
菩薩行接引群迷者也何以知之按首楞嚴經下卷  
云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  
龍種上尊王如來國名平等乃至爾時平等世界龍  
種上尊王如來豈異人乎即文殊師利法王子是與  
握摩羅經第四云北方去此過四十二恒河沙刹有  
國 常喜佛名歡喜藏摩尼寶積如來乃至若有聞

是如來名者恭敬禮拜生歡喜國閔四惡趣若有持  
是如來名號者若今現在及未來世曠野險難諸地  
畏處皆悉蒙護於一切處恐怖悉滅一切八部諸惡  
鬼神不能侵擾又大寶積經第六十卷文殊師利授  
記會說文殊師利成佛之時名為普見以何義故名  
為普見以彼如來於十方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  
剎中普皆令見雖未成佛若我現在及滅度後有聞  
其名亦皆必定當得成佛唯除已入離生之位及狹  
劣心彼佛剎土名隨願積集清涼圓滿乃至若有得  
聞文殊師利名者是則名為面見諸佛若有受持百  
千億諸佛名號若有人誦文殊師利名者福多於彼



何况稱普見佛名何以故彼百千那由他佛利益衆生不及文殊師利於一時中所作饒益如是等文證成非一或問文殊師利成佛國土與阿弥陀極樂國土優劣云何答大寶積經云譬如有人折一毛爲百分以一分毛於大海中取一滴水喻阿弥陀佛刹莊嚴彼大海水喻普見如來佛刹莊嚴復過於此何以故普見如來佛刹莊嚴不思議故上說菩薩成佛功德次說菩薩真俗生處且真諦生處者華嚴經七十九說菩薩有十種生處何者爲十善男子菩提心是菩薩生處生菩薩家故深心是菩薩生處生善知識家故諸地是菩薩生處生波羅密家故大願是善

薩生處生妙行家故大悲是菩薩生處生四攝家故  
如理觀察是菩薩生處生般若波羅蜜家故大乘是  
菩薩生處生方便善巧家故教化衆生是菩薩生處  
生佛家故智慧方便是菩薩生處生無生法忍家故  
修行一切法是菩薩生處生過去未來一切如來家  
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以般若波羅蜜為母善巧為  
父檀波羅蜜為乳母尸羅波羅蜜為養母忍波羅蜜  
為莊嚴具勤波羅蜜為養育者禪波羅蜜為浣濯人  
善知識為教授師一切菩薩分為伴侶一切善法為  
眷屬一切菩薩為兄弟菩提心為家如理修行為家  
法諸地為家處諸忍為家族大願為家教滿足諸行

為順家法勸發大乘為紹家業法水灌頂一生所繫  
菩薩為王太子成就菩提為能淨家族此名菩薩真  
實生處次說菩薩世諦示現生處據文殊師利般涅  
槃經云爾時跋陀婆羅菩薩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  
作禮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文殊師利法王子已  
曾親近百千諸佛在此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十方  
界變現自在却後久遠當般涅槃佛告跋陀婆羅  
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舍衛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  
門家其生之時室內化生蓮華從母右脇而生身紫  
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詣諸  
仙人求出家法諸婆羅門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

論議師無能對唯於我所出家學道乃至我今略  
說為未來世宣顯衆生又般涅槃經云其有得聞文  
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隨惡道君有讀  
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鼻惡猛火常  
生他方清淨國七值佛聞法得無生法慈又寶篋經  
第二卷云若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衆生  
給諸樂具百千億歲不如施文殊師利一爪端許所  
生福德勝前福德或有問曰菩薩既久已成佛何故  
復為菩薩答無垢稱經云雖得佛道轉於法輪而不  
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又大慈恩寺基法師阿彌  
陀經疏引經云 我昔能仁師 今為佛弟子

三尊不並化 故我為菩薩

又問何故菩薩名文殊師利答斯乃古時訛略梵語

今仁祖已宋新傳及唐時不空三藏所傳皆云曼祖

室利仁祖谷夏此云妙吉祥此菩薩立名有二初就世俗

因瑞彰名二就勝義以德立号且初世俗因瑞彰名

者以菩薩生時有十種吉祥事故所以菩薩名妙吉

祥也何為十種吉祥之事一天降甘露二地涌伏藏

三倉變金粟四庭生金蓮五光明滿室六鷄生鸞鳳

七馬產麒麟八牛生白牝九猪誕龍豚十六牙象現

所以菩薩因瑞彰名也二依真諦立名者據金剛顯

經說由菩薩身普拈一切法界等如來身一切如來

智慧等及一切如來神變遊戲已內極妙吉祥故名  
妙吉祥也故知文殊師利菩薩神通功德不可思議  
大華嚴經第六十一八法界品舍利弗告諸比丘汝  
可觀察文殊師利清淨之身相好莊嚴一切天人莫  
能思議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圓光映徹令無量衆生  
發歡喜心汝可觀察文殊師利光網莊嚴滅除衆生  
無量苦惱汝可觀察文殊師利衆會具足皆是菩薩  
往昔善根之所接受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行之路  
左右八步平坦莊嚴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所住之處  
周迴十方常有道場隨逐而轉汝可觀察文殊師利  
所行之路具足無量福德莊嚴左右兩邊有大伏藏

種種珍寶自然而出汝可觀察文殊師利曾供養佛  
善根所流一切藥間出莊嚴歲汝可觀察文殊師利  
諸世間主雨供具云頌禮恭敬以為供養汝可觀察  
文殊師利十方一切諸佛如來將說法時悉放眉間  
白毫相光來照其身從頂上入又云文殊菩薩能隨  
所樂現自在身威光赫弈蔽諸大衆以自在大悲令  
彼清涼自在大悲起說法心以廣大辯才將為說法  
文多不載故知菩薩以大善巧極接群生為不請友  
救世大悲斯言信矣華嚴七十九弥勒菩薩告善財  
言文殊師利所有大願非餘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菩  
薩之所能有善男子文殊師利童子其行廣大其願

無邊出生一切菩薩功德無有休息善男子文殊師利常為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母常為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菩薩師教化成就一切衆生名稱普聞十方世界常於一切諸佛衆中為說法師一切如來之所讚歎住甚深智能如實見一切讚法通達一切解脫境界究竟普賢所行之行善男子文殊師利是汝善知識令汝得生如來家長養一切諸善根發起一切照道法值遇真實善知識令汝修一切功德入一切顛網住一切大願為汝說一切菩薩祕蜜法現一切菩薩難思議行與汝往昔同生同行是故善男子汝應往詣文殊之所莫生疲厭集傳者曰按此而論



既彼善財得見文殊皆是往昔同生同行乃至不生  
疾歇泥今之火宅諸子若能專心求見大聖豈不宜  
哉

菩薩應化捨別機緣二

夫大聖應化有捨有別隨機緣故云何為捨答如華  
嚴經第五十卷說譬如月輪有四希奇求曾有法何  
等為四一映蔽一切星宿光明二隨逐於時示現虧  
盈三於閻浮提清淨水中影無不現四一切見者皆  
對目前而此月輪無有分別無有戲論佛子如來身  
月亦復如是有四希奇求曾有法何等為四一所謂  
映蔽一切聲聞緣覺學無學衆二隨其所宜示現壽

命修短不同而如來身無有增減三一以世界淨心  
聚生菩提器中影無不現四一切衆生有瞻對者皆  
謂如來唯現我前隨其心樂而爲說法令得解脫乃  
至而如來身無有分別無有戲論今文殊亦亦故菩  
薩般涅槃經云住首楞嚴三昧力故於十方面或現  
初生或現滅度入般涅槃現分舍利饒益衆生乃至  
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通變現不可具說比上所顯  
即是菩薩徧一切處普應機緣故名爲總故華嚴抄  
引經偈云

文殊大菩薩 不捨大悲願 變身爲異道  
或冠或露 或處小兒叢 遊戲邑聚落

或作貧窮人 衰容爲老狀 以現飢寒苦

巡行坊市鄺 求乞衣財寶 令人發一施

與滿一切顛 令使發信心 信心既發已

爲說六度法 領萬諸菩薩 居住五頂山

放億種光明 人天咸悉覩 罪垢皆消滅

二別者即今編在清涼五臺山是也以此靈機緣勝

故又是本所屢金色世界報土在此也按大唐東夏

神州感通錄宣律師常於唐麟德元年仲春之季有

數天人來禮觀律師共相談叙律師因問天人云古

昔相傳文殊在清涼山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說

文殊是舊憐娑婆世界菩薩娑婆是大千總号如何

佛在此方夫人答云文殊者法身大士諸佛之元帥也隨緣利現應變不同大士之功非人境界不勞評論但大聖多在清涼山山下有衲花山有五臺縣清涼府徃徃人到不得信

菩薩何時至此山中三

按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五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又據文殊菩薩現寶藏陀羅尼經云爾時金剛密跡主菩薩白佛言世尊昔常爲我說如是言我滅度後於瞻部州惡世之時文殊師利廣

能利益一切衆生大作佛事唯願世尊爲我分別演說於何處住復於何方而行利益憐愍林護諸衆生故願爲說之乃至佛告金剛蜜跡主菩薩言我滅度後於此瞻部州東北方有國名大振那其中有山名爲五頂文殊師利童子遊行居住爲諸衆生於中說法及有無量龍天夜叉羅刹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圍繞供養乃至文殊師利有如是等無量威德神通變化自在莊嚴廣能既益一切有情成就圓滿福德之力不可思議又據文殊般涅槃經六如是大士久住首楞嚴三昧佛滅度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爲五百仙人說法教化成就令不退轉又感通錄

上卷宣律師問天人云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二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於今猶在南有花蘭可三頃許四時發彩人莫究其所始或云漢明所造或云魏孝文所作牙說不同如何天人答云二帝俱曾於此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曾於此造塔昔周穆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漢明之初摩騰天眼亦見有塔勸帝造寺名大孚靈鷲言孚者信也帝信佛理立寺勸人名大孚也又此山形與其天竺靈鷲山相似因以爲名焉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跡石上分明其事可知至唐朝因澄觀法師於此造大華嚴經疏遂下勅改爲大華嚴寺

或問據華嚴經菩薩住處品即說菩薩常在此山如何現寶藏經及般涅槃經二經皆言佛滅度後方來此山答此由菩薩住首楞嚴三昧無作妙力能分一身為無量身復以無量身入一身俱無障礙如經廣說能以一身分無量身改即一身常在此山其所分身於十方界施難思化即華嚴所說在此山是也又復以無量身入一身故即十方界施化既畢還來入此一身引導衆生今發心故即現寶藏經及般涅槃經言佛滅度後來入此山是也於理何妨况是大聖不思議之境豈可九情能測度哉故顯揚論說於不思議境界強思議者有三過失一得心狂亂過失二

生非福過失三不得善過失如非強思議者得三善果翻此可知箋云雖神應無方道無不在但菩薩本所化境機緣偏勝何所疑焉

清涼山得名所因四

按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郡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巒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海東文殊傳云五臺即是五方如來之座也亦象菩薩頂有五髻余因此二文今更廣之按千鉢經及文殊師利五字陀羅尼瑜伽觀門所說文殊耒般若能生諸佛故大寶集經第六十文殊會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



以無碍天眼所見十方無量無邊諸佛刹中一切如  
來若非是我勸發決定菩提心教授教誡令修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者我於菩提終不應證而我當滿此所願然後  
乃證無上菩提又文殊表般若者菩薩大悲能為增  
上斷滅一切諸衆生等煩惱罪業按金剛頂經金剛  
覺大菩薩三摩地一切如來智慧品云尔時世尊復  
入文殊師利摩訶菩提薩埵三摩耶所生法加持金  
剛三摩地已從自心出此一切如來大智慧三摩耶  
明一切如來心印即說密語跋折羅底瑟那 三總出  
此語時於一切如來心即彼薄伽梵執金剛以為智

劍而出已同一密合入於毗盧遮那佛心中便為劍  
鞘既成就已住於毘盧遮那佛手中於時從彼如來  
劍鞘身中出現一切世界等如來身一切如來智慧  
等及一切如來神變遊戲已由極妙吉祥故及金剛  
薩埵三摩地極堅牢故同一密合以為文殊師利摩  
訶菩薩埵身既成就已住於世尊毘盧遮那佛心  
而高聲作是言曰

我是諸佛語 号为文殊聲 若以無形色

音聲可得知

以為佛法身本無形相恐成斷滅故以  
六案經論表之詮佛語言即文殊聲也

尔時文殊師利摩訶菩薩埵從世尊心下已依一  
切如來右邊月輪中住復請教示尔時毘盧遮那佛

入一切如來智慧三摩耶金剛三摩地已現一切如  
來斷除煩惱三摩耶為盡徧衆生界斷除一切苦故  
及一切安樂悅意受用故乃至成就一切如來隨順  
音聲圓滿慧寂上悉地故彼金剛覺於文殊師利摩  
訶菩薩摩訶如如上於雙手授之乃至以其金剛劍揮  
斫已而高聲唱言 此是諸如來 般若波羅密

能破諸怨敵 滅罪中為寂

故菩薩左手持梵夾表般若體自性清淨右手持劍  
表般若用斷除衆生煩惱怨敵又五字瑜伽觀門之  
表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法無生表大圓鏡智東方  
金剛部主阿闍如來即菩薩頂上東邊一髻之象也

囉者無垢門詮一切法無垢表平等性智南方寶部  
主寶生如來即菩薩頂上南邊一髻之象也跛者無  
第一義諦門表妙觀察智西方蓮花部主無量壽如  
來即菩薩頂止西邊一髻之象也左者諸法無行門  
表成所作智北方羯磨部主不空成就如來即菩薩  
頂上北邊一髻之象也娜者諸法無性相離語言文  
字門表清淨法界中方如來部主毘盧遮那如來即  
菩薩頂上中方一髻之象也故菩薩頂分五髻山派  
五峯豈徒然哉良有以也故華嚴疏云表我大毗瓦  
智已周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真原故首戴五佛之冠  
頂分五方之髻運五乘之要清五濁之災矣此山砌

礪數州縣五百里左鄰恒岳隱嶙叅天右控洪河紫  
迴帶地北臨朔野限雄鎮之關防南摧汾陽作神洲  
之勢勝迴潏日月畜洩雲龍雖積雪夏疑而奇花万  
品寒風冬列而珍卉千名舟嶂橫開翠屏疊起排空  
度險時逢物外之流捫蘿發危每造非常之境白雪  
凝布疑淨練於長江杲日織昇認扶桑於火海又華  
巖䟽主釋菩薩住處品云余幼尋茲與每至斯文皆  
掩卷而歎逝不遠萬里委命棲託聖境相誘十載於  
茲其感應昭著盈於耳目及夫夏景勝事尤多歷歷  
龍宮夜開千月纖纖瑞草朝開百花或萬聖羅空或  
五雲凝岫圓光映乎山翠 鳥翥於 霄唯聞大聖

之名無復人間之慮如聖境者接無輩塵心者架有  
相視牙謂非九觸目皆為佛事其山勢寺宇難以盡  
言自大師悔跡於西天妙德揚輝於東土雖法身長  
在而雞山空掩於荒榛應現有方鷲嶺得名於茲土  
神僧顯彰於靈境宣公上稟於諸天漢明肇啓於摩  
騰魏帝中季於至化北齊數州以傾俸有唐九帝之  
迴光五天殉命以奔風八表亡驅而競記其有居神  
洲一生而不到奚異舍衛三億之徒哉按大唐神州  
感通錄云代州東南有五臺山者古稱神仙之宅也  
山方五百里勢極崇峻上有五臺其頂不生草木於  
相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号清涼山山下有清

涼府經中明說文殊將五百仙人住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靈蹤遺窟奄然在目不徒談也中臺最高去弁七百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許即後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入馬之跡宛然存焉頂有大泉名曰太華澄清似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聞神僧瑞像往往逢遇大唐龍朔己未勅下令會昌寺僧會願往彼修治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至正觀中有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花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或問此清涼山為但山寒名曰清涼為就勝德耶若但

山寒名清涼者即陰山窮谷凍寒之方皆應清涼若  
就勝德名清涼者但諸仙聖所住之處應亦清涼即  
何獨此山擅斯名也答必二相兼即無濫矣一為仙  
寒兼有五頂如上已說二惟就文殊化境揀餘仙聖  
所居如般泥洹經云若有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  
重障不墮阿鼻極苦猛火常生他方清涼國土值佛  
聞法得無生忍華嚴經入法界品云以自在大慈令  
彼清涼斯之謂矣故化方遯物衆生自見於興亡報  
上湛然不隨器界之中滅如斯而已矣

五臺四壩古聖行跡五

按靈記五臺有四壩夫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圖所



載今北臺即古中臺中臺即南臺大黃尖即北臺

捲山是西臺漫天石是東臺

唯北臺中臺石時有異東西三臺古今無異

無恤臺常山

頂是也昔趙簡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蓬萊宮觀神仙之宅此是普賢菩薩於中止住云霞山沒往來五臺登臺者多見靈瑞緣斯聖跡故号为東墀也西晉疊山上有官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此而居因說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闕徧地池邊此池世傳神龍所居緣斯聖跡故子為西墀也南有繫舟山上有銅鑲舡軸猶在昔堯遭洪水繫舟於此世傳堯觀文殊現於南臺緣斯聖跡故謂之南墀也北有霞宿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霞

宿此因以名焉下見雲州石窟寺世傳山上有乾門  
淩城卽化城也常於日欲出時城乃現焉又望見北  
川美塚壘壘有鬼趁南行及見南山栢谷藥切出隨  
行文帝叱之其藥卽迴依曲而走因謂之亞走栢由  
此事跡謂之北塹也至巨唐儼禪師神異僧也嘗登  
南臺之上望見五頂皆有五色雲霞之隨雲霞者配  
之為臺唯古之中臺卽今之北臺古之南臺卽今之  
中臺孝文封爲南岳也餘皆定矣

五臺境界寺名騷跡六

中臺頂上有太華池方圓二里天生九曲其水湛然  
色若瑠璃澄澈見底池內平處有石磊落葉石間復

有名花百品交映神龍宮宅之所在焉人暫視之瘳

所建切

然神駭雲霧梓映難以具言然池之大小淺深神

變不定故禮謁者解纓捥灑投中而去 隋開皇十

一年文帝勅折州刺史崔震持供於五臺頂設齋立

碑及觀後魏博陵公大守奉使登臺遙瞻業石並是

菩薩身掛瓔珞故實臺鐵塔切德寂多不可殫紀

古十寺 大孚靈鷲寺 王子寺 靈峯寺

顛仙寺 天益寺 清涼寺 石窟寺 佛光寺

宕昌寺 樓觀寺

今益唐來寺 竹林寺 金閣寺 安聖寺

文殊寺 玉華寺 聖壽寺

靈跡寺

大華池

白水池

孝文人馬跡

千年水窟

名花五

白菊花

孝文十二院花

五鳳花

百枝花

鉢囊花

北臺頂上有天井下有龍宮白水池相連金剛窟亦

相通徹

古有八寺

寶積寺

淨明寺

木心寺

普濟寺

公主寺

茸泉寺

大谷寺

聖壽寺

今益寺二

寶山寺

太平興國寺

靈跡十六

七佛池

羅漢臺

九女泉

公主臺

孝文教鷹臺

孝文打毬場

仙人庵

禪庵藥

亞走栢

生死藥

空心藥

空地獄

鄧隱峯塔 憨山 玉 金井

異草二 雞足草 菅薹草

東臺舊名雪峰山麓有研伽羅山臺上遙見滄瀛諸  
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陔澤焉 古寺一十五

華林寺 香雲寺 觀海寺 香蘂寺 銅鐘寺

石堂寺 龍盤寺 光明寺 萬像寺 鳳嶺寺

龍泉寺 五王寺 天城寺 溫湯寺 古華嚴寺

今益寺三 金界寺 乾明寺 東塔院今為尼院

靈跡十一 松子戍 亦龍口 六鳳岫 明月池

五王城 東林 乳頭香蘂 研伽羅山

那羅迤窟 萬聖足跡 溫湯

樂三

入參

長松

伏苓

西臺與秋巖巖相連危磴千雲喬林拂日分空絕壁  
接漢層巒 古寺十二

秋密寺

石門寺

孫勤寺

乳石寺

東尖寺

大會寺

日照寺

向陽寺

鐵勤寺

浮圖寺

熊頭寺

豹子寺

今益寺四

李牛寺

黑山寺

仰盤寺

病牛泉寺

靈跡一十五

泥齋和尚

孝文射梁

落王崖

香山

師子蹤

于闐國王蹤

二聖對譚石

八切德水

石門

烏門

龍窟

薩埵崖

王子燒身塔

割肉坐石

王母仙桃

藥三

黃精

茯苓

木瓜

南臺孤絕距諸臺差遠林麓翳鬱巖崖傾欹寂為幽  
野昔有僧明禪師居此三十餘載亦遇神仙飛空而  
去唯蟬蛻其皮三十里內悉是名花徧生峰岫俗号  
仙花山化寺屢逢鐘聲時發昔曾有人遇異人形偉  
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故僧明禪師歌曰

南臺秀峙

龍神歸依

春雲靄靄

夏雨霏霏

黑白瞻禮

失渴忘疲

何罪不滅

何福不滋

卧於石罅

而坐神龜

菩薩麻充其龍枝羅浮草結作禪衣舌巖巖方靜慮

履山巔考尋師食松長智餌菊除飢講說般若志行  
禪師再觀龍母又見龍兒家施白藥末離苦衰

古寺九

淺婆寺

殊公寺

郭慶寺

歎巖寺

淨圖寺

高嶺寺

石臺寺

小栢寺

赤崖寺

今益寺三

福聖寺

靈境寺

法華寺

靈跡九

七佛谷

龍宮勝堆

萬畝平

東王相

西王相

神龜

東車尖

西車尖

石鏡

藥二

人參

鍾乳

中臺北北臺南中間有諸佛俗池一百二十所四面  
是水中心有土臺方圓三尺号为菩薩盟掌遊戲之  
地其水香氣馥色相光明人孰視之神移目乱不



敢又住然人亦罕到池中多出白雲狀如隊伏有梵志婆羅門像如觀菩薩及圓光者白衣即得初果及第二果若淨戒之僧得第三第四果也金剛窟即文殊大宅此窟在東北臺二巖之下樓觀谷內南北嶺間有石門迺先聖出入之處人多不識昔有繁峙縣佛慧師曾入此窟行約三十里有橫河既濟即抵平川無復丸木但見寶林極望四周金樓瓊塔炳然晃目佛慧師出為人說此唐長安二年遣使於五臺山大孚靈鷲寺前採花萬株移於禁掖奇香異色百品千名令內道場栽植供養幼萬善寺尼妙勝於中臺造塔凡一暮功畢遣內侍黃門金守珎就山供養

顯慶設齋仍供一萬菩薩是日忤代諸處巡禮僧數盈一萬皆云萬聖赴會普施一鏹錢一萬緡別施菩薩內侍與州縣具達朝廷因斯靈瑞臺上復興

釋五奩諸寺方所七

按靈跡記稱古傳有寺一百一十北齊割數州稗稅以充供養粵自後周以來亟遭廢毀甄臺寂寞空餘糜廩之場寶塔摧頽但聚鴟集之跡俄鍾隨季海內分崩寓縣沸騰生靈塗炭兵火迄及蕩烏靡遺大率伽藍多從煨燼名額既泯基址徒存其湛住持者六十七所餘皆湮沒焉大孚靈鷲寺者世傳後漢永平中所立所以名靈鷲者據西城記第九卷說梵云結

栗陀羅矩吒山即釋尊說法花經之地唐云鷲峯亦曰鷲拿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此山亦然今真容院所居之基崗巒特超有類高臺勢接中臺北臺之麓山形相似故以名焉寺依此山立名故云大孚靈鷲寺也昔有朔州大雲寺惠雲禪師德行崇峻明帝禮重詔請為此寺尚座樂音一部工技百人簫笛箏篪琵琶箏瑟吹螺振鼓百戲喧闐舞袖雲飛歌梁塵起隨時供養繫日窮年樂比摩利天仙曲同維衛佛國往飛金剛窟內今出靈鷲寺中所奏聲合苦空聞者斷惡修善六度圓滿萬行精純像法已來雄茲一遇也

清涼寺依山立名託居巖側前通澗壑上接雲霓長安二年五月十五日建安王仕并州長史奏重修葺勅大德感法師親謁五臺山以七月二十日登臺之頂僧俗一千餘人同見五色雲中現佛手相白珎白康馴紳於前梵響隨風流亮山谷異香芬馥遠近護人又見大僧身紫金色面前而立復見菩薩身帶瓔珞西峯出現法師乃圖書聞奏帝大悅遂封法師昌平縣開國公食色一千戶請充清禪寺主掌京國僧尼事仍勅左庶子侯知一御史大夫魏元忠命工琢玉御容入五臺山禮拜菩薩至長安三載送向清涼山安置於是傾國僧尼奏說送之帝不許以鴈門

地連獫狁但留御容於太原崇福寺大殿中間供養  
於五臺山造塔建碑設齋供養是知真境菩薩所居  
帝王日萬機之務猶造玉身來祀大聖矧餘九庶豈  
不從風一遊淨域累劫殃消暫陟靈峰多生障滅者  
矣 佛光寺燕宕昌王所立四面林巒中心平坦宕  
昌王巡遊禮謁至此山門遇佛神光山林徧照因置  
額名佛光寺唐正觀七年五臺縣昭果寺斛脫禪師  
重加修葺事如惠祥傳所說王子寺備惠祥傳中所  
載西臺接東峩谷有一古寺名秘麼巖亦具惠祥傳  
所說此寺唐垂拱中有鴈門清信士辟閭崇義形同  
素服心造玄閑鼎志有歸勵精罔倦簿遊茲寺誓願

住持經閣始成樓臺營講堂殿房廊六七院宇二三四輩行人雲屯茲地十方名德輻湊其中無憚劬勞惟專禪誦至長安三年國家搜羅英彥不遺巖野辟閭宗義遂被召入因乞為僧勅許披剃後乃還山終於此寺也北臺之西繁時縣東南有一寺名公主寺後魏文帝第四女信誠公主所置年代浸遠尼衆都絕房廊院宇佛殿講堂九女浮圖瓦甃猶在唐世有尼童女名醜醜得一五石方圓一尺文成五色表裏光瑩自持至都獻則天帝帝賜緡百束且頒後命志擬置額度尼醜醜染病而歸既卒方召不遂其願北臺之麓有木瓜寺注昔登臺路由茲地年代曠遠

不知建立之始寺有長髮女名佛惠年七十四五貌  
佻愚癡百歲耆耄自少見者容伏初無改變修葺如  
藍當為尊首繁峙曾有三百餘人逐佛惠上北臺適  
逢雨雹遽引下臺側投一藥塊下藥半空如室佛惠  
前進諸人隨入同坐藥空悉能容受衆不測其神時  
謂肉身菩薩 普濟寺居大黃大嶺之南林麓清虛  
川原踈曠西覓栲栳山東望滂天石南觀中臺北臺  
當木瓜之北有入地泉巡臺之人忽逢雨雹於此避  
難北臺北谷內有宋谷寺寶積寺又東北有寶山寺  
並居谷內院宇幽竒樓臺狀屢即今見存生地獄去  
北臺東不遠有亂石灰聳聞諸古堦昔有張善和者

嘗逐一白兔至此而陷內見地無去地獄不遠又觀  
一經藏層閣壯麗善和怖駭是投其中因見藏內塵  
埃甚厚其傍亦有篋靜掃除之於善和倏尔善心生  
焉因即掃除令極潔淨承斯片善還復得出余謂若  
非大聖願力境界焉能感化若是哉

鄧隱峰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世傳與妹出家俱來  
遊臺至臺之頂忽失兄所在妹尋訪不得至北臺西  
道南石上頭下足上倒直而立裙衣上聳豎而不亂  
奄然示滅妹曰輕躁之性死而不易遂乃推倒即於  
其處而闡維之故其靈骨壘石為塔至今在焉

慈山者在北臺東北世傳後魏孝文皇帝臺山避暑



大聖化作梵僧從帝乞一坐具之地修行住止帝許之梵僧乃張坐具弥覆五百餘里帝知其神乃馳騎而去迴顧斯山岌然隨後帝叱曰介好慙山何隨朕耶因此而止故以名焉 唐昌寺佛光東北四五里迢嶢崗巒寺宇幽邃世傳昔宕昌王造佛光寺安止於此因以名焉箋曰此說或訛疑唐時賜額取昌盛為名余 石窟寺在佛光東北二十餘里儼禪師所造正當山口登清涼寺路經於此遊禮憇息之所天益寺次南臺北谷山形似盆其勢如畫東北仙槁西南神谿池水當心樓臺四繞全絕跡矣 王子燒身寺次北五六里有小巖寺大藥寺唯饒髻

餘基悉就頽毀當時塔廟靡有子遺此地極為生善  
然遊禮路僻到者甚稀昔有西京萬善寺尼明月法  
屋等於此結庵而居每誦華嚴涅槃二部戒津清潔  
至神龍元年而卒中臺北趾及臺領南有二伽藍  
彌曰吳廢葱蘭二寺有洪馬寺主旌此住持亦云戒  
德光時威儀動物群虎如犬馴擾院庭鍾磬空鳴如  
人擊動六時不失月十常聞緇素巡臺訖而參禮有  
尼三五人年盡期頤寺主百年不下山谷長安三年  
正月遷逝五王城五王寺修創奇異未知何代五王  
立名建寺周圍尚有桑林小園遺跡遊謁者思墓忠  
返東臺南足南嶺上有觀海寺內有明月池方圓

一里水深八尺雖在晦朔月影中現夾池有二松藁  
斃枝莖相樛每清風發韻有如琴瑟鴈門人王右琦  
太原郭上行晉州魏法才繁峙薛思恭等一千餘人  
巡禮東臺忽至此寺會大霖兩七日不止乃虔誠發  
願因得晴霽但雲敷不散東極於海浩然一色平若  
大川於中現廬舍那像并聞說法後郭上行等十餘  
人發心出家並得剃染咸有高節東臺東大會谷  
內有銅鍾寺魏時所置寺有銅鍾可受三十斛形如  
瓮腹身作八稜刻子魏都金剛填陷象鼻隱起雜寶  
莊嚴龍象繞身神仙徧腹參辰日月輝梵之形列於  
頂上中平元有僧惠澄寓止茲寺後因傳戒遠赴

京都數載方還失鍾所在徘徊惻愴痛悼弥深忽見  
異人僧誥其所荅云余此山神鍾已收入金剛窟中  
本梵率天王所造澄曰非也此是拘樓秦佛之時所  
造山神何故收入金剛窟內澄遂於寺勒石為銘曰  
寺法鼓窟為隣擊振吼臙膩叱聞集賢程  
滅苦因被收入金剛輪誰得知見山神  
萬聖前六時間書翠鳳鑄白銀  
表銅鍾之去處絕後代之疑人  
溫湯寺五王之所造昔五王子者不知何代宿植善  
根得為王子又緣惡業染伽摩羅疾乃遷入山於此  
溫泉澡浴疾遂痊愈身復輕安造寺住持因溫湯為

彌寺內有磚塔一所可高二丈層給三重中有盧舍那像文殊普賢及餘部從靡不畢具唐萬歲通天中有僧慈雲創此安置厥後巡遊之人往還不絕清涼嶺南三十餘里入大谷中有嵌巖寺小栢寺嵌巖寺有佛殿門樓小栢寺中有浮圖二所一當路口一在大谷中山東之人多此安泊北有萬畝平是李澄師莊為普通供養昔有僧念阿彌陁佛一念擲一菘豆在十斛甕內念滿此甕乃見阿彌陁佛來迎因而化去赤崖寺臨路半崖安置其寺懸泉滴瀉水透巖下去七八里許俯視靈壽鎮之復見易州抱腹功德山東我谷南有鐵勒寺向陽寺日照寺墨石寺並在谷中

林木高深聯綿不絕佛光寺僧多未樓止入東峩谷  
有大會寺浴王寺榆勤寺乳石寺東尖寺右上御藍  
並在于谷之內多居幽巖內有捐身崖薩埵崖割肉  
坐石等處西有熊頭寺豹子寺黑山寺甘泉寺望臺  
寺相距不遠十里至十五里間並據形勝佛廟精舍  
各各有之 石泥和尚者不知何代人也問諸古老  
人去住西臺近東北谷下巖間修道每至午際搓泥  
成劑以充中食人莫能測後不知其終

桌臺北四十餘里谷底有華林寺香雲寺寺東五十  
里有香藥寺寺邊有乳頭香藥藥南有八九十里有  
慈雲寺石室寺下有龍盤寺有龍形石上盤屈存焉

次南有光明寺萬像寺龍泉寺尺嶺寺慈雲在大食  
谷中石室在溫湯嶺上盤龍寺正當川下光明寺萬  
像寺見者不同或出或沒有人曾見在南嶺寺邊有  
粟藥菓園有僧見在川內四側其由臺山境界不可  
依言取定多致差玄蓋諸聖權宜化現遭遇各異亦  
有二化寺按靈跡記一天城寺在五王城北三五十  
里四面天城一川平坦雲峰峻拔雪瀑湍流據古  
伽藍傳云化寺不依地立現在空中菩薩道場文殊  
淨刹朱樓紺殿七寶所成紫金白銀琉璃琥珀珠網  
友絡迥出雲霞得遇之人塵機頓息有池水深丈四  
五尺清澈見底平滿下流時有靈禽羽毛五色遊也

上下和鳴清亮亦有茅庵草堂十五餘所居山半腹  
莫測凡聖遊臺之人有時得見東臺東華林寺山麓  
下有一古寺不知題額院庭之中寬一二里四面雲  
峯如同刻削踞山羊腹締構精藍寶塔凌空實非人  
造昔有閩禪師者德行高潔遊歷至此忽逢化寺見  
一老人容狀非凡行如奔馬經此山巔倏忽之間却  
見少年語音和雅猶如鍾磬口稱偈云上善之語可  
放中下之善可收金剛之寶可用醜醜妙藥可服其  
僧凝思竅聽記其所說有公孫生之俊辯舍利子之  
雄才窮三界之根源同一乘之句義遺僧駐藥遂得  
服餌之法僧既受教旋即不見人既莫識寺亦難逢



或生或真不可知矣中臺東南有玉華寺世傳昔有  
五百梵僧彼中修習定慧之業九夏炎暑即就中臺  
安居三冬凝寒即返玉華禪誦勵精苦志不廢寸陰  
常有騾三十頭不煩驅策從北川上下運齋糧以供  
僧用如此凡數十載未嘗闕乏即今中臺厨堂之北  
猶有舊寺基址存焉

廣清涼傳卷上

音釋

澁子禁切翫與職切洩先結切翦章慈切順之切恤辛聿切瞰皆網切普滂切

臺都鄙切禿息盪切彈都寒切稅稅慮切鏗呼訝切嶽各切嶽咸切瓊渠營切馴似均切檢檢切

狃徐舉切臺徒結切銜塘寸切甃扶歷切子唇列切膠居對切鑄子泉切巖魚檢切

廣清涼傳卷中

清涼山大華嚴寺增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 延一 重編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天女三時姑九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牛雲和尚求聰明十一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十二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十五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亡身佁道僧俗十七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高德僧事跡十九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大孚靈鷲寺者九區歸嚮萬聖修崇東漢肇基後魏  
開拓不知自何代之待每歲首之月大備齊會遊迹

無間聖凡混同七傳者有貧女遇齊赴集自南而來  
 凌晨扁寺携抱二子一犬隨之身餘無貲剪髮以施  
 兼遑衆食告主僧曰今欲先食遽就他行僧亦許可  
 命僮與饌三倍貽之意令貧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  
 當與僧勉強復與女曰我腹有子更須分食僧乃憤  
 然語曰汝求僧食無厭若是在腹未生若為須食此  
 之令去貧女被訶即時離地倏然化身即文殊像犬  
 為師子兒即善財及于闐王五色雲氣靄然徧空因  
 留苦渴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是吾趣三界却  
 被阿師纏菩薩說偈已遂隱不見在會纒素無不驚  
 冀主僧悞不識真聖欲以刀刻目衆人誓勉方止亦

後貴賤等觀貧富無二遂以貧女所施之髮於菩薩  
乘雲起處建塔供養聖宋雍熙二年重加修飾塔基  
下曾掘得聖髮三五絡段如金色頃復變黑視之不  
定衆目咸觀誠叵思議遠還於塔下藏瘞即今華嚴  
寺東南隅塔是也

天女三昧姑九

古德相傳去有天女三昧姑者亡其年代自云大聖  
命我居華嚴嶺囑曰汝宿緣在此宜處要津行菩薩  
道接引群品資供山門我亦照汝又與一子供養令  
汝經年不飢不渴遠迹人間禮奉供施者如市姑乃  
募工營建精宇不日而成躬詣鄉小化人表麤身自

背負以充供養川陸之人迎施者唯恐在後遊臺黑白之衆供億無算姑自負重一石輕疾如風復加一石亦無困躓厥後諸廩豐實用之不竭一日巡祀者衆弟子白曰菑飯盡矣姑曰何以妄語持漉具攪之飯即盈滿供給無乏他物所須大率如此四方巡祀者欲求見大聖來請於姑姑言但至誠竭慮焚香求請即見金色及一萬衆種種光明依言如願至貞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忽謂門徒曰吾化緣方畢今可歸天汝依吾誠无令斷絕語訖而去是日祥雲映谷天樂響空異香氤氳彌滿林壑群鳥歡樂百獸鳴吼有吉祥白鶴騰旋經日而去門徒無主衆等咸依師駕

供養不絕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大孚靈鷲寺之北有小峰頂平無林木巋然高顯類  
西域之鷲峰焉其上祥雲屢興聖容頻現古謂之化  
文殊臺也唐景雲中有僧法雲者未詳姓氏住大華  
嚴寺每惟大聖示化方無尊像俾四方遊者何所瞻  
仰乃繕治堂宇募工儀形有處士安生者不知從何  
而至一日應召為雲塑像雲將厚酬其直欲速疾二  
生謂雲曰若不目覩真像終不能無疑乃焚香懇啓  
移時大聖忽現於庭生乃欣踊躡地祝曰願留食頃  
得盡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後心有所疑每一迴顧未

嘗不見文殊之在傍也再募功畢經七十二現真儀方備自是靈應昭響遐迩歸依故以真容目院焉

聖宋太宗皇帝踐位神武天資克平偽主重恢宇宙再造生靈故得像教彌隆靈峰更弊初遣中使詣五臺山焚香虔祝特加修建太平興國之五年四月十五日勅使臣蔡廷玉內品楊守遵等詣五臺山菩薩院與僧正淨業同計度修造事及同部轄工匠等并勅河東河北兩路轉運給五臺山菩薩院修造費用至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張廷訓等奏修造功畢

皇帝先嘗下西蜀後於興國二年丁酉歲勅於成都府寫造第五大藏金字經一藏至八年癸卯歲七

月五日 勅內臣安重誨監送訖五臺山菩薩院安  
置每歲度僧五十人 真宗皇帝御宇景德四年特  
賜內庫錢一萬貫冊加修葺并建大閣一座兩層十  
三間內安真容菩薩賜額名奉真之閣歲遣內臣詣  
山設齋供養自是層樓廣殿飛閣長廊雲日相輝金  
碧交映莊嚴崇奉邈逾前代矣 仁宗皇帝繼 祖  
考之不業典儒釋之大教屢遣中使齋供詣山每郊  
裡祀畢道場設齋供養寶沅之屬多出禁掖慶曆八  
年春三月 勅遺內侍黃門謝禹圭送寶符一戴先  
是慶曆至皇祐三年 朝廷三次遣使頒降 太宗  
真宗 仁宗皇帝三朝 御書凡一百八十軸并天



竺字源七策後有山門僧守法慧順縮於瑞相殿北  
重建大閣一座兩層凡一十三楹於上層置斛官分  
布中楹安盧舍那佛像四周造万聖像彫刻彩繪俗  
極工巧嘉祐二年丁酉歲 勅遣入內侍省黎永  
德送御書飛白寶章閣牌額一面詣真容院於三月  
二十二日安掛閣上若匪 皇上留心聖教注想靈  
峯則何以屢錫寶嚴躬洒神翰况太宗朝舊勅山寺  
土田盡蠲租賦自古 朝廷崇尚廷立伽藍廣度僧  
尼除免差役何止一端所以北齊數州之傾俸有唐  
九帝之迴光者歟 牛雲和尚求聰明十一  
僧牛雲者鴈門人也俗姓趙氏童蒙之歲有似癡蠢

父母送之覺堂

也

都無記覽之意獨見僧尼擊跏作

礼年十二其親送之

也

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礼淨

覺為師每令汲水拾薪衆皆譏其庸飽年滿受具殊

無誦習泊三十六歲季冬月乃發志誠內自催忖曰

我見人云臺上每有文殊現身我今跣足而去若見

文殊唯求聰明學誦經法時方雪寒心死退憚先至

東臺頂忽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

何方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為何道上全無

脚跡老人云吾從雪前來復詰雲曰師有何心願冒

雪跣足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為僧自瑯蒙飽不

能誦念經法老人曰來意若何曰求見文殊菩薩惟

乞聰明老人云奇哉老人又問此處不見文殊菩薩更擬何之雲曰更上北臺老人曰吾亦欲去雲曰同去得否老人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向西而去至暮方抵北臺亦見老人然火而坐牛雲驚疑謂老人曰適向東臺相別吾先來何為老人已至老人云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謂只此老人應是文殊師乃禮拜老人曰吾是俗人不應作禮雲但設拜情更不移良久老人云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闇能也老人纔似閉目遽即語曰汝前生為牛因載寺家藏經今得為僧從牛巾來因闇能於龍堂邊取一饅來與汝斫却心頭於

肉即明決也雲遂依言向堂邊果得一鑿度與老人  
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令汝開眼即可開之雲依教  
似覺當心被斫身无痛苦心乃豁然如暗室中過明  
燈若昏夜之吐日月老令開眼師目既啓即見老人  
化文殊像語雲曰汝自今已去誦念經法涉歷耳目  
无忘失也於華嚴寺瀾東院有大因緣無得遺轉雲  
乃不勝悲戀伏地而礼未舉頭須菩薩已隱師即下  
山肢体輕便習誦經典眼見耳聞无不捨持矣來年  
夏五月造育王塔行道念經至夕二更初修見真光  
一道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當閣  
上現閣一座光色煥爛前有牌額題金字云善伴之

閣師乃憶菩薩所授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  
馬至 唐明皇帝開元二十三年師年六十三夏蠟  
四十四無疾而終

佛陀波利八金剛窟十二

佛陀波利者唐言覺愛比印度罽賓國人也以身徇  
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五臺清涼山遠涉流沙  
躬來禮謁以唐高宗大帝儀鳳元年至臺山南陟思  
陽嶺見林木干雲景物殊勝內心快懌五躰投地自  
山頂禮曰如來滅後衆聖潛靈惟有大聖文殊師利  
於此山中激引群生教諸菩薩波利所恨生逢八難  
不睹聖容遠涉流沙故來禮謁伏乞慈悲普覆令覩

導儀言已悲泣淚流向山頰禮禮已忽見一老人從  
山中出來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情存慕道追訪  
聖跡不憚劬勞遠尋靈異然漢地衆生多造罪業出  
家之士亦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能  
滅衆生惡業未知師將得此經來否波利報曰貧道  
且來禮謁不將經來老人曰既不將經徒來何益縱  
見文殊亦不識師當却迴取此經至流傳斯土即是  
徧奉衆聖廣利群生極濟幽冥報諸佛之恩也師如  
取得經本來第卽示師文殊所在波利得聞此語不  
勝喜躍遂裁柳悲淚至心禮拜舉頭之頃不見老人  
僧大驚愕倍更虔誠畢志捐生復還西域求佛頂尊

勝陀羅尼經至永淳二年迴至長安具以上事聞奏  
高宗大帝遂留經入內請日照三藏法師及勅司  
賓寺典客令杜行顛等共譯唐本勅賜絹三千疋經  
遂留內中波利泣奏曰貧道捐軀委命取經來意願  
普濟群生救拔苦難不以財寶為念不以名利闕懷  
請還經本流行庶使舍靈同益帝遂留新翻之經還  
僧梵本乃將詣西明寺訪得通梵語唐僧順正奏共  
翻譯帝可其請波利遂對諸大德與順正譯訖波利  
持本再至五臺山相傳八金剛窟于今不出僧順正  
等具波利所述聖誨序之經首耳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僧無著者姓董氏温州之水嘉人也天姿穎拔毅然不  
群受自童蒙波蕤成性年十二依本州龍泉寺大德  
猗律師出家誦大乘經款十萬偈唐天寶八年以素  
優得度二十一歲始紹師以茶首習毗尼因詣金陵牛  
頭山忠禪師叅定心要履節無虧寸陰不捨研窮理  
性妙契本源忠謂師曰汝志性聰敏宜自開發衆生  
與佛元無別心如雲翳若除虛空本淨無著言下頓  
開法眼東山秘旨有所歸焉雖道無不在而境勝易  
從遠詣臺山志求大聖大歷二年正月發跡浙右真  
五月初至清涼嶺下時日暮倏見化寺鮮華絕止因  
扣扇請入有一童子名胸照者啓出應無著請童子



入白寺主以昏夜寓宿童子得報迨無著入主僧寔  
接如人間禮問曰師自何來無著具對又曰彼方佛  
法何如荅時逢像季隨分戒律復問衆有幾何曰或  
三百或五百無著曰此處佛法如何荅云龍蛇混跡  
凡聖同居又問衆有幾何荅云前三三與後三三無  
著乃良久無對主僧云解否荅云不解主僧云既不  
解速須引去無宜久止命童子送客出門無著問曰  
此寺何名荅清涼寺童子曰早來所問前三三與後  
三三師解否曰不解童子曰金剛背後尔可覩之師  
乃迴視化寺即隱無著愴然久之即說謁曰

廓周沙界聖伽藍 滿日文殊接話譚 言下不知

開何印云迴頭祇見舊山巖 無著既出坐而詩且  
天曉即路是月望日屆華嚴寺衆堂安之功月初日  
維那白齋後大衆各備盞啜茶有一老人持盞付無  
著云啜茶訖送金剛窟來無著受教少頃茶畢衆散  
無著坐食堂南林上見一老人僧踞北林間無著云  
師從南方來持得好念珠來否無著云無但有歲珠  
耳老僧請看無著與之遂失所在翌日中吳坐般若  
院經藏樓前有二吉祥鳥當無著頂上徘徊飛翔數  
匝東北而去越三日景正東時坐房中見白光二道  
至無著頂上而滅同房僧法賢等具見無著大駭曰  
是何祥瑞乞再現之決第子疑網言訖再現久而方

歲無著是日正中時獨詣金剛窟既至礼十餘拜即坐而少憩忽如昏寐睡中聞人叱牛數聲似令飲水者無著驚覺倏見一老人年及耄期弊巾苧服足履麻屨牽牛而行無著前執老人手因拜問曰從何方來曰山下丐糧去來無著曰家居何所曰在此臺山老人問曰師何因來此無著曰傳聞此地有金剛窟故來礼拜老人曰師困耶無著曰不也曰師既不困何緣昏睡無著曰凡夫昏沉何足為恠老人曰師昏沉請師少息啜茶得否無著許諾老人手指東北無著隨觀見一寺僅五十餘步老人牽牛前導無著踵後既抵門闢老人呼君提數聲有童子啓扉而出見

無著神札即牽牛入廷無著入恒見其地平坦淨琉璃色堂舍廊宇悉皆黃金其堂三架東西兩掖各一楹老人廷無著升堂自坐栢木牙牀指一錦襪令無著坐童子送茶二甌皆琉璃盞酥蜜各一甌即玳瑁漆老人謂無著云南方有此物不無著云無又云南方既無此物甚裏喫茶無著不對老人曰且喫茶畢老人曰師出家作何事業無著云都無事業大小乘中亦無功課遺日而已老人曰師初出家時本求何事曰本求大果曰師以初心修習即得復問師年幾許曰三十一曰師年至三十八宿福必至復於此地有緣謂無著云徐徐而歸好看道路勿損手足五方

且偃息無著請留一宿老人不許曰師緣有兩伴不見師歸即懷憂惱不當住此緣師有執處在也無著云出家之人有何執處雖有行伴亦不顧戀老人曰師受持三衣否無著曰自受戒已來持之老人曰此是執處也無著曰亦有聖教在若許住宿正念捨之又曰曾聽律否曰曾老人曰准律云明相小乘魚難不得捨衣師早下去老人即起無著亦起相隨至堂前立老人說偈云

若人靜坐一頃與 勝造恒沙七寶塔

寶塔畢竟壞微塵 一念淨心成正覺

偈畢願童子送之出寺老人撫無著背云師好去無

著即退至金剛窟邊童子問曰此何窟無著云名金剛窟童子曰金剛下更有何字無著思惟久之謂童子曰下有般若字童子曰此即化般若寺也無著執童子手禮一拜取別童子曰迴祀聖賢因說偈曰

面上無瞋供養具 口裏無瞋吐妙香

心裏無瞋是真寶 無染無著是真如

說是偈已無著再拜舉首不見童子化寺亦隱唯觀蒼山崔嵬喬木鬱鬱無著悲愴戀慕佇立久之因觀所遇老人之地有白雲湧起須臾徧谷見文殊菩薩乘大師子萬聖翼從凡食頃間東有一段黑云來過菩薩即隱少頃雲散既而遇汾州菩薩寺僧修政等

六人同至金剛窟遊札聖迹忽聞山石震吼聲如霹  
靂群僧駭怖奔走映蘊俄頃而息修政等詢問無著  
乃言所遇之事修政等慶聞靈跡自恨不覩其事即  
獻款人之乃依無著口依實錄之傳按遐迩示後覽  
之者注想靈峰矣其無著與修供養之事具如別錄  
所載此不繁述又花嚴鈔說無著厥後常思靈異一  
日復往金剛窟觀祀聖跡遇一老人命入無著推其  
先入老人即入遂不復出無著窟前佇立都無所見  
忽覩冠裳數人朱紫服色儼至窟前相推而入無著  
心疑因誥其後者曰此何人也得入斯窟答云是一  
萬菩薩 帝楊化諸處任官歲久職滿却歸此窟蓋

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見在窟中講華嚴經無恙聞已  
欣然隨入行三兩步石窰狹小不容乃止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釋神英俗姓韓氏本滄州人也齠年悟道非歲從師  
諷誦精勤日夜匪懈事師竭力五事無虧操比松筠  
心同金石依年受具行業益修每念淨生速於聾聵  
遂乃杖錫雲遊尋訪知識早通禪定兼明經論遠詣  
南嶽叅神會和尚他日謂英曰汝于五臺山有大因  
緣速須北行瞻禮文殊大聖兼訪遺蹤既承師教策  
勵忘倦以唐開元四年夏六月中旬到山願禮大聖  
止華嚴正院嘗一日齋後獨遊西林忽覩精舍額題



法華之院神英直入巡祀俄見多寶佛塔一座四門  
五石形像細妙光瑩神工罕及次後有護國仁王樓  
五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像并及部從前三門一十  
三間裏門兩掖有行宮道場亦有文殊普賢部從三  
門外是五臺山十寺血脉圖巡祀既畢神英歎出院  
門復見衆僧姿狀神異心疑化境遂出東行約三十  
步聞聞聲迴首視之略無所見神英乃悲泣久之曰  
此必大聖所化我於此地有大因緣即于化院之地  
結庵而止發大誓願我當如化院建置伽藍居之歲  
餘歸依者衆遂募良匠營構不酬工直所須隨緣遠  
自易州千里來採玉石製造尊像髻珠精絕切妙人

神壁畫多是真道子之真跡院成工畢費盈百萬題  
号法華之院和尚因即住持春秋七十有五一日命  
諸門人囑以後事奄然示滅年代雖遠靈塔猶在

道義和尚入化金剛閣寺十五

釋義禪師者未詳姓氏本江東人也受業於衢州龍  
興寺神清骨秀風採彩人唐開元二十四年四月二  
十三日遠自江表與杭州僧普守同遊至臺山清涼  
寺粥院安止有主事僧白普請於東嶺荷新道義即  
以竹鞋一輛雇人代行遂披三事衲衣東北而行訪  
尋文殊所在心自惟曰大聖是九祖佛師神用叵測  
洪纖隱顯靡所不知自恨未法出家聖賢伏跡唯此

臺山聖境大攝生靈金顏玉毫有時而現顧自江左  
迺達靈山無有患難蓋由加持所致伏願慈悲廣洽  
不擇枯榮普示真身則愚誠願足精心一念物我俱  
忘忽舉目頃見一老僧身甚偉大容色暉映髣髴皓  
然頂骨圖起身掛雲衲神彩巖峻乘一白象尋嶺而  
來道義見之不覺避路投身於地傾心禮拜是象行稍  
疾我頃而至象以鼻觸義意令禮拜大聖僧謂義曰  
師遠自江表來陟靈山不憚艱危大收聖袖然此臺  
山一境上下五峰不論道俗乃至是踐一土一石非  
但滅生死之罪佛記此等當來必獲紫金之身師既  
到來因諧果就自須喜幸莫大焉今日天色雖和

然山頂風冷即時且去須取綿衣明但登臺得其軍  
也義遂禮謝未及再視象過如風杳然莫覩義歸清  
涼寺取所寄衣衾自霄達旦方至西臺果遇風寒義  
私心自竒前事莫敢語人及上臺頂果觀光瑞靈塔  
八功德水罔不周覽明赴中臺適行半路復遇昨所  
見者乘象老僧杖錫而來謂義曰師可急行及他食  
次老僧今日須到太原一緣赴韋尹家齋二要論少  
事然不久別午後爲期冀遠東西自有消息義祀未  
畢俄尔失所義遂前進至供養所果與衆僧食次義  
復竒之慰沃心靈體忘疲倦直至日昃略无音信道  
義登巔翹望挈鋤行脚向中臺頂上處處巡祀一心

注想大聖真儀又憶乘象神僧所教佇伺消息靡敢  
懈倦因出僧堂南約數十步翹首瞻望忽見一童子  
年十三四衣新黃衫履新麻屨自稱覺一云和尚在  
金閣寺遣來屈徧州道義閣裂喫茶義遽隨覺一向  
東北行二三百步舉目見一金槁義即隨登乃金閣  
寺三門樓閣金色晃耀奪目大閣三層上下九間觀  
之驚異虔心設祀遂入寺庭堂殿廊廡皆金寶間飾  
獨當門大樓及所度槁純以紫磨真金成之義瞻仰  
不暇神志若失唯竭誠展祀童子引義入東廂從南  
第一院登門忽見乘象老僧當門踞大金繩床而坐  
云阿師來耶笑要祀拜請上階來義欲敷坐具展拜

老僧制之義不敢拒命即昇堂佇立大聖呼覺一取  
一小繩床來令開梨坐其繩床器物亦是純金道義  
合掌頂禮悚惕而坐內懷驚歎未敢咨詢少選大聖  
謂向義曰阿師從江東來彼處佛法如何義曰末法  
住持少奉戒律若非目證不可知也大聖言善哉義  
因此方敢咨問謂和尚曰此中佛法如何大聖曰此  
中佛法九聖同居不在名相但隨緣利物即是大乘  
義曰和尚寺舍尤廣觸目皆是黃金所成愚情莫能  
測度可謂不思議者也大聖曰然遂令覺一將茶及  
粥食來既至命義噉食香味芬馥迥殊常味食已大  
聖復召覺一送阿師遊十二院義與覺一偏歷諸院

修謁至大食堂前多有僧侶或禪或律若坐若行數  
約盈萬或復受札或相承接者十二院題額各異

東廊六院

大聖菩薩院

觀音菩薩院

藥王菩薩院

虛空藏菩薩院

大慧菩薩院

龍藥菩薩院

西廊六院

普賢菩薩院

大勢至菩薩院

藥上菩薩院

地藏菩薩院

金剛慧菩薩院

馬鳴菩薩院

義巡謁畢老僧遣義早歸寒山難住道義遂辭老僧  
出寺百步迴顧色失所在但空山喬木而已方知化  
寺遂迴長安大歷元年列其上事聞奏 太宗皇帝

帝下勅建置詔十節度使照修創焉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釋法照者本南梁人也未詳姓氏唐大歷二年二月十三日南嶽雲峯寺食堂內食粥無向鉢中見五臺山佛光寺東北一里餘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自覺身入石門行五里許見一寺題云大聖竹林之寺久之方隱心極駭異二十七日辰時還向鉢中盡見五臺山華嚴等諸寺了然可觀地皆金色殊無山林內外明徹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大聖及萬菩薩咸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異方滅心疑蓋甚因歸院語諸僧衆且問有人嘗至五臺山否時有嘉



延曇暉二闍梨應曰某甲曾到五臺山佛光寺安泊  
與師鉢內所見頗同雖然問知亦未發心遊禮至四  
年夏在衡州湘東寺高樓之上九旬入念佛道場及  
六月初二日未時五色祥雲偏覆諸寺雲中現諸樓  
閣閣中有數十梵僧各長一丈執錫行道衡州率郭  
咸見阿弥陁佛及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  
身高大衆觀聖現涕泣致禮酉時方滅法照向晚行  
道場外遇一老人年約七十告法照曰阿師嘗發願  
向五臺山今何不去法照曰時難路險若爲去得老  
人曰師可急去法照却入道場再發誠願夏滿即往  
臺山禮拜大聖是秋八月十三日自南嶽與同志十

人來遊臺山果無畝難至明年四月初五日方達五  
臺縣南遙望對佛光寺南有數十道白光舉衆咸觀  
六日詣佛光寺樓止果如鉢中所見之寺是夜後分  
因出房戶忽見一道白光從北山下來至法照前師  
遽入堂內乃問衆僧曰是何光相僧答言此處常有  
大聖不忍議老光法照聞已即具威儀步尋其光遂  
至寺東北約一里許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  
及見二青衣童子偕八九歲頽兒端正倚門而立一  
稱善財一名難陀相見歡喜問訊禮拜法照云何故  
多時流浪生死始來相見遂引入門向北而行將至  
五里忽見一金門樓可高百尺兼有挾樓漸至門所

方見一寺寺前有大金橋金榜題号曰大聖竹林之  
寺一如鉢中所見周圍可二十里中有一百二十院  
院中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渠流花果充滿  
其中法照入寺至講堂內見大聖文殊在西普賢在  
東各處師子之座說法次其身及座高可百尺文殊  
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有無數菩薩前後圍遶法照  
至二聖前師子座下稽首礼已問二聖言末代九夫  
去聖時遙智識轉劣垢障尤深煩惱益纏佛性無由  
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易得  
成佛利樂群生唯願大聖爲斷疑網時文殊師利告  
言汝以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是

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其要所以者何我於過  
去久遠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  
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密多甚深禪定乃  
至諸佛成無上覺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是諸法  
之王汝等應當常念無上法王今無休息法照又問  
當云何念文殊告言此世界西有極樂國彼當有佛  
号阿彌陀彼佛願力不可思議當須繫念諦觀彼國  
今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彼佛國中永不退轉  
速出三界疾得成佛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色  
手摩法照頂而為授記汝已念佛故不久證于無上  
正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

則能速證無上菩提盡此一報之身定 苦海到於  
彼岸時文殊大聖而說偈言

汝等欲求解脫者 應當先除我慢心  
嫉妬名利及慳貪 去却如斯不善意  
應專念彼弥陀号 即能安住佛境界  
若能安住佛境界 是人常見一切佛  
若得常見一切佛 即能了達真如性  
若能速斷諸煩惱 即能了達真如性  
在苦海中而常樂 辭如蓮華不着水  
而心清淨出愛河 即能速證菩提果

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又說偈言

諸法唯心造 了心不可得 常依此修行  
是名真實相

普賢菩薩亦說偈言

普誠汝及一切衆 常應謙下諸比丘  
忍辱即是菩提因 無瞋必招端正報  
一切衆見皆歡喜 即發無上菩提心  
若依此語而修行 徼塵佛刹從心現  
悉能廣修諸行願 運接一切諸有情  
速離愛河登彼岸

法照聞已欣喜踊躍疑網悉除法照禮謝已合掌而  
立文殊師利告法照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

禮即受教已次第巡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纒熟可  
大如盃即取食之味甚香美法照食已身意泰然迴  
至大聖前作禮辭退遣二童子送至門外禮已舉頭  
遂隱不見師乃愴然倍增悲感遂立石題記今猶在  
焉四月八日至華嚴寺般若院西樓下安止十三日  
日中後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巡禮到無著見大  
聖處虔心敬礼三十五佛名凡札十餘偏忽見其處  
盡是瑠璃七寶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陀波  
利俱在一會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寺是夜中  
時向華嚴寺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盞聖燈其  
大如盃法照祝日請分百盞燈遂分百再祝日請分

爲千尋即便分復變爲音行行相對遍於山半因此  
忘身獨詣金剛窟所觀見大聖於夜後分至金剛窟  
重禮三十五佛名十遍五會念阿彌陀佛二千口悲  
淚啓告自惟無始惡業漂流生死種種尅責躋身三  
十餘次自撲未已忽見一梵僧身長七尺稱是佛陀  
波利至法照前語曰師今悲泣有何意耶答法照遠  
來願見大聖佛陀波利言師實願見否答願見師即  
脫屣立於板上曰師但閉目隨我而行遂引法照入  
金剛窟忽見一院黃金題榜云金剛般若之寺皆七  
寶莊嚴房廊樓閣都一百七十五間金剛般若一切  
經藏在寶閣中遂向大聖投身作禮合掌啓告文殊



六部... 馬氏

師利言惟念何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廣度衆生今  
入無餘何時果我無上願海發是願已爾時文殊師  
利菩薩告言善哉善哉再為摩頂授記言汝心真正  
志為菩薩能于惡世發斯勝願利樂群生如汝所說  
必當速證無上菩提必能速具普賢無量行願圓滿  
具足為天人師度無量衆法照蒙授記已稽首作禮  
又問未審今時及未來世一切同志念佛四衆不求  
名利勇猛精進臨終定感佛來迎接上品注生速離  
愛河否文殊告言決定無疑除為名利及不志心者  
言訖遂遣童子難陀將茶湯來并及藥食法照言不  
須藥食大聖言但食藥畏遂進兩盤湯一盤味甚極

甘美大聖亦進三盞湯并及藥食其器皆是瑠璃寶  
成既而令波利送出照意不欲出大聖告言不可汝  
今此身元是凡質不淨之軀不可住此但為汝今與  
我緣孰此一報盡得生淨土方得却來言訖不見還  
在窟前板上佇立天明獨見一梵僧告法照曰好去  
好去努力努力勇猛精進作是語已忽然不見良久  
遲迴悲喜不已始知大聖悲願難可思議法照雖觀  
聖異不敢妄傳恐生疑謗至冬十二月初遂於善巖  
寺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初生淨土得無生忍速超  
苦海救度群品如是七日至初夜分正念佛時忽見  
一梵僧至道場內告法照曰汝所見者臺山境界何

故不說言訖而隱法照心疑此僧亦未宣露翌自申  
時正念誦次復見梵僧年約八十神色嚴峻告法照  
曰時所見者臺山境界何不依事實記錄之普示衆  
生令所見者發菩提心斷惡修善獲大利益師何從  
寔不向他說照荅曰實無有心秘密斯事恐人疑謗  
墮於地獄所以不說梵僧告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  
尚有人謗豈况汝今所見境界但令多人見聞之者  
發菩提心來到此山滅除無量無邊生死之罪斷惡  
修善稱佛名号得生淨土即是利益無量無邊衆生  
豈不大哉何慮疑謗秘而不說法照聞已荅云謹奉  
所教不敢秘密梵僧微笑即隱不現法照方依所教

具前逢遇實錄一一示衆

江東釋惠從以大歷六年正月初九日與華嚴寺僧  
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法照至金剛窟所親遇般  
若院所立石標誌同行徒衆虔誠瞻仰悲喜交集倏  
聞其處鏗然鍾聲清音雅亮衆咸驚歎靈異果將謂  
照師曰可見不虛俱念宿緣多幸得與同遊書之精  
舍屋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果後至大歷十  
二年九月十三日法照與小師等八人於東臺同見  
白光十餘現次有黑雲發燄火頃雲開見五色通身  
光光內紅色圓光大聖文殊乘青毛師子衆皆明觀  
又降微雪及五色圓光徧現山谷不可知數其同行

人小師純一惟秀歸政智遠以彌惟英行者張希童  
子如靜等無不咸見其後法照大師及度華嚴寺南  
一十五里當中臺中麓下依所逢人聖化寺式時建  
一寺仍以竹林題号焉

德宗皇帝正元年中，有護軍中尉邠賓國公扶風竇  
公施勅賜三原縣莊租賦之利，每皇帝誕聖之  
日，於五臺山十寺普通，蘭若設萬僧供，命司兵叅軍  
王士詹撰述刻石記紀，頌其詞畧曰：「彌陀居西國，照  
師宗焉帝堯在位，邠公輔焉。是知佛寶國寶，殊躅而  
同躅也。竹林精刹，應現施工，已立西方教主大師法  
照自南嶽悟達真要，振金錫之清涼，根瑞相以徘徊。

躡雲衢而直進躋靈山入化寺周歷而

百二

十院所觀異光竒迹具紀於大師實錄

播故

略而不書茲乃淨土教主東流也故治地

寺焉

文多不能具載中臺慈恩和尚先化黑白五一人彫  
造玉石切德一十二尊并大劈一座於大宋元佑五  
年春月三人故放火烧毀殿上釘自濟玉石切德盡  
化為灰粉僧省瑞再化十方四衆同力修營於定州  
黃山彫造到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十二尊將至  
中臺并殿紹聖五年六月日終畢告示後人燒功德  
人不出一年盡皆惡死殃隨無間故知毀之者惡報  
無量苦輪不息同力修崇者獲福無邊果證菩提矣

定州黃山寺記

亡身徇道僧俗十七

釋無染者未詳姓氏受業中條山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每誦華嚴經至諸菩薩住處品說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仍問佛陁波利自西國而來追求聖跡遇化老人再令西域取經八金剛窟於今不迴古德既然吾豈獨無緣乎師乃自誓發跡遊方巡禮徧訪名公或遇禪宗叅決理性或逢講授探討經義以唐正元七年至五臺山正善住閣院時院僧智願為五臺山十寺都檢校主釐僧務師乃依願掛錫

樓心為終焉計常念文殊化境非凡庶可登吾幸居  
此豈宜懈怠哉冬即採薪荷甕夏即跣足遊堂立志  
不移歷二十餘載凡七十餘次禮諸臺所遇靈跡化  
相金槁寶塔聖磬金鐘圓光之類莫窮其數最後中  
臺之東忽覩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約盈万師  
乃從頭作禮徧行慰勞既而面見文殊亦為僧相語  
師曰汝於此山宿有因緣當須供衆勿得空過言訖  
不見化寺亦隱梵僧俱失師及歎曰吾觀茲靈異豈  
可徒然念此危脆之樂有何久固乃發誓願告示四  
方遊臺僧尼并及信士每供養一百万僧乃然一指  
以誌之漸及五百万數遐迹悉知三侯不化而自來



金寶不求而自至，千萬供畢，十指皆然。至開成中，夏四月，乃白大衆曰：「吾於此山，簿有因緣七十二次遊諸聖跡，酬千萬僧供，不出此山。吾今耄矣，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五，此身難保，危同朝露，欲於中臺頂上焚一炷香，答緯十方諸佛，一萬菩薩，息心而往。諸徒衆等，各不相代，並是菩薩弟子。龍王眷屬，夙興善業，得住此山。夙夜精勤，宵榮三業，龍花三會，共結要期。比俟下山，恐有畜難，珍重而去。徒衆不曉師意，則共白言：「三五日間，早來歸院。師乃但携瓶錫，進焚香，獨與清信士趙花持蠟布二段，蠶麻一秤，香油一斗，於中臺頂，從旦至暮，禮拜焚香，無時輟息。都搗飯食，亦

不睡眠念佛虔誠聲無間斷至夜將半花訝其歸曉復至臺頂見師執志確然不移轉益精專倍於常日師乃告化曰吾有密願已見功成汝與吾照緣不得障道為吾取蠟布藤麻香油將來纏裹吾身要於夜半子時然身供養諸佛吾若道果得成首度於汝華勸論不正遂持蠟布以纏師身次被以麻香油既灌將從頂煉師戒曰吾若有餘骸照以薪光火尽天滅當須揚散無使顯異惑亂衆人華即如教自頭而然至足方倒花勉曰昔聞喜見願力然身今見上人繼乎先躅奇哉乃宣告門人取衆靈骨就梵仙山南起塔於今現在

代州惇因寺沙門福蓮清苦節行僧也慈悲濟物每  
慨虛生常謂人曰鷹隼逐鳥何不相逢猛虎搏人幾  
時遭值自恨年耄身肉枯乾不能與衆生一頓飽食  
苦哉苦哉唐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徑入南山  
歲谷大石寺北有一盤石踞坐於上執刀自剖分其  
身肉爲三十段散置石上因誓願曰施諸飛走衆生  
一餐之食願食此肉者捨惡趣身受天人報言訖而  
卒門人士俗奔走其所見委骸於地緇素悲哀積薪  
閣維既而祥雲滿谷俄頃暴風四起身之骨灰蕩然  
無餘神異如此若非忘我相了色空孰能若是哉  
清信士宋元慶者洛陽縣北鄉人也唐聖曆元年二

月十四日來遊五臺禮文殊大聖元慶善根夙殖久  
厭塵勞行縈冰霜曾無瑕玷屆茲真境深契素心願  
啓一時功踰多劫因遊西臺秘廡岳寺乃潛於佛廟  
之側後積薪油焚身供養文殊菩薩泪諸聖衆當此  
之時聞東南隅山震數聲西北有光爛然五色蓋表  
斯人內財供養之感應也異哉

繁峙縣闡明雅者智達空有物我齊忘厭有漏身賀  
三堅果於元慶焚身之年四月三日秘廡師廟之側  
屠身供養手自持刀支解身躰略無變色始從兩足  
次及於心皮肉紛然唯有膏臆猶合掌發願願早成  
佛濟度衆生後乃剖心命由斯殞惜哉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開元十八年代州都督薛徽以歲屬亢陽久愆時雨  
草木焦枯種植俱廢都督謂衆曰吾聞臺山文殊菩薩  
極多靈異有無緣慈必哀祈請遂整臺頂竭誠禱  
雨倏見華嚴寺上有群飛白鶴凡二十二隻徘徊翱翔  
集於臺上須臾即散俄頃黑云變驟駛雨洪澍五  
縣霑足古有唐林縣也民至二十六日方興耒耜是秋大豐耒  
耜小穀皆孰粟斛三錢百姓饒樂若非至誠感神曷  
能致此

開元二十三年代州都督王嗣暉巡禮清涼山五臺  
諸寺院總過一伽藍廣大莊嚴內有文殊師利像因

入中禮拜復從院出乃逢隱者三五人草衣麻履容  
壯甚陋都督謂是貧士行丐至此乃問自何而來隱  
者曰來遊山林因而縱賞吾能以六合於一塵三  
千納於毫芥又謂都督談十二空之正理演十二見  
之邪宗辟論縱橫辯才無碍都督聞之愕駭隱者仍  
有告誡都督俛首未對忽然而失嗣於是頓發願心  
欲餘千僧以其勝福問寺僧曰此中有千僧否僧云  
今七八月遊山者皆去僧難可及嗣乃志心虔求冥  
助至設齋日感千僧普會嗣尽誠齋施既畢僧散並  
不知所正嗣觀此感應信心益固後逢禮五臺沒身  
歸嚮矣

聖應二年長史崔義猷遊礼五臺北臺忽雲霧晦  
跬步無覩猷即投身自撲徧躰血流死而復蘇仰見  
雲間一道光明接華嚴寺猷乃尋光而行過處隨滅  
直至華嚴寺經宿南去向佛光寺一百餘里先此瑞  
應至寺覩見解脫禪師如生共猷談對既而語諸寺  
僧寺僧靡不驚駭皆云解脫已亡多年何故復見此  
不可思議事也猷益異去耳

聖應二年長史齊政携家遊臺至清涼寺北遇數僧  
持錫杖跣足而行政詢之答云訪文殊師利因勉政  
發心共登臺頂乃登遽失僧所在政蹉異而下還及  
清涼寺又聞聖鐘鏗然嚮曉山谷政竭誠齋設供施

而歸感其靈應因以記云

中臺西南百餘里有一小山名曰峯山當臺邑之北山半有生風穴仙人掌道人庵說法臺昔名九泉山上有金華寺下有澡浴池世傳万菩薩過下之所有時現像猶若片雲飛騰峯頂或如白鶴群翔山復久而方敬土俗備詣咸云万聖出現歲豐之兆其言頗驗

聖宋慶曆二年七月五日有薄霧數片從寺古殿後出漸徧山頂其中現菩薩形相或三或五各成行列離山而南右遶縣邑僧俗告語无不仰觀前縣今路坦畝詩以記其異



高德僧事跡十九

釋智顛者亡其姓氏中山人也齠齡之年傑出流輩  
爾以弱冠厭俗遺榮遠詣臺山依善住閣院賢林為  
師榮勵無怠夙夜忘勞落綵登壇戒珠圓潔天性節  
儉室無長衣遇有餘資隨施貧病既而辟師訪道不  
數年間大通佛教講法華妙典窮佛知見闡維摩勝  
旨了不二法門常念法性幽微筌蹄權假乃收跡靈  
境掛錫舊居其如高德服人囊錐脫而露穎嘉譽流  
遠官鐘擊以飛聲唐元和年中衆議請克山門僧首  
固讓不獲俛仰從命遭時歲艱儉供施稀曠院宇蕭  
疎鐘磬息韻衆復叩請為華嚴寺都供養主知大常

住即四方聚供之所也宜其德必有隣善則獲應故  
值法照無著花嚴疏主並釋門龍像寶地芝蘭緇素  
爭俵神靈蜜祐時澄觀新製曉畢衆請願講華嚴大  
經繇是日有千僧齋供豐腴智歲充溢不知其由時  
人咸謂感聖耒麤師自主寺務凡十餘載有隣院僧  
義圓亦諸僧之翹俊者以願久典常住意其利於資  
供既生疑謗乃辨流言謂願心非平等志務貪婪修  
德競時豈當若是願聆斯謗遽求自退衆遂許之師  
乃即日拱手而出是夜有護法天神報義圓曰智願  
和尚乃千佛一數師敢輕言邪可速求謝咎若其不  
然必沉惡趣矣義圓駭懼諾且詣願礼足悔謝願之

德行感如此乃武宗在位踐滅釋氏頽歲匿岳巖餘  
衆解散宣宗踐降重興寺宇勅五臺諸寺度五千僧  
再請願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養主至大中七年  
夏四月普供天下巡札四衆齋粥一月既罷一日誌  
大衆曰人命如箭馬能久保心徇浮華不求息慮誰  
之過歟遂退居靜室不出三日端坐而終春秋七十  
七夏臘五十八

釋法珎不知何許人也亦忘受具之年月捨塵俗戒  
行精苦誓除人我志求解脫講華嚴楞伽唯識彌伽  
每升座宣揚如師子吼化導無間遊歸心住花嚴  
寺三十餘載親見文殊師利雲中出沒現種種形數

盈千万法師因發誓願設無遮大會巡山之人歲有  
万數詣五臺頂然長明灯幡花不絕至隋開皇十三  
年七月而終後五年隋帝夢五臺山華嚴寺法琮大  
師院有摩尼寶珠二十顆勅遣黃門侍郎郭馳驛求  
取珠法琮院供養庫中果得寶珠尽符聖夢乃造七  
寶函盛之進獻自餘珠寶有百千種凡五斛餘有詔  
復送臺山仍以珊瑚樹一株並歸山供養文殊大聖  
師之德行槩見於此云耳

釋絲拈不知姓氏及何所人住天盆寺三十餘年服  
餌松栢以中食常坐不卧寡於言說志節高邁迥踰  
塵表寒暑行道曾無懈怠身衣弊衲都無餘服菩薩

行願人所罕測居常一日親覩文殊師利持一銀鬘  
金面鼓來入伽藍搖驚異悲感因自躡身口鼻血流  
起而言曰往聞聖鼓他化天樂佛在世時大聖持來  
供養於佛如來滅後還歸天上弟子業穢之賢大聖  
示跡降此伽藍俾無限塵勞於斯盡矣乃勤懃致禮  
禮已不見自此謂門人曰吾命時尽恐身不淨汗穢  
伽藍欲去攢水鎮趣滅尔等各念無常勉修勝業囑  
已下山果至彼鎮儼然示化

釋神贊俗姓盧氏不知何許人也戒行孤儼好求訪  
聖跡不惑之年來詣臺山禮謁菩薩住華嚴寺清涼  
岳間禪誦為業衆推高德未詳終沒之所

釋惠龍幽州人也卅歲出家弱冠受具性圓秋月節  
勁霜松戒等護鵝慈深救熾了四分毗尼畧無疑滯  
遠近請益教誘尽材專詣臺山礼文殊師利六時懺  
誦徇法亡軀自刺身血寫菩薩戒普施願早成佛師  
象貌嚴峻言聲響亮演法導迷無剛不伏亦僧中之  
能士也後不知其所終

釋令休河内人也樂尋聖跡偏歷名山勵節懃苦衆  
咸推伏遠詣臺山礼文殊師利忽聞空中有聲告曰  
禹闡淳提人多不定聚剛強難化汝宜度之勿憚劬  
勞斯為上士僧曰欲求解脫若為可得空曰汝可除  
心僧曰云何除心作何方便空中告曰無心之草名

卷之三十一 信長 趙氏

普薳汝就觀之自當悟解師即求之後果見其草乃  
自惟曰我問除心有何方便却令觀此無心之草有  
何意肯如是審思豁然了悟曰草譬煩惱無心喻空  
草既無心煩惱亦尔煩惱既空當何所斷乃大悟無  
注法空觀門於斯了矣師不勝悲喜即就此草結庵  
而止人或問其故師指草謂曰人多心病此草能攻  
疥欲來求與宣良驗耳厥後獲愈者多矣至開皇二  
十一年癸酉正月上旬無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三  
廣清涼傳卷中 音釋 瘞於蜀切 歸去為切 膺音贊 禪於神切

廣黃切 月月切 泥渠委切 懼益切 顛魚官切 教魚既切 豈疑詳其豈切 猗於其切 愉初亮切 屢九最反 遇三切 羸於切  
孝毛切 華莫報切 思尹切 末力切 遊詳以切 鞋去規切 興與切 幣從期切 蘇思切

廣清涼傳卷下

清涼山天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 延一重編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高德尼事跡二十

南宋僧俗所觀靈異二十一 靈異藥本二十二

大聖文殊師利古今讚頌二十三

高德僧事跡十九之餘

釋嘉福俗姓聶氏代群鴈門人也年七歲於本州揔  
因寺出家十五變具後住清涼望臺三十餘年常誦  
維摩經菩薩聲聞二本戒文溫盤般若二部多所悟  
入并誦諸部經論百有餘本十日一周畧無餘暇及  
然五指供養文殊臂上燒燈求生淨土至開皇二十



四年十二月下旬，見白光一道，直至西方。如是三日，衆人咸觀，奄然而逝。

釋道宣，俗姓錢氏，吳興人也。蓋彭祖之後，少誦教文，長親師，庶闕之東西，河之南北，求訪宗匠，無憚苦辛。外摠九流，內精三學，戒香芬，紫定水，澄漪存護，法域著述無輟。尤攻律藏，窮計幽微，七聚五篇，渙然水程。感天廚饋，食備於先，記自梁迄今，曾無僇疋。按花嚴靈記云：律師常至中臺頂上，見一童子，形兒異常。律師問其所由，童子曰：「弟子天也。帝釋遣令巡守聖境。律師又問道宣，尊覽華嚴經菩薩住處品文殊師利住清涼山，宣自到山，未嘗得見其理。如何？」童子曰：師

何致疑世界初成此大地踞金輪之上又於金輪上撮骨狼牙生一小金輪其輪至北臺半腹文殊菩薩七寶宮殿之所在焉園林果樹咸悉充滿一万菩薩之所圍遶北臺土面有一水池名曰金井大聖文殊與諸聖衆於中出沒與金剛窟正相通矣大聖所都非凡境界師可知之言終乃隱律師下山向衆親說其事云

釋窺基法師姓尉遲氏祖諱懿寧國公父敬宗六軍卿冑之職任松州都督伯父敬德即唐初總管武略冠古聲名蓋代封鄂國公唐書有四傳孔子有四科羅什有四聖大唐三藏有四弟子基光昉測故今疏

主即其一焉。三藏西域取經既迴，圓教大乘創流。東土將圖普利，必籍周林法苑。所推專歸，疏主至年十七，遂預緇林。特奉明詔，為三藏第子。疏主專受大乘三藏秘訣，三藏以謂廣濟群品，莫大於弘宣傳付。有歸受命著述製法華唯識等疏，一百餘部，盛行於世。又於三藏大師終後數年，來遊五臺山，禮文殊菩薩於華嚴寺西院安止法師。常月造彌勒像一軀，日誦菩薩戒一遍，願生兜率，求其志也。感通之應，繚然可觀。爰復親書金字般若經畢，有神光瑞雲，紫拂臺宇。輝耀函笥，曰：我無堅志靈應，何臻後遊山訖旋之京師。慈息寺於永淳二年，蟬就去。爾開元二十三年三

月十五日有清涼寺普觀禪師與同造功德主沙門法會於中臺頌造玉石釋迦文殊普賢等一部從神功妙絕至開元二十四年功畢後武宗會昌五年拆天下寺宇例遭除毀悲矣

釋志遠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喪所天孤養於母承順顏色晨夕靡倦母常讀法華經精通五卷師因夙植善本每念祥榮年二十八乃啓母出家事師之禮服勞無替躬執僧役未常違衆厥後師參學負笈八年南北兩宗大道淵旨然於天台頃教無所宗尚可謂定慧雙明惠修兼備後聞臺山靈異乃結侶同遊就華嚴寺右小院掛錫演天台圓頌僅四十年衆

因日其院為天台寺至會昌五年忽絕粒數日而謂  
課之務未曾暫息及二月十七日告門人曰吾平生  
修進靡欺心口今獲二種果報臥安眼覺而無痛惱  
吾所著法華疏十卷本跡二門三周記別開近顯遠  
玄門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其天台宗疏務在宣  
闡益使傳通勿令止絕言訖奄然而逝春秋七十七  
僧臘四十八

案碑文云金光照和尚者其先河南府澠池縣人也  
俗姓李氏年十三出家依於新安縣寶雲寺主靈粲  
為師至年十九入洪陽山祖述迦葉和尚伏勤三年  
猶如一日可謂衣不帶布褐遮身殘形毀容勤求至

道和尚謂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佛常無應而無不應守斯守一勤則居三雖恒沙異名隨緣拈化而彼岸同体感物從權且清涼山者諸佛之應化也衆生緣重尔可住馬師既親受言教來至汾州泊寶中應遇姦臣兇動戒馬生郊師阻難中未可前路乃迴入馬頭山經姑射山又轉至檀特山六年居山事慧超禪師誓願苦身以崇至學每興重願以救蒼生志在山林析無上覺禪師知其願重乃命速行轉至屋党山下縣師於惠悟和尚諮叅至理又聞方山純達禪師德行清高名譽遠徹既至其所禪師一見乃問師從何而來師曰從無所來禪師乃接以微言豁然啓

悟乃知衆生即佛佛即衆生三界圓通唯一心耳遂  
住嵩山經於三載禪習為務守戒為常每自思曰嵩  
山之願竟未心屬我國家聖德廣運日月照臨功高  
百王業濟千古至唐大歷二年方達五臺山於大華  
嚴寺萬菩薩院安止其日忽雷電交發雨雹駛飛師  
乃駭心嘿念大聖俄尔晴霽皎觀白光從臺飛下光  
中千佛嚴麗赫然師涕泣交流舉身投地而為作禮  
比至舉首忽然其前湧出高樓十丈有千葉花座而  
以盛之遂見諸佛舒金色臂三摩師頂告師曰尔從  
今已去應名金光照耳諸佛令師誦金剛般若以為  
恒式言訖忽然不見師心內喜躍感悟良多翌日禮

辭寺衆遂詣秘嬖出幽居進德日有所新後又自西  
臺忽雷風暴震鬼電注雹良久雲間谷騰黃霧倏忽  
之間千變万化師一心瞪視誓求佛果落時和風清  
陽雲霧競湧忽見維摩居士普賢菩薩文殊師利師  
悲泣禮拜忽然不見又見二童子引師直詣臺頂見  
二如來淨如瑠璃內外明徹紫光蔽日白氣浮天徧  
滿山林尽同金色同行伴侶同知厥由後又詣東臺  
那羅延窟遇見三僧乘白雲湧出至前便隱又至夜  
三更已來忽見窟前樓閣僧峙天樂嘹唳至數日已  
却往秘嬖居止六載後繁峙縣令呂才俊堅請至縣  
虔心供養後代州都督辛雲晁於師之德望差指使



迎入大雲寺居止為首廣興佛事後不知其所終云耳

華嚴疏主法諦澄觀俗姓載氏本越州會稽山陰縣人也即唐第八帝肅宗皇帝世年十三出家厥後儒典九流百家子史莫不該悉具戒之後即操非常但有名山必遊勝友皆訪於大歷十一年來遊五臺於華嚴寺西般若院下疏主至山前後遊臺四十餘後至大華嚴寺專讀大乘方等之教華嚴一經偏所說習以自悟心廢在朝聞卷不擊手其時有善化閣院隋朝本名東道場也僧名賢林亦不測之人也時克華嚴寺主乃與寺眾請法師講華嚴法花等經前後五載法師

每謂花嚴舊疏首約文繁乃自唯曰竊以大聖文殊  
師利表乎真智普賢菩薩旌乎真理二法混融即表  
毘盧遮那之自體也理包万行事括十門廣喻太虛  
周齊罔極大矣哉即花嚴奧旨歟我今既措趾文殊  
聖都清涼妙域華嚴大典豈得捐乎於是旦暮策懷  
思惟造疏即自華嚴寺徙住般若院從容謂衆曰余  
來聖地曠劫希逢欲屏灰遊澄心造疏可能為余建  
閣一座於上造疏可乎寺主賢林等僉曰允從乃募  
工起手不日而成時有温州無著躬自書梁羲之筆  
跡奇哉可觀功畢疏主於上起五制疏道場即唐興  
元元年四月八日也朝夕焚祝心祈瑞應數日之後

中夜寢夢一金人於䟽主前立師乃以手攬之從首  
後食至足而寤私心喜曰此必大聖垂祥是余飡受  
華嚴之法味得其粹旨示造䟽始終之兆也乃起盥  
漱遽入道場焚香設禮慶謝嘉瑞厥後若躬對聖容  
援毫灑翰才思如流精釋微言未嘗疑阻遂得一部  
七處九會之文渙然在目自興元元年迄正元三年三  
丁卯歲十一月五日絕筆法師既造䟽已乃罄資緣  
設千僧會齋用爲顯慶又欲驗其䟽流通之兆乃入  
道場祈禱冥應忽於夜寐夢見自身化為大龍首枕  
南臺尾枕北臺騰躍其身復化作千箇小龍分散而  
去䟽主覺已喜曰斯乃新䟽流行之應矣於是華嚴

寺主賢林尚座悟寂山門十寺都供養主温州無著  
并闡山僧衆又共設大齋顯慶新疏正元四年并州  
節度使馬懷代州都督王朝光各遣使齋供施至山  
令請疏主講其新疏每日可謂座列千僧聆宣妙典  
所出學徒前後計及千數其餘事疏具如別傳所云  
釋常遇性陰氏范陽人也先從本土安集寺出家師  
其性淳朴體貌魁梧好適林泉棲心物外大中四年  
杖錫孤遊礼五臺山尋訪聖跡止華嚴寺菩薩堂瞻  
大聖真容然右手中指爲供養後徧歷五頂大觀祥  
光不可勝紀至西臺遇古聖跡名秘慶岳師啓目之  
際忽覩金光燦爛奪目漸分堆堞方勢如城即古所

謂金色世界也因問寺僧寺僧曰是地昔有古德往  
持名金光照和尚斯亦因光立謚必其祥也師慈喜  
文集誓居此地乃結廬住止滌慮棲神一入定門經  
四十九日鳥飛花雨合 卒香雲揚袂摠衣歸依如市  
因即創興梵宇締構佛宮十有七年不下峯頂禪誦  
精勤寸陰無廢可謂聖力潛通道出凡境至昭宗運  
季師亦化不常有時撫掌高聲大笑或復手執二石  
相磨只云併合併合人不測其由至唐莊宗吞併未  
報之後人方悟前語曰神異前知如此時武皇之在  
河東也嚮慕高德就山致札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  
州刺史馬師素傳意曰請師固不受命即以其年七

月十八日駕門人已蠅之蛻而去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一

釋願成姓宋氏不知何許人也家世儒素遐迹知名不務浮花不趨榮利初其母陰氏夜夢庭中雙樹怒放繁花俄頃而射唯有一枝獨無凋變結成蘋果覺而有娠陰氏心喜願生男子既發願已如期生男遂名願成乃長從師猶稱小字師子襟之歲出就蠶舍務孝明敏首冠群輩厥後奕俗諱親詣五臺山依佛光寺僧正行嚴為師至大和五年受具誦大小乘戒法華金剛佛頂大悲神呪用為常務也武宗世誅剪釋門師執志無改宣宗皇帝即位重興佛寺山門每

選召師爲其首特許修營佛光一寺切畢尋頒命服  
師号圓相就加山門都檢校至光啓三年六月五日  
忽薨氣志衰敗乃罄捨衣孟以充檀施無幾而卒後  
之人起塔於寺之西北

佛光寺乘方禪師者遺其姓氏鄉里即解脫和尚之  
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古貞稜稜垂手過膝眉長數寸  
目有重瞳禮念六時行道無息紹其高躅再修梵宮  
臺殿橫空等級相次有太原士女造立大聖一軀擬  
送山門路經漳洹河水泛漲波濤鼓怒舟楫傾危禪  
師隔岸遙禮焚香懇啓水忽絕流聖像既濟端激如  
故厥後忘其年月示滅於寺肉身猶在有碑居寺西

一里

無名和尚渤海郡人即先朝高力士之孫地幼年慕道落紺髮於金園求且尋師霑戒品於京洛心地淵奧受荷澤之宗文藻縱橫忠湯休之句可謂法苑之梁棟釋門之標準至正元年示戒之日澡盥清潔凌晨一食告召寺衆門徒跣趺而逝其後十一年河東節師李公頂謁聞有異香重修龕室感神光數文瑞相仍現方議茶毘肉隨火化霜骨端坐鮮潔光明丈節鈎連瑩滑如玉建塔於寺刻石猶在

銓律和尚本代地土居人也七歲出家依年受具戒珠清瑩行業芬敷外習毗尼藏教內修大乘因地他



心通照事必先知蔬食不過中弊衣纔弊鉢不貯粒  
粟不畜屨帛可謂清苦高行僧也示戒之日有綠雲  
翳空天樂盈耳異香芬馥遠近襲人召集寺衆執手  
叙遠付囑門人跣跌而戒

擇法興本西京人也七歲出家與時流不雜兼侍師  
長策勵忘疲諷妙法蓮華經暮年成誦又念淨名金  
得 不盈九旬二本戒經僅踰一月日常一過諷味精  
通律執精嚴秉持無犯來禮聖跡志樂林泉隸名佛  
光遂有終焉之志四方供刹身不主持付囑門人修  
彌勒大閣凡三層九閣高九十五尺尊像莊嚴靡不  
周備七至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玉臺山諸寺聖象

萬有餘尊繪塑悉具僧徒稱讚衆口一辭列上所屬  
請充山門都綱規矩准繩為後世法大和二年正月  
聞空中有聲云入戒時至堯率天衆今即來迎師乃  
澡浴焚香端坐而滅建塔在寺西北一里

王子燒身寺必較都綱者不知何許人也未詳其字  
姓蓋聞諸古老口相傳授事多煙廢今但傳其梗槩  
孔聖所謂我愛其札斯亦如之世傳閻羅王之師舅  
也以曾掌僧務因謂之都綱昔清涼在即今五臺縣  
之故城也彼其縣宰亡其名氏夏中獨坐夜飲於公  
廡之下倏見數人形質甚偉持枷鎖似官中追攝人  
者至前立其縣宰詰問厥由對曰其閻羅大王之使

卒大王遣來相追榘尔公可行焉宰於是大駭起立  
謂徵使曰死即古今之常事余不羅也祇緣有寡親  
在堂唯憑官俸以為息養若楚追榘孝養弗周若待  
其百年死而無恨今廣貽金玉可能捐否卒曰此大  
王嚴命某不敢專也公若要免五臺山王子燒身寺  
有必救都網是大王之外舅若能往告必能相為也  
於是縣宰遽俾被馬輿府卒忿忿而發比至日出召  
得達寺師考扉尚掩眠猶未興宰躬自敲門徵聲而  
與少墳師出宰即折躬致禮師曰山僧源德不銷貴  
人之礼宰舊嘗巡山頗相輕視此時事逼致致忘勞  
白不識聖人罪寔深矣泣淚又拜師因問某故宰具

述厥由師曰可也因索紙筆具書其事書畢付與其  
宰宰致拜再三陳謝而退自後至官蒞了無他事師  
自此傳名名既彰矣師尋亦示滅有塔見在寺之東  
南集傳者曰此大聖化故化金闕傳云凡聖混居斯  
其驗矣

降龍大師俗姓李氏諱誠惠本蔚州靈丘縣人也其  
親壯而無嗣聞五臺山文殊靈異躬詣祈請既還妻  
即感娠後月滿生男鄉閭嗟異咸云聖子及長風骨  
爽秀神智不群乃詣臺山依真容院殿主法順為師  
至年二十登壇受具東臺東南約一百餘里有池名  
龍宮者耆舊相傳大師嘗居彼結廬修道今見有叢

樹故基猶在師於淨瓶中素膏一龍龍曾逃出入清  
水河中有一巨石上通三穴潛隱其一日凌旦河上  
西南見白氣出師知龍潛其下乃携瓶詣河向右穴  
大叱之龍還入瓶携之歸庵其泉猶有靈異雖河瀑  
漲淤滓混流獨此泉中累無纖穢天禧年中余親往  
觀之今龍泉店亦因泉得名也大師嘗於西臺東北  
秦牛谷中亦有結廬誦經之所嘗感山神現身聽法  
後有王子寺僧湛崇等率眾連書懇請住寺展師資  
禮師不違來願徒居彼寺故得金峰增耀寶壤騰芳  
九州之深費皆來十寺之樓臺益盛財施法施佛田  
僧田由師住持同霑利澤後唐莊宗聞師高行同光

元年七月遣便持紫衣師名勅書賜之詔云誠惠篤  
領名流鷄園止拓精宇護鶉之戒知宜住鴈之談潛  
枯三乘深明四諦忍草長新於徃苑意花不染於情  
田自隱跡靈峰棲心膜地泛慈舟而極潮持慧炬以  
引迷五百龍神皆降懿德一萬聖衆盡繼玄蹤為法  
雨之棟梁作空門之標表朕方興景運大闡真風  
宜旌積行之名以奉無為之教今賜號廣法大師伯  
賜紫衣師固諱不受續降勅敦勸其畧爰遣內臣遠  
班成命師號旣旌於戒行紫衣無爽於受持以屬當  
仁匪宜多讓至同光三年乙酉歲十二月囑門人見  
枕手而終春秋五十僧臘三十師終後勅賜諡曰法

兩大師并靈塔彌慈雲之塔今現在本寺

超化大師諱匡嗣俗姓李氏太原文水縣齊鳳村人也幼年慕道不樂世榮往意臺山願求披剃依真容院浩威為師受具之後勵志不群杖錫南方叅尋知識學通內外博究禪律傳法度人開衆耳目晉天禧三年戊戌歲遊方行化至湖南謁偽國主王公公施香茶盈万至丁未歲遣使賫送入山徧給諸寺勞卵歲至吳越國見尚父元師錢王王禮接殊原語論造微雅合王意遂施五臺山文殊大士一萬聖衆前供物香茶及製銀鉢盂鑽子萬副茗蘇赤苑反茶百籠仍遣人送至吳越館內諸州刺史各辦施利鋪陳供

具無不周備別造巨舶乘載由海路比歸嘗遇暴風  
四起波濤鼓怒舟人惶駭頃刻沉沒大師慙衣焚香  
望山遙禮文殊人聖乞加冥護俄頃見文殊師利出  
於海上現半身猛風駭浪頓然恬息遂違滄州輿載  
歸山尋與降龍大師均施諸臺寺院山坊蘭若不私  
其利及掛錫舊居徒衆堅請主領僧務厥後朝命與  
統山門十五年間興修佛事供衆僧數過百萬業別  
傳云昔湖南馬王素欽令望嘗使賫茶二百籠送詣  
臺山以充大聖前供養乃俵給山門諸寺後馬大師  
偕之臺頂焚香祈禱設札既畢俱宴龍池之側忽見  
一小咤其身赤色躍於水上迴首躬師師曰尔来也



乃告其使曰尔可速歸懼有大事使即依言而歸俱  
捷至院翌日使心忿忙策馬而去比至其主已薨使  
乃方悟見蛇之驗師預見如此其何入哉亦不測之  
人也住持之外禪誦為務以大晉天福九年甲辰歲  
九月搆疾五日遷逝茶既已後門人收靈骨舍利起  
塔見在

取性道者晉代人也失其鄉里姓氏居取性院即今  
王子寺東北蘭若改名北福聖院是也師內行莫測  
外相麤鄙衣唯弊衲食且衆殘不染穀身名人鉞若聖  
鄉川供施無不樂輸縑素持山瞻濟一擇常操利刀  
一口入山見蛇即斬唯云取性取性此故名取性

道者每誡弟子云汝山採藥若見蛇特慎勿打殺蛇  
報果重千年少一更重受之弟子云若果尔者師何  
斬之師云咄尔何知也老僧斬之令其取性即解其  
蛇報尔等不能豈同吾也師之實行如此後終於本  
院去耳

僧統大師者俗姓刘氏諱繼顥燕薊人也父諱守奇  
唐末任滄州節度使師幼失怙怙性稟知識遭亂避  
地清涼山礼真容院果勝大師弘準為師年滿受具  
誦習無疲遠詣京師聽學逾數本經論遂還舊寺首  
載大方廣佛華嚴經跣足遊礼五臺每至一頂講善  
薩住處品一終歲以為常每講終設茶菜異饌以供

其後對妙告祥焚香立願遊歷東京時晉少主在位  
見之信重賜大相國寺講大華嚴經將相王侯歸依  
信受及解講獲施財巨萬以所真於本寺講堂四  
面飛軒之下剝立石壁命工鐫勒所講之經期月之  
間功用造畢尋請還山賜資財施不可勝計遂建真  
容院四面廊廡及華嚴半樓閣凡三千間不啻設供  
七百餘會塑山龕羅漢三十二堂轉金剛經并藏經  
六百萬卷及真言呪偈刻檀盡艷逢三八普施溫湯  
設四衆無遮粥會殊因妙果植大福田未有若斯之  
盛者也尋詔授五臺山十寺都監賜師號廣演匡聖  
大師鳴臚卿仍頒命服偽漢高祖一見師奇表歎未

曾有特命與諸王為兄弟少主即位加五臺山管内都僧統後以印授大漢國都僧統檢拔大師兼中書令以偽漢天會十七年正月十二日遷滅於五臺山菩薩院享年七十有三僧臘三十有二詔偽諫議大夫楊夢中撰神道碑銘立於院之西北門入收靈骨建塔猶在

高德尼事跡二十

按華嚴經感應傳云唐儀鳳年中西城有二梵僧至五臺山費草花執香爐肘膝行步向山祀文殊菩薩遇一尼師在岫石間松樹不繩床上儼然獨坐口誦花嚴時景方暮尼謂梵僧曰尼不合與梵僧同宿大

德且去明日更表僧曰深山路遙無所投寄願不見  
遣尼曰若不去某不可住當入深山僧徘徊慚懼莫  
知所之尼曰但下前谷彼有禪窟僧依而從尋之果  
見禪窟相去可一里餘二僧一心合拿手捧香爐面  
北遙祀傾心聽經聆在耳初啓經題稱如是聆我聞  
乃遙見其尼身處繩床面南而坐口中放光赫如金  
色皎在峰前誦經兩帙已上其光盛於谷南可方圓  
十里與晝無異經至四帙金光稍收六帙都畢其光  
並入尼口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震旦國東北方有  
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恒於中住今有菩  
薩名文殊師利與萬菩薩俱其山在代州東南名五

臺山希首禳嚴三昧經云文殊是過法平等世界龍  
種上尊玉佛又與菩薩摩羅經云文殊是北方勸喜世  
界摩尼寶積佛想神尼之境必文殊之分化以示梵  
僧也

尼法空者俗姓韓氏宣州人也幼歲諱親詣五臺山  
西南一百餘里建嚴寺出家後於祇洹寺受戒每帝  
法華用為常務後負笈聽學經律數十載開殊無開  
悟自知性之明慧無宿習力嘗聞五臺山文殊菩薩  
現種身顯濟群品人傳有僧道起別無行業但種久  
住華嚴寺不出山門二十餘載其後命終生於兜率  
彌勒內院彼尺人謂起曰尔於人間別無妙行祇為

文殊菩薩境界力故得生北處。尔可還下人間接誘。四部裨令聞知。文殊功德莫望暫登此山。中大銷諸罪。則用補天之闕行也。道超依言不捨天報。下告人間法空。如是思惟。文殊菩薩大願境界不可思議。生希有心復。即念言。無始生死三界流轉不得解脫。善惡二業由心造作。遂發大願。往五臺山。志求大聖。垂慈引接。乃與親妹尼立願。今誓以元和四年。屆山巡禮。徧遊五頂。觀種種化現。後至華嚴寺。而化三泉院前深林中。逢一老人。謂法空曰。汝宜住此。修行仗證。勝果言訖。遂隱。法空知大聖告諭。乃悲泣雨淚。久之。自悔。貴惡業罪障。志願滅除。即依此願。別結草庵。

屋築勵三業曉夕靡怠至元和八年二月十五日取  
身所著衣令弟子志遠常住施大眾用乃集眾取別  
人問其故法空告曰我從此來蒙大聖告語止都示  
妙法蓮華四字聞佛知見清淨無染得生淨土眾各  
努力無得空過言訖而逝端坐如生眾遂茶毘收得  
舍利千餘粒四眾分之以充供養取

宋僧所觀靈異二十一

釋淨業姓孟氏代州五臺縣人也幼而剛毅神俊不  
群初年十三依五臺山真容院通悟大師為師事師  
服勞特出倫類每詣太原行化山門供養貧具靡不  
悉備為主刘氏深所崇仰乃賜紫衣加號廣慧大師



至天會十一年衆請充山門都監尋屬 宋太宗皇帝戎輅親征克平晉邑師喜遇真主乃率領僧徒詣行宮修覲陳其誠款遂進山門聖境圖并五龍王圖帝遽令展之御座前忽大雷震天無片雲歇雨雷注帝大駭曰是何祥也師對曰五臺龍王來朝 陛下令二龍相見當喜故也雷雨若是 帝大悅即命收圖謂師曰候朕師旅還京之日別陳供養乃賜命服改彌宗教大師仍推為臺山僧正應闔山劉氏所賜衣師彌並改偽徒真至淳化四年四月下旬寢疾而終春秋五十九僧臘三十九

釋齊諫俗姓劉氏雲州人也風格神俊出乎人表志

輕軒冕性樂林泉倅親出家於五臺禮真容院僧說  
大師繼顛為師厥後師既去世葬禮云畢厥顛內興  
欲崇佛事乃於樓觀谷內東北有泉名曰鹿泉泉側  
不遠結蘆誦經屬精勤苦晨夕忘倦一日忽夢老叟  
告曰尔不須獨善可崇大事兼於此地大有因緣吾  
贊尔力言訖而寤內自惟曰斯必聖賢相誓於此處  
建大伽藍異日辦裝之北地綉化北朝寧王與夫人  
先夢見師化緣修造及師遠境一見如舊既符先夢  
大氏金幣暨迴本山募工修建復詣太原謁為主列  
氏亦蒙厚賚寺號曰白鹿之寺 宋太宗討平晉地  
師乃躬詣行宮請見 上問臺山興建之由師奏對

卷之九 李氏

稱旨又蒙恩錫甚厚尋賜額號太平興國之寺師之  
感召大槩如此至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初一日以疾  
而終春秋六十有六僧臘四十九影塔具在

祥符中有兩浙僧失其州郡名氏未禮大聖登東臺  
頂忽遇一院樓臺壯麗殿宇嚴潔僧遂入院前後殿  
宇像設鮮輝釋梵龍王儼然相對其僧遍詣參見主  
僧叙接言笑宛如素處迎畢語臨出院巡遣僧初無  
駭異及出了無所見僧方悟化現始驚歎之遂離臺  
頂而行下山遊真容院安止畢禮謁前後殿宇主事  
諸僧一如東臺所見了然無異僧乃禮謁臺山境界  
讚歎不思議事遂向法院僧且陳所見無不歎嗟

淨化中有揚州僧忘其法名身服踈布齊戒嚴謹嘗齋五百副鉢大小相盛副各五事入山普施虔禮大聖至真容院安止因齋設日均散感畢後有施主詣北浴室院設浴啓請闔山賢聖下暨緇素一無棟別其僧齋畢先詣溫浴有三五僧偕行澡浴既至浴所揚州僧率先解衣褰簾而入忽見端正婦人就水洗浴僧狼狽而出衆詢其故僧具說所見人或不信之者入室驗之果無所觀

至道中有僧道海海姓楊氏代群土人也受業真容院亦逢施主設浴齋罷遽自詣浴所尚無一僧入院澡浴海群衣而入忽見滿堂衆僧揮洗略無識者觀

此僧入一時俱出海心雖疑未測九聖遽出視之闕  
無人矣集德者曰大凡施主設浴必豫供養聖賢後  
乃凡庶清且賢聖臨降凡庶慎勿先就一則觸犯聖  
賢自貽伊咎二即滅施福徒設勸勞斯亦聖人垂警  
九百君子得無念焉

華嚴店昔有獵者名馬秋而家貧以財生自活嘗至  
東臺東臺東十餘里有古寺基人傳云是古華嚴寺  
也秋而至此見一巨若其甃如按下有光明心甚疑  
之乃呼數人舉石視之倏見佛經數十部遂取一卷  
啓之開視字皆金色光奪人目秋而輩皆山野蠢愚  
不以為異既歸告語其事有人傳達於真容院主僧

寬寬聞驚喜非常遠召門人弟子五七人贊供具  
庄求之既至其地了無所覩唯有故基破瓦而已悵  
恨久之遂焚香歎息而歸

代郡曹林縣昔有女人三十五年不離城邑人呼姑  
姑長髮尼念頭陀行長物不畜單衣被身冬寒夏暑  
不以為苦坊市巷陌隨處而眠悠悠之徒寔叵能測  
五臺百二十所寺無不曾過夏月巡臺則到處人見  
同行共語坐在丘蕪可駭俗塵憎惡色欲後不知所  
終故西域婆捺豆菩薩傳云此世界有一億菩薩住  
持往來化物示說不虛前傳數云凡聖混居得不信  
哉後之來臻此境忽遇斯人慎勿慢瀆戒哉

僧道演俗姓崔氏忻州定襄人也數歲出家依真容院法忍大師為弟子每誦法華孔雀金剛般若等經以為常務師素有息賁之疾結塊如石每一發動痛不可忍幾將不救忽見青衣婦人至卧榻前立問其疾之所由師以寔告婦人乃以手觸塊曰師欲愈否答曰甚適所願即以物如絲縷纏其塊而按去之尋即瘥愈方欲起謝遽失所在遂向隣僧說之僧具頂禮後每思之未嘗不感歎聖賢救護之力厥後日益康強年八十有五方壽終焉

靈異藥木二十二

華嚴寺東北有樓觀谷谷內有金剛窟谷口昔傳有

鳳栖藥次西有十二因緣藥與鳳栖藥相近在金剛窟側一身迥出一十二被高踰百尺昔有古德於藥下修十二因緣觀遂以為名入谷一二里有白水池色如酥酪味甘露人飲其水肌膚潤澤若常服之令人難老東臺西有王子造論碑文字尚存人有司空都督見佛碑列者知焉今年紀寔遠廢毀不觀良可歎哉

華嚴寺東橫河側有一撥藥松身栢業橫枝到地盤濛濛雲古昔相傳名四藥枝葉四垂合圍成蔭有象明堂八窻四圍中心一樺向上百重上圍不方可謂奇異雨雪不透風日不穿巡臺之人同到藥下可



容數百常有僧來止其蘂下為衆宣回真諦法悟入  
者衆時群鳥來至其處飛翔上下久而不去僧曰此  
鳥如佛在日有鸚鵡於佛前聆四諦法而得生天此  
亦應尔因謂之四諦藥瑞鳥靈禽遊集栖宿藥既靈  
異僧亦非凡

大聖文殊師古今讚頌二十三

文殊像讚

并序

晉支

道林

撰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目并  
嚴辨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與其邈何者虛  
非之性彰於五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真庶人之風移  
則感時之訓興故云儒首以法王子為名鳥夫欲窮

其淵致者必存其深大終古逸矣豈言像之所及難  
竿之切切高積塵悠悠蹉曠焉可謂諸嚙略叙其鏡  
若人之始生也爰自帝胃尊号法王無上之心兆於  
獨悟發中之感無不曰也近一遇正覺而靈珠內映  
玄景未移遂起發道位於是深根永搆於冲壤徐異  
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興意風俱有三達之明與日  
月並輝具肱而微故已切侔法身矣若乃天機持運  
卽神通為館宇圓應客會以不迹為影跡斯其所以  
動不離窅而弥綸宇宙倏無當境而名冠遊方者也  
世尊興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潛德於香林因慶雲而  
西徂復龍見於茲刹法輪既轉則玄音屢賜對明料

極輒暢法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躰絕塵俗  
啟濯纓者高其跡非夫合夫和以挺柞吸冲氣而為  
靈舒重霄以迴蔭吐德音而流響亦孰能與於此哉  
時欲搖蕩群生之性宅玄宗而獨至開宏基於一貴  
廓恆沙而為宇若然而不說文殊之風則未逢無窮  
之量長笑於大方之疾矣自世尊泥洹幾將千祀流  
光福蔭復與時而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悲長津  
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長表容之金石繼以文  
頌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藏百  
年有轉輪王王聞淨提號曰阿育仰窺遺軌礙而像  
焉雖真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幽司不以情

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于民聽令全悟時信有  
自來矣意以為接頽薄之運寔由冝維之功通天昏  
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祇誠攸寄絲  
紐特絕之緒引蒙心以標位乃遠誤良匠像天所像  
感來自表不覺忻然同詠為之讚曰

眇眇童真

弱齡啓蒙

含英吐秀

登玄履峰

神以道正

跡以神通

浪化遊方

乃軌高蹤

流光遺耿

爰暨茲邦

思對淵匠

靖一惟恭

豐襟絕代

燕落塵封

文殊師利讚

童真領玄致

靈化實悠長

昔為龍種覺

今則夢遊方 恍惚乘神浪 高步維摩鄉

擢此希夷質 耽彼虛閑堂 觸類興清道

目擊洞蕪息 梵釋欽嘉會 開刑納流芳

文殊像讚

殷晉安

撰

文殊洞睿 式躬厥聲 探玄發暉 發道懷英

琅琅三達 如日之明 亶亶神通 在變伊形

捋廓恆沙 陶鑄群生 真風幽暖 千祀弥靈

思媚摛宗 寤言祇誠 絕慶孤棲 祝想太冥

文殊師利讚 秘書丞郗濟川撰

釋尊降世 說法度人 大聖文殊 示菩薩身

佛不泣化 顯道能仁 金口宜言 證號注肯

龍種上尊 摩尼寶積 普化色身 未來當得  
雙林滅景 衆聖輪光 我大導師 奄宅清涼  
五百仙俱 講道為常 波利遠歸 無著願見  
或投秘語 或覩神變 為接有情 不捨方便  
我曾供養 今復親依 瞻仰真像 若覩靈暉  
俗緣未斷 善念常歸 我對金容 當發大誓  
運著提心 廣度一切 近侍吉祥 億生万世

續讀

前代州管内僧正 滕行大德沙門明崇 撰  
安州人 張氏崇信三寶 純厚人也 元豐甲子來遊此  
山 以錢百萬奉曼殊室利 每日三時必夫開殿辦香

秦瓊果情貞如肅守殿者以其誠懇不以為勞一日  
遍遊諸臺西臺之頂焚香以忽聞異香久而莫測  
既而仰視空中乃見天花百千万朵青黃朱紫衆彩  
畢具繽紛亂墜甫齊人頭觀者數百人人欲取之即  
騰起一朵獨落張公之手其色不可名狀晚還真容  
院僧俗觀之歎未曾有主僧懇求菩薩前供養公曰  
菩薩授我而返留之是我逆菩薩之惠也况仙陀聖  
丹乎主僧亦不敢奪其志清朝下山親捧其花常有  
圓光丈許隨身送者踰數十里不能捨歎異而歸  
德州市戶王在家其殼富元祐庚午仲夏挈妻僕將  
臺山晚宿真容院翌日彈符取衣詣文殊像既而曉

觀微有不敬之身出聲就館知客僧省彥求謁與在  
語曰山僧住此僅四十餘年所接衆多今日君拜謁  
之禮但有初謹後怠加之容色不怡何也在怒而言  
曰在此一來出於過聽謂有肉身菩薩故不遠千里  
而來今觀之乃一泥塊耳反思跋涉之勞寧不爲苦  
彥曰是何言歟昔大聖於此就臺屢見瑞相安生親  
望意有所疑祈而復現七十有二故唐睿宗以真  
容目爲院額公何言之易也具此山龍神守護或若  
以怒公身竄之無地也在曰豈一龍焉能禍我乎彥  
曰君此一來輕侮像真痛斥龍神第恐禍生不測可  
速悔過不然公之身必碎於龍神之爪牙矣在意不



後後三日遊東臺與衆百餘人宿於臺頂化現堂甫  
及夜半大雷忽發若天拆地裂當之壁已為穴火焰  
隨八俄頃火從穴出在之身已碎矣其僕存借寺  
家綿衣一件以禦寒裏外衣並燒損唯中間借物在  
焉其妻僕火其骨而下山聞者靡不歎異是夕有滄  
州尼海俊同宿化現堂日已曛暮有叟語曰弊君不  
遠敢邀師一訪兼就晨粥尼應命至一石洞叟遂失  
所在清朝復化現堂知在之禍免其驚懼究其所寓  
石室乃那延洞也

僧惠通沂州人也今為僧之上首昔政和改元首夏  
興緇素千人同遊其臺山令僧正通義大德明暉時充

知客謂通曰梵仙山五龍時復出現可一觀焉惠通因與其徒二三子同遊至山復逢同至者因詢之曰山有神龍子見之乎同志曰見通問其狀若何曰如蛇通曰正是真龍猶為畜類况蟒蛇乎乃還所寓之舍俄頃通覺腰間有物如蛇而如瓜角漸束其腹甚緊苦痛不可忍起而復倒者甬同志者走報主僧述其事通亦遣人白主僧求救曰我以傲慢龍神得罪聞山中有熙菩薩為我懺悔會熙公隨漕使陳公知存遊與國寺主僧亦懼不可測就命菩薩殿主洪辯大師溫最作法懺悔通罄捨衣孟悔過少頃苦方息陳公聞之亦相與歎焉

書生李杲者中山相如異人也昔與右丞王公安中同筆硯其第即修大華嚴寺功德主真熙也代州守王洗自中山召之使子姪從其學政和元年至山與士大夫時復燕樂一日到寺王天民都巡陳去捕盜伏拏乃命先生游梵仙山至東巖祈於龍神祠下少頃二龍出於石間一為金色一為紺青諸公焚香設拜以笏招之金色者緣笏而上脊若有所獻者諸人之意加勤獨先生以杖觸之曰此乃怪蛇異物何足貴哉言未竟有物如神仆先生於地衆咸惶駭俄又擲於巖下高數百尺先生既死其第熙以禮葬之是夕兩電大作雷電晦暝先生之處暴露於外因火之

而崇焉

那羅延洞者在東臺東側洞門向東深二丈於延懸  
隘窄如針許大游禮者至此既不能進往往但以手  
捫探或秉燭照之一穴唯指西北稍向上然深不可  
測時有冷風拂面傳云此洞與金剛窟皆 大聖之  
所宅也宣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有邵武僧失其名  
姓與僧宗新同遊臺山真容院瞻禮真像一日登  
東臺頂會代群趙公康弼與都巡檢薰涼等諸官并  
山門上首僧慈化大師真熙一百餘人俱至求現光  
景已而遊是洞趙公等遍入觀覽唯邵武僧佇立洞  
外其一官戲之曰師何不入入之則無疑矣其僧乃

揖趙公慈化宗新曰玆重玆重遂趨步而進至隘窄處則寒衣偃位而入略無阻礙如行空室舉衆驚愕誼譟不已莫測其由宗新呼之數番香無聲跡既移時不出宗新謂衆曰吾與彼僧同行數旬竟不知其為聖賢也因慟哭暴怨衆亦泣下趙公求其遺物宗祈視之得竹笠一頂烝餅數枚尋有平隘寨官張仲古作詩羨之以呈趙公云南僧遠禮五臺山去入那羅洞不還自古趙公傳佛子今留笠子在人間今詩牌猶在其笠子亦尚存噫始信清涼境界龍蛇混跡凡聖同居不為虛矣

朔州慈勇大師未詳受業名氏其道行傳識遐迩欽

伏天會壬子季復遊臺山與其徒史法師等百餘人  
同宿真容院史亦絕厚人也一日遊大華嚴寺忽於  
寺側見祥雲自東而來五彩畢具又於雲中現文殊  
大聖處齒齒座據後視之上及善財前導于真為御  
波離後從暨龍母五龍王等執珪而朝自餘歲冠博  
帶奇相異服千狀万態而能盡識大聖自瞬手舉衣  
帶搖曳第不聞其聖語迤邐自西而去觀者千餘人  
四眾歡喜歎未曾有當是時也真容院遇迴祿之餘  
始欲興復由斯祥瑞四方擅信輻湊施財施力者唯  
恐後至真容院大殿不日而成切切現土現身非徒  
設也



重雕清涼傳序

白馬東來象教流行於中土玄風始暢或示禪寂以探宗或專神化而表法亦猶水行地中枝分別以雖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切其歸未始不同故唐劉夢得已為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因名山以為莊嚴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宗清涼馬按經言文殊師利宅東北清涼山與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悲以接引群生或現真容以來歸依或法祥光以鍊觀仰千變萬化隨感而應有不可形容擬議者何其異哉昔有沙門慧祥與廷一者皆緇徒化之人泊丞相張公天覺皇華朱公少章皆大臣護法之士異



世相望同心贊翼慮聖跡在遠未彰芳塵經久或熄  
乃廣搜見聞與目所親親編次成秩憲祥始為清涼  
傳二卷迺一復為廣傳三卷張相國朱奉始又為續  
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超俗談玄之流與夫高人達士  
作為詩頌贊偈附名傳末星聯珠貫粲然具錦之文  
流行於世凡九州四海之內雖未身詣靈岳目瞻聖  
跡但覽卷披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  
護之益末易可述偶回祿之搆災竒龍文之俱盡不  
有與者聖功神化歲久弗值東安趙疏以酒官視蜀  
臺山慨然有感於心即日主僧顛捐橐金以助緣僧  
明淨諸其屬曰茲事念之曰久萬化宮之災用刀

有先後今因其請盡出粟印以成其事做工鏤板竟成有白趙因造門囑余為序以冠其首明淨與前提點僧善誦相繼以書為誌僕嘗謂道不在衣傳衣可以授道法不在文披文用以悟法僕既嘉趙侯用意之善而二高僧皆於清涼有大因緣者知非取佛以眩眾故為之書

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豐姚孝錫序 善輝

保定府永寧寺住持宗純 首座宗綸 同助緣

比丘法浩 祖泉 永政 恭亮 善綸 善果 正壽

正清 正欽 福德 正喜 正泰

比丘尼悟喜 覺圓 祖興 祖志 湛訪 智順

性能  
善能

續清涼傳卷上

朝奉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商臺  
商英元祐丁卯二月夢遊五臺山金剛窟平生耳目  
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為開封府推官以  
告同舍林邵材中材中戲曰天覺其師并問乎後五  
月商英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材中曰前夢以驗勉  
矣行焉人生事事預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部十一月  
即詣金剛窟驗所見者皆與夢合會天寒恐冰雪封  
途一宿遂出山明年戊辰夏五臺縣有群盜未獲以  
職事督捕盡室齋戒未遊六月二十七日壬寅至清  
涼山清涼主僧曰此去金閣寺三里注歲崔提舉嘗

於此見南臺金槁圓光商英默念崔何人哉予河人  
哉既抵金閣日將夕山林漠然無寸靄僧正省商來  
謁即三門見之坐未定南臺之側有曰雲絲密如敷  
白氈省竒曰此祥雲也不易得集衆僧禮誦願早見  
光相商英易公裳燃香再拜一拜未起已見金槁及  
金色相輪輪內深紺青色商英猶疑欲落日之射雲  
成色既而暝黑山前霞光三道直起則所疑葢然自  
先矣癸卯至真容院止於清輝閣北臺在左東臺在  
前真對龍山下枕金界溪北浴室之後則文殊所化  
宅也金界之上則羅睺足跡堂也知客誓曰此處亦  
有聖燈舊有赫僧請之飛現欄杆之上商英遂稽首

敬禱酉後龍山見黃金寶階成初北山有大火炬言  
 言聖燈也瞻拜之次又現一燈良久東臺龍山羅猴  
 殿左右各現一燈俗室之後現大光二如掣電金界  
 南溪上現二燈亥後商英俯視溪上持燈者其形人  
 也因念曰豈寺僧遣人設一火炬以見欺邪是特警  
 已寢即遣使王班借職秦愿排門詰問警答曰山有  
 垂虎彼處無人行亦無人君商英疑不能決又覩燈  
 光忽大忽小忽赤忽白忽黃忽碧忽分忽合照耀林  
 木即默省曰此三昧火也俗謂之燈耳乃跪啓曰聖  
 境殊勝非我見聞凡夫識界有所限隔若非人間燈  
 者願至我前如是十請溪上之燈忽如紅日浴海鷺

空而上放大光明漸至閣前其光收斂如大青喙齧  
圓大珠商英遍體森竦若沃冰雪即啓曰疑小已斷  
言已復歸本處光滿溪上秦惠等自徇見之如金色  
身曲屈而上妻擊所見又異於是白領而紫袍者  
螺跡而結跏趺者伏劍者戴魚者老僧曰此金毛飛  
師子及天龍八部也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中現大  
寶燈雲收之後復現大白圓相如明月輪甲辰至東  
臺五色祥雲現有白圓光從地踴起如車輪百施商  
英以偈讚曰雲貼西山日出東一輪明相現雲中修  
行莫道無撈摸只恐修行落斷空相次大風雲霧奔  
萃如欲傾崖裂壑主臺僧曰巡檢下兵直持肉浣羹

不可禁頭來日屏去七月乙巳謝巡檢兵甲沈弊于  
北臺晚体于中臺大風不心四山昏晦警等失色臺  
側有古佛殿商英令掃灑携家爲祈禮所與復者警  
臺在二人指使蒼頭虞侯二人茶酒二人北陟數步  
中臺之頂已有祥雲五色紛郁俄而西北隅開即布  
碧琉璃世界現万菩薩隊仗寶樓寶殿寶山寶林寶  
幢寶蓋寶臺寶座天王羅漢師子香爲森羅布護不  
可名狀又於真容殿上見紫芝寶蓋曲柄悠揚文殊  
師利菩薩騎師子復有七八尊者非降遊戲左右俯  
仰臺主戲曰本臺行者十九年未嘗見一光相相顧  
假福力呼而視之既呼行者則從兵潛有隨至竊窺

者矣日漸暝北臺山畔有紅炬起商英問秦意此處  
有何人燒火意以問警警以問臺主臺主曰彼頑崖  
巨石且大風鼓山何火何停必聖燈也瞻禮之次又  
現今燈二隔谷現銀燈一如爛銀色適會沿邊安撫  
郭宗顏遣人馳東來商英指燈視之曰汝見否曰見  
曰為我謝安撫方瞻禮聖燈大風不可秉燭未交荅  
秉於是再拜敬請願現我前先西後東一一如請末  
後西下一燈於紺碧輪中放大光明而來東西二燈  
一時俱至自北臺至中臺十里指顧之間在百步內  
遠則光芒近則收攝猶如白玉珠大寶椀內貯火珠  
明潤一色拜起之際復歸本所于時臺上之人生希



有想慙慙再請連珠復至夜漏捋人寒凍徹骨拜辭  
下山東燈即沒二燈漸暗商英曰業已奉辭瞻仰之  
心何時暫釋發是悟已於一紺輪中三燈齊現如東  
方心宿紺輪之外紅焰滿山是夕大風達丙午昏霾  
亦然商英抗聲曰昨夜中臺所見殊朦如此今日當  
往西臺菩薩豈遠哉行至香山則慶雲已罩臺頂  
沉幣已所見如初心無琉璃世界耳遂遊玉華寺與  
壽寧寺還真容院郭宗顏及代州通判吳君僑五臺  
知縣張之才都巡檢使劉進保甲司勾當公事陳章  
各以職事來集商英以所見告之雖人人稱歎不已  
揆其聞而知之亦若商英曰鄉之傳聞也是夕清輝

閣前再見金燈如至之初遣人白郭昊等五人同觀浴室後之松上忽現群燈如連珠諸君各拈額再拜項之光隱衆散羅猴駁側現大白光如流星准浴室後之松林白氣朦朧過夜分乃息丁未郭昊案東寮張之才還比天色亦大昏霾商英與陳聿及與吾監鎮營齋院登梵仙山曹諤曰詐夕聞金燈見竊於公字後見之聿問曰君所見處所安在諤曰在空中聿不顧曰聖哉聖哉聿自高而視之若在溪上君自下而視若在空中商英自以累日所求無不響應因大言曰為二君請五色祥雲即起更衣再拜默禱俄而西南隅天色鮮廓慶雲綢繆紫氣盤繞商英曰紫氣

之下必有聖賢請二君虔肅當見靈迹良久宮殿樓閣諸菩薩衆化現出沒商英又啓言顛現隊仗使人者十見言說歟然布列二君但嗟嘆而已既暮欲去駒視之際失其所在二君曰聖哉聖哉若儼雲氣而現者當隱隱沉滅豈遽然無蹤也哉其夕復止清禪閣念言翌日且出山寶燈其為我復現抽扃啓扉則金界南溪上已現大炬浴室後三燈東西相貫於於松稍合為一燈光明照耀苒苒由東麓而南行泊於林盡溪磧之上放大白光非雲非霧良久光中現兩寶燈一燈南飛與金界溪上四燈會集而羅睺足迹殿及龍山之側兩燈一特同見商英即發顛言我

若於過去世是文殊師利眷屬者願益見希奇之相  
言訖兩燈揮躍交舞數匝商英觀是事已發大誓願  
期盡此形學無違佛法所有邪淫殺生妄語倒見及  
諸惡念永滅不生一念若差願在在處處菩薩鑒護  
於是南北兩燈黃光白焰前昂後驛騰空至前爾時  
中夜各復本處是日也商英先至羅睺足跡殿見其  
屋宇摧弊念欲它日完之其夜足跡殿所見燈尤異  
即以錢三万付僧心奇修建戊申至佛光寺主僧紹  
公曰此解脫禪師道場也碑與龕存因闕碑中所載  
解脫自解脫文殊自文殊之語喟然歎曰真丈夫哉  
以偈贊曰聖九路上絕纖痕解脫文殊各自論東土

西天無着處佛光山下一龕存日已夕寺前慶雲見  
紫潤成藥問全曰此寺頗有靈迹否何因何緣現此  
瑞氣全曰聞皇祐中曾有聖燈商英曰審有之必如  
我請問其方曰南嶺昏夜敬請嶺中果見銀燈一巖  
崦見金燈二且比之真容院所見少差甘已酉至紀  
廢岳未至之十里自臺有白氣一道直貫岳頭岳前  
見文殊騎師子既至岳則天色晦昧殊失所望有代  
州圓果院僧繼括結廬於山之陽闌大藏經不下山  
三年矣即詣其廬問以吾山之夕頗有見否括曰三  
年前岳上門闌有褐衣黃衣紫衣僧三人倚門而立  
久之復閉又崖間有聖燈括閉而未之見也括乃曰

天色若此豈貪道住庵無狀致公空未空去乎雖然  
願得一篇以耀品穴遂拂壁寫一偈去閱盡龍官五  
百函三年不下秘焚品須知別有安身處脫却如來  
鶻鼻衫寫偈已出庵坐見品口有金色祥雲光彩奪  
目菩薩乘青毛師子入於雲間商英曰今夕大有勝  
事必不空來也品崖百仞嵯峨壁立率妻孥東向空  
星再拜敬請逡巡兩金燈現於赤崖間呼主僧用而  
視之夜漏初下從兵未寢聞拿家歡呼人人背仰首  
見之誼譁盈庭九七現而隱處請累刻崖面如漆用  
曰聖境獨為公現豈與吏卒共邪幸少需之人空局  
未白曰左右睡矣可再請也商英更衣俯伏愛於初

請忽於崖左見寺身白光菩薩立於光中如是三現  
商英得未曾有即發大誓願如前又唱言曰我若於  
往昔真是菩薩中眷屬者更乞現殊異之相言訖兩  
大金燈照耀崖古商英又唱曰若菩薩以像季之法  
付囑商英護持者願愈更示現言訖放兩道光如閃  
電一大金燈耀於崖前流至松杪於是十寺主僧反  
其徒衆確請曰謹按華嚴經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  
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已住現有菩薩名文殊  
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為說法即我  
山中衆聖遊至不知過去幾千劫矣自漢明帝後魏  
北齊隋唐至千五代已前歷朝興建有侈無陋我大

宗皇帝既平劉氏即下有司蠲放臺山寺院租稅殿  
後西朝亦罔不先志之永此因邊倖議括曠土故我  
聖境山林為土丘所有開畬斬伐發露龍神之窟宅  
我寺寺宇十殘八九僧衆乞匄散之四方則我師文  
殊之教不久磨滅今公於我師有大因緣見是希有  
之相公當為文若記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之人以承  
菩薩所以付囑之意商英曰謹謝大衆艱哉言乎人  
之所以為人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香舌之  
於味體之於觸意之於法不出是六者而已今乃師  
之書曰色而非色也聲而非聲也香而非香也味而  
非味也觸而非觸也法而非法也雖絕吾世間所謂



見聞覺知則終身周旋不出乎人聞世者不以為效  
則悔矣且無止欲自信而已安能信之天下及後世  
邪已而郭宗顏吳君備以書來言曰假公之力獲親  
盛事自昔傳聞而未之見今皆驗矣宜有紀述以信  
後人商英三思曰以聖語凡以寐語喧以熟語倉以  
智語愚以真語妄以通語塞以明語暗以洪語纖以  
畛域不相知分劑不相及辭之阿脩羅王手撼須弥  
山而螻蟻不能拿一芥迦樓羅王七日遍四天下而  
麒麟不能飛尋丈商英非不願言懼言之無益也或  
曰若嘗知唐之釋法照乎大曆中入化竹林寺慮生  
疑詢不敢妄傳忽見一神僧曰汝所見者臺山境界

何不實記普示衆生作大利益今君欲避疑倘乎作  
利益乎傳百而信一則傳十而信實傳萬而信百矣  
百人信之一人行之猶足以破邪宗扶正法況百人  
能行之乎尚英曰善哉喻乎吾一語涉妄百千億劫  
淪於惡趣謹書之以附清涼傳後又述

清涼山賦并詩附之卷末云莫綠疏用

夫清涼山者大唐東北燕趙而南山名紫府地號清  
涼乃菩薩修行之地是龍神久住之鄉各觀五頂如  
銀夏觀千峰似錦窠文殊之窟宅號衆聖之園林鐘  
磬響碧嶂之間樓臺鎖白雲之內常入遊禮解脫忘  
軀禪客登臨群魔頓息此乃不離聖境有十二區之

大寺乃號百處之名藍時逢春夏亂花攢就極樂天  
宮每遇秋各松影排成堯率內院八池霧罩九洞雲  
透瑞草靈苗惆悵吉祥奴理難窮文殊現老相之中  
羅睺化嬰孩之內開僧貧道多歲五百龍王病患殘  
死每隱十千菩薩歌樓茶店恒轉回諦以輪酒肆屠  
沽普現色身三昧飛蠅蠖蟻皆談解脫之門走歎熊  
羆盡演無生之法今觀諸衣遊禮送迎友朋若到清  
涼境內莫生容易之心此乃識則不見見則不識龍  
純混雜凡聖同居者矣

東臺

迢迢雲水淡峰巒漸覺天低宇宙寬東北分明觀大  
海西商咫尺望長安圓光化現球千顆儻日初昇火

一團風雨每從巖下起，  
那羅洞裏有龍潛。  
南臺

迢迢策杖上蘭臺，  
北望清涼眼豁開。  
一片煙霞籠紫府，  
萬竿松徑鎖蒼苔。  
人遊靈境涉溪去，  
我訪真容踏頂來。  
前後三二知者少，  
衲僧到此甚徘徊。  
西臺

寶臺高峻足穹蒼，  
獅子遺蹤八水傍。  
五色雲中遊上界，  
九重天外看西方。  
三時雨洒龍宮冷，  
一夜風飄月桂香。  
土石尚能消罪障，  
何勞菩薩放神光。  
北臺

北臺高峻碧崔嵬，  
多少遊人到便迴。  
怕見目前生地獄，  
愁聞耳畔發風雷。  
七星每夜雷峰頂，  
六出長年雪澗盃。  
若遇黑龍靈燥者，  
人間心念自然灰。  
中臺

中臺岌岌寂堪觀，  
四面林峰擁翠巖。  
萬壑松聲心地

謂數條山色骨毛寒重重燕水東南闊漠漠黃沙西  
北寬總信文殊歸向者大家高步白雲端 總詩  
五頂巉巖接太虛就中偏穩我師居毒龍池畔雲生  
慄猛虎出前客路踈冰雪滿山銀點綴香花徧地錦  
鋪舒展開座具長三尺方占山河五百餘

右題古并淨明塔律詩一首

月滿汾川寶鐸寒誰來此地葬金棺育王得道行室  
系尊者飛光出指端天上凝雲常覆定人間劫火漫  
燒殘三千世界無留跡聊向閻浮示涅槃  
續清涼傳卷上

此在尼淨善 善圓 德玉 善聰 善喜 真泰 張紫

續清涼傳下

傳既成遣人以錦囊盛一本齋疏一通以八月二十  
八日至真容院文殊前表明疏文曰近者親詣臺山  
獲瞻聖像慈悲赴感殊勝現前慶雲紛郁於虛空寶  
相熒煌於岳谷阿僧祇之隊伍不可說之聖賢大風  
昏霾愈彰瑞相赤壁峭絕更示真身商英直以見聞  
述成記傳庶流通於沙界或誘掖於信心使知我清  
涼寶山眷屬万人之常在金色世界天龍八部之同  
居和梵宇以贊明莫導師之證察僧正省奇集僧疑  
今十餘人讀疏訖菩薩熾由忽現金燈四十餘徧商  
要思有以歸奉者即自剷泥像以十一月出接民兵

八日齋像於菩薩前發願其文曰一切處金色世界  
真智所以無方東北方清涼寶山幻綠所以有在無  
方則一塵不立有在則三界同瞻我是以投體歸依  
兩淚悲仰伏念商英昔在普光殿內或終大覺滅東  
一念差殊四生流浪出沒於三十剎土纏綿於十二  
根塵以往善因值今勝事荷剎那之方便開無惑之  
光明掃俗垢之已深恐慢幢之猶在託之土偶非此  
願輪三界空而我性亦空孰真孰妄十方幻而我形  
亦幻何異何同伏願菩薩攝入悲宮接歸智殿起信  
足於妙峰山頂寶階河於阿耨池中華終分段之身  
更顯希奇之作讀之說殿內現金燈三其日大雪雪

止之後五色祥雲遍空其夕清輝閣前羅聯殿左右  
現金燈十四黃嶽嶺上現大白光三翌日五色雲自  
辰及申盤繞不散至夜雪作商英祝曰昨日銀燈光  
漸微細與六七月所見不侔豈商英黑業所招抑聖  
賢變化亦有春夏秋冬之異常聞諸佛諸大菩薩身  
光幣映魔宮猶如聚星若隨時小大則一大藏教乃  
是虛言於是閣前雪中現向所見大金光三商英即  
踊躍拜辭曰大雪現燈非所求也命開菩薩殿取續  
書所見於後既開殿愛慕不能自已又祝曰待罪本  
路儻未罷去明年五六月乃可再來願更一瞻光相  
願願而去良久於閣前再見大金光四閏年夏六月



以并亢旱詣山祈求雨澤因安奉羅睺菩薩聖像乙巳平旦至中天閣東南林麓忽變金色有青赤光直起鮮明奪目移時乃隱日昃登涼山有五色異氣為菩薩騎獅子之像丙午至真院具威儀迎所安羅睺像比及寺門而報者曰殿中燈且現矣既謁菩薩瞻仰之次頂上寶蓋忽尔明朗主殿僧曰此殿幡蓋無數掩蔽稠密而頂蓋最高隱莫能辨今爛若此未之有也是夕東臺泊羅睺殿左右現十餘大金燈往來上下或移時或移刻或良久丁未詣菩薩前白言華嚴經中世尊八變放光表此光若是法性本有無相之光視之不見則商英曰擬若足諸佛果德

圓滿之光使人可見則願爲示現於是頂上寶蓋忽然通明孔隙流光迸射四出已而襟領間如意間各於寶光燦燦閃動又於殿前金蓮花葉燈焰交輝開合無數是時遠近僧俗千數雲集呼而視之歡呼震動繼以悲淚各各歎言無始以來罪戾深重請從今日改往修來戊申詣中臺日將暝西山青黯忽有異氣橫跨北臺山如爛銀刻劃長十丈衆呵曰銀槁現商英曰非也此始白銀階道聖賢所遊躡者也俄而現寶燈一分而爲二時有遊僧十數人已歸臺屋止宿呼而視之衆僧叩頭念佛商英曰此處當有三燈各各諦觀良久三燈齊現商英取續傳示之曰吾去

手所書如東方心宿豈妄語邪已酉太原僉判錢景  
山及經畧司管勾機宜文字邵堦來會於東臺而商  
英已還真容院即遣人招二君還二君曰適已於東  
臺見圓光攝身光矣但未見聖燈也是夕遂與二君  
析燈而觀焉庚戌宿佛光寺祥雲異氣繽紛無數辛  
亥往秘廋岫未至岫之三里直光現既至岫而廬舍  
那佛面門放光照耀滿殿初夜於層崖間現大金燈  
五壬子出岫於空中現金橋一此橋不依山谷不依  
雲氣不假日光亘空黃潤如真金色嗚呼當處出生  
當處入滅非大幻善巧方便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行  
也既以旱許雨在山三禱三應但須臾即霽癸丑還

至代州大雨弥日將橋之苗變爲豐歲商英即以其  
事奏聞其畧曰臣迹以本路亢旱躬詣五臺山文殊  
像前及五龍池祈求雨澤晝夜所接靈光寶焰殊形  
異相赫奕顯耀莫可名狀是時四方僧俗千餘人同  
共瞻觀歡呼之聲震動山谷已而時雨大降弥覆數  
州臣之始往草木萎悴農夫愁嘆及其歸也木麻蒼  
菽青綠生動村落謳歌指俟天稔此蓋朝廷有遺衆  
聖岳佑有司推行詔條布之於名山異境其應如響  
勘會五臺山十寺舊管四十二庄太宗皇帝平晉之  
後悉蠲租賦以示崇奉比因邊臣謬昧朝廷其地爲  
山荒遂標奪其良田三百餘頃招置弓箭手一百餘

戶因此逐寺詞訟不息僧徒分散寺宇隳摧臣累見狀乞給還終未蒙省察臣竊以六合之外蓋有不可致語之事彼化人者豈規以土田得失爲成與虧但昔人施之爲福田後人取之養鄉兵於理疑若未安欲乞下本路勘會如臣所見所陳別無不實即乞檢會累奏早賜施行雖然如是彼大士以十方三界爲一毘盧遮那座體而商英區區以數百頃田澆之其志趣狹劣不亦悲乎

附錄 續傳既行信而遊者發於誠心靡不感應四年二月奉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劉友端於羅睺殿前雪中祈見金燈一分而爲三躍而上者一五

月末轉運司勾當公事傅君俞於中臺祈見圓光五  
攝身光一清輝閣前雨中飛金燈一經略司准備差  
遣潘璟於清輝閣前松林中祈見白光三道直起万  
菩薩隊仗羅列金色師子遊藏奮迅金殿一圓光三  
圓光中現佛頭如地踊狀一菩薩騎師子一白衣觀  
音一金橋三銀燈一而往來者八金燈三而明德者  
十五璟自以三世奉羅漢一生以醫術濟人而未覩  
羅漢藥王相狀默有所禱行至金閣空中現大金缸  
一上有羅漢數百行者立者禮拜者又行至藏頭見  
白雲西來藥王菩薩立於雲端方冠大袖皂條皂屨  
凡璟之所見獨多且異不可具紀六月末僧溫約自

京乘旋金襴袈裟及齋內中香來監鎮曹謂晨至言  
禳殿烙香之際殿前長明燈上忽吐大金光如車輪  
飛照殿中經畧司勾當公事李毅待其母親及陽曲  
縣尉江法之母王氏遊祈見圓光攝身光直入金燈  
毅以書來言曰今日乃知續傳非虛也資政殿學士  
知河南府李清臣聞之曰文殊與釋迦文異名一體  
雖已爲古佛其實壽蔽天地示跡垂化尚爾老婆心  
籠圖閩學士本路經畧安撫使曾布曰布昔移師廣  
東遊廬山天池登文殊臺大風振林木昏霾咫尺不  
辨道路燈燭火炬俱滅而下視莽蒼中金燈四出或  
遠或近或大或小或隱或現會夜分疲寢所見蓋有

未盡者然大風所不能摧者靈所不能掩非大光明  
無量神力不可思議其孰能若是乎顧言之難信不  
敢紀以示人及觀天覺續清涼傳則布之聞見未足  
恠也或謂商英曰若道彼旬大力神鬼山精木魅皆  
能爲光爲恠子何信之爲耶答曰爾所謂光恠或道  
果垂或見試之或正法將勝出而障之今吾與諸人  
目視決未有以致光恠者夫何疑哉

元祐庚午璿守祁陽時提刑張公行部過郡以所續  
五臺清涼傳記出示於璿乃張公前領憲河東日記  
五臺山文殊菩薩化現之事殊勝奇異寔耳所未聞  
目所未覩璿閱之再三恨未得其便以瞻禮聖境然



渠渠憊倦之心未志於寤寐也一夢高塔前數輩亦僧  
拜禮傳呼菩薩出現羣亦從而瞻望久之既覺則以  
謂精神思慮所致默且記識是歲五月忽誤是就發  
副緘之任偶僚友相告曰夏暑長途可畏白雲白樹  
底湧出直上者奇曰此祥雲也暎山如銀屏壁立不  
動須臾見圓光四最後現攝身光一環如井輪五色  
與爛無可比擬者不做雲氣不假日光見放盤石之  
上相去目前無數尺之地自見己身背影於光相之  
內移刻方散僧衆咸相謂曰見圓光於雲中蓋獲證  
禮若盤石之上只尺之間從來未之見也共觀者百  
餘衆莫不叩頭作禮起敬信心讚歎其至誠感應如

此少頃雲散霧合繼之微雨遂與衆下臺遍以之官  
異日出山壠以自信之薦不復語諸人以壠今日所  
觀光相信乎昔日張公所見聖像殊勝實光實皎豈  
妄說哉壠遂作書以告其事於我公公答書云先自  
得公書欲遊臺山出於至誠必知有所見始知古人  
無量劫修行因果不昧豈可與龔俗道也續傳後可  
序述而所見并詩於後不以誇人要與天下人生信  
心此受佛記蒞之意也壠故書之後之覽者以予言  
是耶非耶噫待信者而後信之予言固無妄矣

補系云諸佛出世乃垂相化感十方菩薩與悲施  
神變音攝萬類悲心太切捨願弘深凡聖同居能

蛇混住其瑞應以無窮故筆古而何能盡矧復室  
山開皇迄前唐宋已後殆於今時先賢後聖士夫  
高流莫不遊覽觀斯勝境慨興心竊以集傳記  
篇賦詩讚頌極不可勝數今提督本山番漢一代  
寺院、勅賜廣緣寺僧綱司僧綱道海開張披閱  
傳記前後中間內失四板有缺頭尾仍及全篇謹  
命華嚴寺住山祥公瑞雲 茅博覽時古傳記  
內檢討原文為帙拾遺注釋於續傳內特命雲  
居僧圖敷筆受幸清涼襴拂雲寺住山大方助資  
命工刊梓流行庶不失添神功瑞應之云耳

奉議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措置會計河東路財用

錢蓋一心歸命敬白

大慈大悲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伏念蓋幸生  
人世忻遇好時得男子身六根完具偶緣世賞獲齒  
仕途愧無補於事照徒自盈於過惡而况經無量劫  
造罪等恒河沙自非夙荷於覺慈豈免永沉於異趣  
用是久虔一念願至五峯潔雪其心懺揚其咎今者  
幸緣將命恭叩 靈場瞻

萬德之容儀觀 千種之光相豈惟見所未嘗見實  
亦聞所未嘗聞退顧冥頑真為榮遇既神慶懺謹稽  
首拜手而說偈言

稽首文殊師

昔爲七佛裨

嘗發大悲願

廣度諸有情

念彼東北方

是爲清涼境

龍神五百俱

眷屬萬菩薩

設化於此土

示現無量光

聞者嘆希有

何況目所見

我於曩劫中

曾種種供養

今復得親近

瞻覩異於常

念無始劫來

有塵沙數罪

一獲光明相

釋然盡消滅

又念諸衆生

與我同體性

衆此勝妙力

離苦愁解脫

我今永歸依

敬禮發弘誓

願盡未來際

常居佛會中

一聞微妙音

即證無上道

十方虛空界

一切諸有情

盡願同我心

速悟無生忍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八日拜讚

遊臺錄附之於右云

建中靖國元年吳興錢蓋將命河東六月自鴈門  
趨定襄三日經臺山真容院時樂安任良弼太原王  
直方偕行是夕禱於瑞應軒有銀燈現北臺之西次  
日供養真容及諸聖像巳午後現菩薩大真相於白  
雲之端乘從悉備又覩金色世界輝耀遠迤是夕復  
現金燈大如盤盃在軒前松林之杪五日先登東臺  
申後現五色祥雲如寶陀羅山狀徐現白直光三其  
高亘天紅碧直光二橫徹數里圍光二其一如方出  
之日又現金燈十餘其一如蠟炬有光甚明六日遊  
北臺至中臺烈日無雲未後亦禱先現五色祥雲無

數其間有七寶樹及寶座芝草之狀前有人設拜者  
冠帶皆具已而白雲起於真容院之上及諸山間遂  
東方現圓光及金橋三道平而欄柱皆足橋之上現  
菩薩隊仗又於雲中間現華嚴境界金碧寶塔彩錯  
煥爛并現踞地白金師子耳目形儀如生因祈光相  
附近以表信心遂於巖下現圓光或大或小無數徐  
合而爲一凡三重五色八暈中有菩薩乘師子像又  
現圓直金光抵暮方罷七日早拜請攝身光相即現  
於中臺之西凡六七別現通身光二及五色圓光五  
七十數繼而彩雲起於谷口直上徧覆而臺久且不  
散復於雲中現金橋及巖下現數大圓光過近衆人

上有焰光四出者凡種種奇行既異於常又累日晴  
霽無雨合道場衆歡喜踊躍歎未之聞見也然此姑  
紀其大槩餘纖悉未易敷述先是朔日離鴈門方及  
中途已有五色直光現於臺山之北乃兆茲日靈跡  
既還真容院陳供餽僧信禮敬謝而去

題五臺真容院

漢陽李

師聖

述

梵書五頂清涼府冬氷夏雪一熱炎暑茲來七月愁盡  
寒何況蕭蕭秋作兩信無殘日者亦無寒迥然天界精  
神聚真容古基驚峰寺高山之麓雄今古西方樓觀  
縹緲間燦然金碧蓮華宇懸崖峻嶺架大木神物所  
持憑險阻金瑤垂空殿簷響森森鐵鳳相友舞憶昔



文殊出大宅金剛寶窟通西土牽牛老人飲玉泉二  
子一大為貧女變化無方饒益情如是西天七佛祖  
重聞清涼之境界無窮陳迹書妙語我有誠心願出  
群瑞應神奇目親觀須臾光相現咫尺玉洞金燈明  
可數松杉搖空山谷中夜寂太陰隱龍虎丹樓碧閣  
香接前敬畏生心誰敢侮從來昏迷如夢迴前三後  
三慎莫取我今不作前後想香煙稽首清涼去

崇寧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焚香拜讚

臺山瑞應記

江東

朱弁

撰

諸佛菩薩與大阿羅漢悲憫一切有情常出光景以  
導迷起信攝服同異凡山地勝所示現境界有趾斯

至有目斯覩以是因緣故握符御極宅中圖本者往  
往布慈雲以覆之揭慧日以烜之霈法雨以濡之而  
不忘囑累之重如天台五臺比州郡別置僧官使董  
正其徒而莊嚴宮殿蓋螺髻寶輪威神所宅不可不  
肅也鴈門史君折侯彥文下車未逾時以赤子弄兵  
澗谷衣綉持斧迹補至臺下與邑之令粒奉香火作  
禮於後觀座前五香之煙徧滿空際崒兮直上倏然  
改容非人四顧目不得瞬無小無大各有所見爲五  
色雲者七爲白雲者六爲黑雲者一爲金橋者三爲  
圓光者五五色雲有戴白雲爲冠而其中有洞者有  
如圓光者有如日暈五色六七重者有如孤石蒼黑

圓而聳出者有如仙花之敷紛者有如仙花而現菩薩像於其上者白雲中亦有菩薩端嚴相者有奮迅如文殊所乘者有天橋如龍之上飛者有橫光青紅黃綠而相間者有如玉石為佛冠者黑雲中有獨現獅子者金橋有如鯨鯢負大者有如蟬螻而中斷者有重疊如魚鱗相次者圓光有三連環者有現金網而光耀奪人目者史君圖其事而謂予曰此吾與衆人所可見者也若其他變態恐百工所不能伏者吾亦不能言也予其爲我記之予曰曼珠室利住此山中誘接群迷示此方便史君曰何其開示豈無所因哉昔世尊在舍衛國舉身放光其光金色繞祇陀園周徧

七匝照須達舍猶如皎雲亦作金色須達者佛之大  
檀越也光明所燭先至其舍蓋以導迷起信攝服同  
異也山之上首僧明崇善謂我侯家世奉佛自高曾  
來尤於茲山開大施門刻曼殊室利今所示現亦猶  
世尊之於須達也可不記乎予聞無盡居士在元祐  
中嘗遊此山矣作清涼侍神化變異與身所親觀者  
靡不具載而味禪悅者或有為病予謂無盡平生運  
佛菩薩慈以濟世拯物清涼之述所以化導未悟亦  
為衆人設耳以是身心無適不可故於時為元首則  
黎民所宗仰於法為外護則釋子所依賴史君能不  
墜世芥以無盡之心為心用報曼殊室利所以開示

之意乃予素所期也亦予之樂書也始予欲為史君  
記其事而未果也而油幕諸公宛轉道史君之懇既  
不可辭又嘗見其上首曰明崇者言當是時我與僧  
正精惠大德麟府總制折可直暨寺衆實從史君所  
共覩也茲事不誣於是乎書皇統辛酉六月辛巳日  
後序 紫府真容院 松溪老人 文琬 述

伏聞大聖度生應迹無方所現之處無非利益雖不  
局於形教使歸心有在唯心一方故我文殊大士妙  
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化之城動用於一區之  
中示居因位果徹因源不捨悲心恒居紫府三千界  
內有清涼之一名萬億國中無文殊之二躡淨居梵

世服道而傾心花藏發天飡風而合掌是以統十千  
之聖衆伏五百之毒龍金燈夜燦燦煌於碧幢之前  
瑞氣曉迴閃灼而翠峯之上奇葩天墜豈局之於春  
秋明月泉生寧分之於晦朔自斯歷代王臣敬禮積  
著弥繁傳照百燈相繼不絕胡可勝言昔宋朝丞相  
無盡居士天覺夢遊世府既至無殊見不思議之境  
界觀無窮數之神光具奏帝聞重加修葺產土  
田倍加先帝山門榮耀繙侶汪洋自此洪壺巨壑  
峭壁荒谿古之伽藍無不周備可謂名高百代道光  
千載朝臣奉信竟趨齋方續傳流通至今無替迄於  
逝金猶存松風靈跡詩頌歌詞清涼等傳十有餘本

近因兵革屢遭火廢隳蕩無遺幸於河西僧法幢處  
得清涼傳一部余抄錄編集校勘無差訪諸有緣刻  
板流行本山僧義祥者英俊博學崇賢好古愆余哀  
懇壑自衣孟并誘信士命工鏤板不日而成祝余曰  
山門老宿知事多矣序述來由續之傳後余先勸請  
今既工畢事不獲已聊述六耳 以此洪因 祝嚴  
皇帝萬歲臣宰千秋內宮天眷福樂遐昌功緣施主  
增添壽筭法界有情同登覺岸

洪武廿七年六月十有九日余與四眾百千餘人  
遊臺山禮文殊化境所觀光相聖燈千變万態靈  
異巨測乃踊躍無量喜不自勝真所謂曠劫塵勞

一時頓盡矣遊覽之間偶遇寶峯金禪者亦淳厚人也就於清涼古剎罄捨衣資接納遊禮縑素三載如初四事之需無所乏實法門中苦行興福僧也余甚佳之一日炷香在禮曰此山乃

大聖所居師幸特來瞻禮可謂千載之難逢也自古遊觀之士率多王臣貴公碩德大儒咸有詩偈發揮聖迹請師一言讚詠必在境及策發余懷不亦可乎余曰大聖境界以真空為口須彌為舌尚不能讚其萬分之一况大聖不思議境界智識豈能到乎辭不獲已遂書拙句以塞其請去

上人觀禮曼外叟親聞震地全毛乳宵次孤鼓悉蕩



絕日午而南看北斗五峰森迭侵天長府視衆刹如  
鋪張大地山河住金色樹林池沼騰輝光寶劔倚天  
寒聖凡情盡掃五百賢聖僧堂下誰煩惱靠倒糶迦  
老子教翻居士淨名釋迦分疎不下居士欽氣吞聲  
殺活縱擒出思議逆行順化超常情刀山與娑舍堂  
談四諦輪耳根塞却方真聞大智洞明非外得屠沽  
負販皆玄門道人擬欲重相見翻身撥倒光明殿頂  
門眼正沒機猜物頭全體現從此徧遊諸佛刹於諸  
佛所聞妙法一一三昧得捻持利他自利原無乏

崇善住山鴈門野衲子菴

徹

書于

臺山清涼石上

大明天順六年正月初一日

京都大興隆寺提點僉廣徒弟慧

徒孫善實發心募緣

率眾重刊釋迦賦 帝王崇教事跡成道記補

陀傳清涼傳合部印施以此殊勲上祝 當今

皇帝聖喜部萬安 天威震遠 萬國咸賓

帝基永固 慧命無窮 慈雲無際有識歸心

菩薩盛化 賢聖欽崇人天讚仰早證菩提 更

皇太子殿下 膺箕千秋文武官僚增延福壽照綠信

士福慧莊嚴隨喜檀那均霑利樂普令法界衆

生同入文殊化境者矣

王斌 張淵

護法韋馱尊天菩薩 殷覺禪 張晉亮 張出

音釋

上卷

竦息拱

搆古石

玃昌終

音德

義

肢音

鸞切

冥莫

晉音

水許

颯蘇

東古

貯只

羅切

義

備慶

聿切

誦超

綱音

心切

歛計

胸音

翌與

高古

苜音

積一

鞞切

喟丘

掩音

孛音

杪七

確音

俊尺

倅七

觀古

珍音

抽音

悵異

蒙音

蠟莫

熊胡

爲音

穹切

下卷

齋音

掖亦

作音

朕徒

燁亦

黜感

撫許

菱於

粹春

蔞音

叔音

澆七

環音

履適

殺魚

法軍

璫古

慙巨

綏息

靖音

七切

侮冬

烜泥

俊思

貌五

碎音

暈音

鯨京

鯢音

對音

了子

慕音

葩音

葺七

聰音

慶精

素音

覈音

倘他

音

北丘

本淨

行玉

慧轉

慧寧

悟空

張祥

張覺

善音

刘福

得仁

石張

芳王

得玉

林仁

政仁

玉張

林善

釋迦佛賦

慧存

悟性

侯晉

大

唐

太

原

王

勃

撰

原夫佛者覺也神而化之脩六年而得道統三界以稱師帝釋梵王尚猶皈啟者聃宣父寧不參隨昔如來下覺宰天生中印土降神而大地搖動應跡而講天擁護九龍吐水滿身而花落紛紛七寶祥云舉足而連生步步蓋以玉輦呈瑞金輪啓圖息雷九有行洽三無寶殿之龍顏大悅春闈之鳳德何虞方知灌頂之靈心與王後嗣必為萬類之化主作帝中樞豈不知海量無邊天情極廣獻六宮珠翠之色惡千妃絲竹之響雪山深處全拋有漏之身心海月圓時瑱

悟無為之法相莫不魔軍振動法界奔驚覺間浮之  
日出觀優鉢之華生十方調御皆來圓光自在六趣  
含靈盡書金色分明暨乎萬法歸空雙林告滅演摩  
訶般若之教亦阿耨多羅之訣普光殿裏會十地之  
華嚴耆闍山中授三乘之記別是知靈覺無盡神理  
莫聞芥子內三千之國藕絲數百萬之兵目容修廣  
於青蓮寒生定水毫相分明於皓月照破迷雲群機  
而不覩靈蹤萬世而空留聖迹嗟

釋迦之來法將盡仰慈氏之何日調伏我今回向菩  
提一心歸命圓寂

釋迦宗譜并歷代帝王崇尚事迹附之於在令其

覽者知佛之宗裔亦有弘敬言發焉 廬門釋性備集

乘敬王三子世

炬面太子

瞿盧王

露飯王

甘露在露佛

須弥王二世

金色太子

白飯王

跋提尊者

劫初置世大金輪王二世

長壽太子

俱盧王

調達尊者

茅草王二世

象衆太子

斛飯王

摩訶男紹位

甘蔗王二世

危拘羅王子

師子王子

淨飯王

悉達太子

劫初之時有金輪王名大須弥代代相承至淨飯國

王誕生太子名曰悉達不紹國位出家成佛為娑婆  
教主度大千衆生所有正法眼藏西傳二十八代東  
傳三十世自後未抄錄一禪燈錄中備載其事

如來因中見底沙佛端嚴無比說偈贊曰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  
見一切無有如佛者

帝王崇敬

大隋高祖開皇元年三月詔於五岳之下各置僧寺  
一所註二年沙門曇延見勸帝興復佛法乃下詔  
曰周朝廢寺咸與修營境內之人任聽出家仍令計  
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間佛經多於云藝之籍通鑑  
二年詔以京城形勝之地安置伽藍有僧行處皆許

立寺

正

四年帝勅律師靈藏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

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僧至

數萬帝大悅曰律師化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意則

一也也五年勅曰佛以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尊受

佛付囑自今以後每月常請二七僧於太興善寺讀

一切經文

釋

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大隋皇帝佛弟子

楊堅敬白十方三寶周代紀常侮滅駘跡塔寺毀廢

經像淪亡茲愚者無以導昏迷智者無以尋聖靈朕

往籍三寶因緣今膺昌運作民父母愚拯黎元其廢

像遣經悉令雕撰周室毀像殘經慢僧破寺如此重

罪悉為懺悔錄仁壽元年六月初帝徵時遇梵僧以



舍利一裹投之曰檀越他日為普天慈父此太覺遺  
璽與汝供養及帝即位嘗與法師曇遷置舍利掌中  
數之或多或少不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  
所測帝始注七宝箱勅之至是忽憶其事於是以岐  
雍秦華嵩衡等三十州各建舍利塔詔曰仰惟王覺  
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梁庶品皈依三寶重興聖教  
思與四海共修福業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其以沙門  
三十人諳解法相堪宣導者各請侍者二人散官一  
員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送舍利三十州建塔期以  
十月十五日午時同入塔後三十州表奏皆有瑞應  
二年正月復勅秦陝恒杭等五十三州建塔期以四

月八日午時同入塔並如前式各有感驗

明集上邵記

帝在

位二十四年造寺建塔寫藏經造金銀檀佛像度僧

設會不可稱計

釋教

賜帝開皇元年為晉王總鎮揚

州時天台顛禪師慧錫廬山十一年王迎師至鎮為

設千僧會師授王以菩薩戒品因謂王曰大王紆遵

禁軍名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久之

復還廬山十五年師於天台石城而寂焉王於乙丑

即位改元大業建寺造像設會度僧各若干

僧者

大唐太宗皇帝貞觀元年正月詔在京德行沙門並

各祔當寺行道七日齋供所須有司准給二年詔畧

曰神道設教慈悲為先玄化潛通亭育資始朕恭膺

十八寶撫愛黎元矜愍之心觸類而長是用勞求冥貺  
以貧明靈所冀九切惟叙五福斯應宜為普天億兆  
仰祈加祐可於京城及天下諸州寺觀僧道等七日  
一夜轉經行道變九年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  
為先入正歸依慈悲為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群生剪  
除憊之林津梁品物任真躰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  
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  
心大睨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臻仁壽比  
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柳  
白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撫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  
且度僧尼數以三千為限十四年五月杜順法師卒

初為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至是帝愈敬之常引  
入宮奉之如佛十七年詔四祖信大師赴闕使者四  
返信堅卧不起就賜珍繒以遂其志

繼詳

高宗顯慶元年五月勅天下僧尼有犯國法者以僧  
律治之不得與民同科四年十月制以玉華宮為寺  
追崇先帝詔獎法師居之麟德元年二月獎法師卒  
帝哭之慟罷朝五日顧左右曰國寶永失可謂痛心  
勅准如耒故事飲以金棺銀槨塔于滄水之東原

唐史

中宗神龍元年降御札召六相入京其辭曰朕延安  
秀二師宮中供養云師云南方能禪師密受忍大師  
衣法可詔至問法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

念速赴上京師表辭以疾簡還闕以奏又遣使賜袞

裳瓶鉢以諭主上向慕之意州 睿宗景雲元年大

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道萬數唐史

玄宗開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於延慶殿建金剛道

場之次問脉光法師曰佛於衆生有何恩德至使捨

君巨父母而師事之說若有據朕當歸敬說若無據

朕當除滅法師答曰佛於衆生恩過天地明逾日月

德重父母義越君臣帝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

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以言佛並過此乎法師曰天

只能蓋不能載地只能載不能蓋日則照晝不照夜

月則夜朗而晝昏父只能生不能養母只能養不能

生帛有道則臣忠君無道則臣按以此而推德則不  
全且佛拔衆生德則不尔論蓋則四生普一運論載則  
六道俱乘論明則照耀十方論朗則光輝三有論慈  
則提接苦海論悲則度脫幽冥論聖則衆聖中王論  
神則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救貴賤皆携惟願陛下  
留心敬仰帝遂起立虔恭謂法師曰佛恩如此非師  
宣說朕豈知耶自今已後捨為佛之弟子可於天下  
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表朕歸佛之本意遂賜法師  
御茶一角金銀淨瓶各一對無常偈一首云

三界猶如旋火輪百千萬劫歷微塵此身不向今生  
度更待何時度此身史唐天寶五年詔不空三藏入內

立壇為帝灌頂夏旱復令禱雨大霽賜紫袈裟綰二

百足是年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聖傳

肅宗乾元元年帝於禁中立內道場乃詔沙門百人  
入官行道朝夕諷誦尋勅五岳各建一寺選高行沙  
門主之二年詔天下諸州各置放生池上元元年勅  
中使往韶州曹溪迎六相衣鉢入內瞻禮二年詔南  
陽慧忠禪師赴京詔曰朕聞調御上乘久安中土大  
雄付囑實在朕躬良緣斯在勿以為勞仗錫而來京  
師非遠齋心已久速副朕懷師赴京安置千福寺待  
以師禮唐史代宗廣德元年十一月土蕃陷京師帝  
在華陰五臺文殊出現以袂語授帝及郭子儀克復

京師駕還長安詔修五臺文殊殿鑄銅為九塗以黃

金

輝

二年詔內道場三百僧講翻仁王般若永泰九

年詔天下有司毋得捶辱僧尼五月送大祖衣鉢歸

曹溪九月鑄金銅佛像成帝率百僚致拜

旧史

德宗貞元二年詔律師道澄入官為妃嬪內侍授三

皈式賜號大圓律師四年詔迎鳳翔法門寺佛指骨

入禁中供養傳至諸寺肅札十五年四月帝誕即勅

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尚澄觀入內殿藏場華嚴宗

旨帝大悅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

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乃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

清涼本傳

憲宗元和四年五月勅有司別鑄金印加清涼國師



精氏

僧統國師主教門事八年賜謚江西馬祖曰大寂

塔曰大莊嚴九年勅謚百丈懷海曰大智塔曰大寶

勝輪十年勅謚六祖為大禪師塔曰靈照史

宣宗大中二年勅天下州府各建寺院立方等戒壇

為當尼再度者重受戒法武宗廢後帝乃復與之史

懿宗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德山宣鑑坐化勅謚見

性禪師八年四月十日臨際義玄端坐說偈而逝勅

謚慧照禪師塔曰澄靈十年三月洞山良价入寂勅

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十一年賜終南山道宣律師

澄照之号十二年五月帝幸安國寺賜知玄况檀寶

座高二丈餘就禮玄為國師彌曰悟達史

大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十六日朕誕為長春即普

度童行八千人與前十二月詔拓廣陵戰地造寺曰建

隆賜田四頃命沙門道暉主之錄年二年朕誕日京師

及諸郡縣咸令有德沙門陞座祝嘏永為常准三年

詔天下普度僧尼乾德四年詔遣僧百人往西域求

經開寶元年九月詔成都府造金銀字藏經各一藏

敕兵部劉熙古監視五年敕刻佛經板一全藏印施

天下帝自用兵平列國前後造金銀字經數藏稽古八

年予自洛陽回京手書金藏殿著經當自讀誦此山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普度天下童子十七萬人國朝

三年沙門贊寧隨吳越王入朝賜號通慧大敕住左

街天壽寺令修僧史四年詔贊寧乘驛往明州阿有  
五山迎取真身舍利塔入禁中供養復得舍利一顆  
造塔十三級於開寶寺帝寺自安奉五年正月敕張  
廷訛往五臺山造金銅文殊萬菩薩像奉安真容院  
敕張仁贇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峨眉  
山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八年帝以新譯諸  
經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群生達者自  
悟淵源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識其宗凡為君  
而正心無私即自利行也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  
他行也紀綱真宗咸平元年詔贊寧為右街僧錄主  
管教門事帝嘗製崇釋論畧曰奉乃十力輔茲五常

上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而登  
仁壽也大中祥符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  
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三所天禧元  
年詔天下立放生池帝註四十二章經入藏頒行  
仁宗天聖元年帝常頂王冠冠上珠觀音像左右以  
玉重請易之帝曰三公百官捐於下者皆天下英賢  
豈朕所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尔朕冠此冠特令  
回禮於大士也慶聖帝又書黃佛偈云天上天下金  
仙世尊一心十號四智三身度脫五陰超踰六塵生  
靈歸敬所謂能仁慶曆三年六月詔迎相國寺佛牙  
禱于禁中初太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

以火燬之色不變太祖敬其神異御製發願文太宗復取駮以火御造倡讚申敬因奉安相國寺真宗文迎供開寶寺瞻拜之火神光洞發御製倡贊至是以佛牙三朝敬事祖宗御封帝手啓之灌以海上薔薇水忽得舍利一顆五色映人帝乃御製倡贊

紀統

英宗治平二年勅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又云太宗贊曰功成積劫印文然不是南山得恐難眼觀數重金色潤手擎一片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徹處千年瑩采完定果重修真祕竈正心莫作等閒看真宗贊曰西方大聖号迎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願進修增妙果庶朗饒益富黎元仁宗贊曰三皇

掩質皆皈土。五帝僧形已化塵。夫子域中終是聖。老  
君世上亦言真。真理鉅帙見遺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  
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三年大覺瓊禪  
師。乞飯四明阿育王。山帝賜手詔曰。天下寺院任住。  
住持師遂建宸塞閣。以奉先朝聖製。紀

神宗元豐三年正月。敕大內設千僧齋。施袈裟金副  
經為慈聖太后遺福。五年詔相國寺開六十四院。為  
二禪八律。以東西序為惠林智海。二臣劄詔淨慈宗  
本禪師住惠林。東林常總禪師往智海。統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禪師撰續燈錄。進上御製  
序畧曰。譯迦如來之出世也。唱道鷄園。騰芳鷲嶺。西

被竺土東流震旦則正法眼藏獨付於飲光自達磨  
西來寔為初祖至移曹溪南岳青原而下分為五宗  
各擅門風應機酬對雖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佛國  
禪師探軍上乘了第一義屢入禁中三登高座宣揚  
妙旨良愜至懷是錄也直拈住宗單傳心印可得於  
君臆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擊妙喜世界彈指而開莊  
嚴樓閣神通妙用不可思議者也音崇寧三年敕迎  
相國寺三朝御製釋迦佛牙入內供養隔水晶匣舍  
利出如雨點因製贊曰大聖釋迦文靈空等一塵有  
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瑩千一皎金剛百煉新我  
今戎敬禮普願濟群倫喜王為万壽之一山能如此崇敬真不信者  
當以自心自性證得此心機

釋迦如來成道記

比丘真空

大唐咸亨二年四月六日朝散郎太原王勃奉勅撰  
觀夫釋迦如來之垂跡也淨法累身本無出沒大悲  
願力示現受生洎兜率隨天為護明菩薩降迦毘羅  
國躡一切義成金團天子選其家白淨飯王為其父  
王象乘日示來於大術胎中金輪作王創誕於無憂  
樹下八十種隨形之妙好繫若芥他三十二大士之  
相儀皈如圓月四方而各行七步九水而共沐一身  
現優曇花作獅子乳言胎分之已盡早證常身為度  
生以還來今垂化迹於是還羈襁褓示顯嬰孩為占  
相也悲悵於阿私陀仙往郊祠也驚一於大自在廟



或為童子或李聲明為講武也箭塔箭井猶存為角  
力也象跡象坑仍在受欲樂於十歲現遊觀於四門  
樂沙門身厭老病死於是澡餅天子以警覺彰妓女  
之醜容淨居天人以捧持躍車匿而嚴駕逾春城於  
八夜棲雪嶺於六年人辭愴戀主之心馬舐落連珠  
之淚揮寶刀而落紺髮塔起天宮將袞服以賀皮衣  
形參山廐扣材仙之所得了世定之非真食麥食麻  
降苦降樂且瑤琴奏曲必自中而曲成佛果圓因亦  
假中而向果由是擇其處也過龍窟浴其身也入蓮  
河示其食也受難隨之乳糜示其座也受莊祥之節  
草以最後之膝體詣菩提之道場圓解脫之深因登

金剛之寶座一百四十功德不共二乘八萬四千法  
門高超十地由是魔軍威懾於慈力恐怖於歸婦女  
敷毒於定心始羸變質於是堅牢地神踴躍而作證  
虛空天子展轉而報知類蓮花而出水赫煥無方若  
桂月以懸空光明洞徹經七日受提謂之赴蜜警以  
少小之言垂一音授賈客之戒歸賜與人天之福既  
成佛已觀尚化緣悲二仙而不遇雷音喜五人而堪  
從法化然以塵根昧劣聖智淵深順其法則法不應  
根順其根則根不達法莫不為愛河之長溺緣癡樂  
之所盲苟不利於當聞仍假言於入滅於是初利帝  
釋雲驅於三十三天堪忍界王霧擁於二十八梵頭

面作禮致敬專精請轉法輪勸隨宜說如來尋念善  
逝通規順古佛之嘉謨應群機之鄙欲于時十方佛  
現同興讚美之詞一法乘分共剗塵勞之域由是起  
道樹詣鹿林三月調根五人得度憍陳如悟慈尊之  
首唱翔解標名舍利弗逢馬勝以傳言於途見諦採  
菽氏繼踵以師事率門屬以同歸迦葉氏彙跡以降  
心領火徒而迴席莫不甘露洪澍末尼普應天界人  
果鸚林尸林或鷲池或鷲嶺或海殿或菴園或祇園  
江或火龍窟或住波羅柰或居摩竭提或依堅固林  
或山音樂樹或海濱楞伽頂或山際補陀或迦蘭  
隨竹園或舍衛國金地或應念而空現或浚山而出

請釋或賞能而食邑或得祿以建幢或論般若之理  
也名燈或究俱舍之非也名電莫不殊途異轍終會  
一源自有及空成歸萬德自商周見虹黃炎漢夢金  
人教及神州聲流華夏勃叻生季世獲奉真譚雖錄  
續而以叙金言在諷零而不逢玉相見聞盡爾宗致  
昭然蓋委遺文不復脩而言也乃為銘曰

化起從本源功成應賢劫萬行顯真宗三祇積鴻業  
為法出於世降靈亦分膈眉橫天地弓目帶青蓮葉  
仙師相垂淚天神爭捧接灌頂當在宮飛輪化弥怙  
宗承天日貴象貫師子頰善教誰與傳杵彈獨豪俠  
遊觀驚老死逾城棄臣妾落髮親寶刀貿衣遇釋纒

寄迹狎糜庶苦身示羸怯食糜人盡知坐草魔方攝  
緊若蓮出水明逾鏡開匣山海類高深雲雷等辯捷  
三時教彌闡萬類根自恆四問聊欲酬十仙度相躡  
補處記慈氏遺文囑迦葉卧樹徒載春香薪已焚巖  
悲心及綿遠舍利光燁燁獨我生後時餘波韋雷涉  
佛教之流傳久矣而釋迦如來者佛号也降迹王宮十有九年  
乃離于迦維羅城而出家焉暨成佛已遂登金剛寶座懺伏群  
魔以至于四十九年而說法者屢矣其說六拉皆以發廣大願  
擔化衆生為念而雅典奧義傳于中國者甚盛也至唐王勃又  
一搜緝其說撰為成道記使棲心釋教者一覽即知佛之始末豈  
小補哉 洪武十有七載十月四日東閣大學士金華具沈識

補陲洛迦山傳題辭

大元丘茲盛熙明述

九州之山川具載於書傳山海之詭竒亦見於圖記其來尚矣謹按補陲洛迦者蓋梵名也華言小白華方廣華嚴言善財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蓋此地也然世無知者始自唐朝梵僧來觀神變而補陲洛迦山之名遂傳焉盤礴於東越之境宵芒乎巨浸之中石洞嵌崿林巒清邃有道者居之而阿蘭若地興焉似非好奇探幽乘桴汎槎者罕能至也惟我

皇元際天所覆均被化育梯航所及靈跡悉著至於

茲山瞻拜相繼，眇句昭答，不可勝紀矣。然圖志脫漏，言辭庸謬，四方不傳，僕頃因謝病，偶在海濱，恭叩靈躅，旁搜經籍，首集自在之功，德繼攻洞，守之勝，熙若夫由心所見，光景斯彰，因緣有時，廟塔興建，具載於篇，能遊目者，不起於坐，飛神於大方之外，當知清淨光明，廣大悲心，與菩薩無二，推惻隱之端，躬行於日用之間，非徒空言也。儻欲南詢，亦必問津於此，而與善財同乘般若，慈舟共達，毘盧性境，入海印之三昧，證大悲之法門，圓解脫之深因，滿普賢之願，海普入法界，舍生盡登菩提，彼岸者，豈虛謬哉。

三昧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所謂佛身獨覺緣覺  
聲聞梵王帝釋自在天大自在天天大將軍四天王  
及天王太子人王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女主童男童女天龍藥叉乾闥婆  
阿脩羅緊那羅摩呼羅伽人非人等我於彼前皆現  
其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今諸衆生獲十四種無畏  
功德彼佛歎我善得圓通法門授記我為觀世音号  
由我觀想十方圓明故觀音名徧十方界 法華經  
說若有衆生受諸苦惱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号既  
得解脫若水火雷電蛇蝎獸夜叉羅刹王難枷鎖  
軍陣怨誡諸難之中能施無畏於苦惱死厄能作依



恬現三十二身隨類說法地獄鬼畜生生老病死  
以漸悲令滅 大悲心捻持經云若有誦持大悲呪  
者即滅百千億劫生死重罪不隨惡趣臨命終時十  
方諸佛皆來授手隨願往生諸淨土中能獲無量等  
持辯才解脫八難滅除三毒一切所求無不成就大  
悲捻持具載別本 藏教密乘經中所載觀自在菩  
薩為蓮華部主現諸神變忿怒則稱馬首明王救度  
則取多羅尊滿諸願則大准提尊及如意輪王不空  
胃索乃至阿字呪并毗俱胝一髻青項白衣葉衣千  
首千臂皆有儀軌真言略舉其名若西天未譯者本  
師傳本續真言要門未易悉究

補陞落迦山傳

自在功德品第一

洞宇封域品第二

慈感祥詔品第三

興建治革品第四

附錄第五

觀音大士讚第六

名賢詩詠第七

自在功德品第一

釋典所載菩薩名號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惟觀自在  
在洋洋赫赫功德獨顯乎世間凡遇厄難竭誠稱念  
稽首請命亦往往如影響誠由行願弘深大悲無礙  
之力也廣如藏教今略陳之 梵去阿理耶婆盧吉  
帝此云聖觀世音又梵去阿躡盧积帝濕伐羅此云

觀自在諸經所稱或單云觀世音或云觀自在或兼  
 六觀世音自在觀音三昧經及大悲經悲華諸經說  
 此菩薩久已成佛号正法明如來又云後成正覺号  
 編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 楞嚴經云觀世音  
 菩薩言我昔於無數恒河沙劫有佛出現名觀世音  
 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從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  
 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  
 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  
 現前忽然超滅世出世間十方圓明上合十方諸佛  
 本覺妙心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同一  
 悲仰由於供養觀音如來蒙授如幻聞熏聞修金剛

今上即位之初 聖師大寶葛魯麻光自西域來  
京師解行淵深福慧具足明通三世闡揚一乘同白  
在之慈悲宣六字之神力上自  
宮庭王臣下及士庶拘蒙法施靈感寔多不可備錄  
將非大士之應化者乎然江南未之聞也故略紀其  
實若六字呪師所常誦

唵麻尼囉唵吽

北希增 德萬

豈凡凡凡凡凡 功德具在莊嚴寶王經

洞宇封域品第二

世傳蓬萊方丈在弱水中非飛仙莫能到昔秦皇漢  
武窮年遠討勞神若體卒如捕風追影終不得其涯

溪今小白華山距四明不遠為聖賢託跡之地石林  
水府神光瑞像雖在驚濤駭浪之開航乘風刻日  
可至故特舉其勝槩如左昌國志云昌國州在東大  
海西星紀之次在牽牛婺女分野昔夏少康封庶  
於越至勾踐滅吳獲夫差欲使居甬東百家社預云  
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國語以為甬句東今州有甬東  
村是也由秦歷漢屬鄞縣唐開元廿六年以鄞縣置  
明州領縣四翁山今之昌國也五代後改鄞為鄞則  
又屬鄞宋熙寧間創縣為昌國東控日本北接登萊  
南亘甌閩西通吳會寔海中之巨障皇元至元十五  
年陞縣為州寶陸寺在州之東海梅岑山世傳梅

福煉丹之所釋所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旃檀林者是也自四明陸行東九十餘里過穿山渡至大謝弄經嵩子渡至昌國州陸行七十里沈家門心一渡至山周圍僅百里許環繞大海憑高望昌國諸山隱隱如青螺東極微茫無際日月出沒上下若鑑微風時來雷轟雷涌奇絕孤迥非復塵世也山茶樹高數丈丹葩滿枝猶珊瑚林水仙紫蓀芳菲滿地金沙玉礫的落璀璨潮音洞菩薩示現之所去寺三里至洞皆黃砂石洞峻巖瞰海回顧無畔岸人跡不及洞上有穴如天窓下屬洞前舊有石槁橫亘可以瞻禮今崩廢善財洞在潮音洞右亦祥異顯現岳石有鱗峭

峻巖逼中宵，巨側其外則。石崖壁立，泉溜如珠，不洞  
謂之菩薩泉。瓶盟盛貯，以洗目疾。盤陀石平廣上  
坐百餘人，下瞰大海，五更遠見扶桑。五色光發，頃有  
一輪極大，從海涌出，真奇觀也。三摩地在寺西，徧  
登山，由此有亭曰極清淨。嘉木森秀，清泉甘冽，亂石  
錯出，有偕立者，踞伏者，詭奇萬狀。真歇菴在寺後  
山深處，真歇了禪師修道菴中，後圓寂立塔。  
無畏石在真歇菴前，突然方廣，然峻不可陟。  
獅子岳在無畏石側，形如獅踞。

正趣峰

靈鷲峰

觀音峰

王氏 崔文 高謙 韓氏  
喬福成 米妙果

應感祥瑞品第三

嘗讀楞嚴謂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  
住持故世間衆人所不能見是山自梵僧啓其端而  
始知大士之官宅其信然乎哉或因風濤怖懼而致  
禱或好事尋幽而有遇使者御命至誠所格縑素夙  
緣自擊道存如鏡中像水中月皆由清淨心現往往  
不同自昔多失紀錄今姑存一二俟來者繼述焉  
唐大中有梵僧來洞前燔十指拍盡親見大士說法  
授與七寶石靈感遂啓日本僧慧鈔從五臺山得  
菩薩像將還國抵焦石舟不能動望潮音洞默叩得  
達岸廼以像舍於洞側張氏家屢覩神異遂捨居作  
觀音院郡將聞之迎像入城為民祈福未幾有僧不



知何許人索嘉木扃戶刻之。彌月像成，僧不知所在。今所奉菩薩像即此也。元豐中，謁者王舜封使三韓，遇風濤，大龜負舟，惶怖致禱，忽覩金色，是耀現。滿月相珠纓粲然，出自品，洞龜沒舟，行泊還以奏。上聞，始錫寺額曰觀音寶陀，自是海東諸夷如三韓、日本、扶乘、阿黎、占城、渤海、數百國，雄商鉅舶，繇此取道放洋，凡遇風波，寇盜望山歸命，即得銷散，感應頗多。崇寧間，戶部侍郎劉達給事中吳玘使高麗，及還自群山島，經四晝夜，月黑雲翳，海面冥蒙，不知及所舟師大怖，遙叩寶陀，未幾神光燭海，四屬如晝，何見招寶山，遂得登岸。

宋給事中黃龜年恭禮洞前親覩大士紫金自在相  
朗然坐石上偕遊者釋俱見倫作贊頌 紹興戊辰  
三月望鄱陽程体甫四明史浩至此翼早詣潮音洞  
窈無所覩炷香供茶盞浮花瑞歸寺食訖晡時舟至  
洞門俯伏苔磴疑睇嶽空惟亂石纍纍興盡欲返有  
僧指曰岳頂有竇可以下瞰攀緣而上瞻顧之際瑞  
相忽現金色照耀眉目瞭然二人所見不異惟浩更  
覩雙齒潔白如玉於是慶快用書榜壁庶幾來者觀  
此無疲不以一見不見而遂已也 又傳史衛王跡  
遠見茶樹上示一目蓋二十年相業之識也

咸淳丙寅三月范太尉以目疾遣子致禱洞下無所

遷流泉歸洗目既愈復命子來謝洞左大士全現淡  
烟披拂猶隔碧紗繼往善財洞童子忽現大士亦現  
縞衣縹帶珠瓔衣錯精神顧盼如將示語 紹定庚  
寅十月慶元昌國監胡焯登大士禱祀潮音洞倏現  
光明左則月蓋長者與童子並立一僧居右師于盤  
旋兩目如電及至善財喙童子再現儻眉粉面寶蓋  
珠鬘森列于前忽現一塔晶彩煥發衆僧曰我等雲  
集歷年未覩今承恩力共覲色相遂刻山巒于石以  
示悠久 嘉定歲僧修者所祀大士梅檀像偶毀亡  
一指心其悞惋後於洞前波間浮一花視之乃向失  
像指衆尤異之 淳祐連歲苦旱制師頽頤仲禱雨

洞中大士并童子喜悅出迎自是隨求輒應

皇元至元十三年丙子六月丞相伯顏定江南部師  
哈刺歹來謁洞下杳無所見乃張弓引矢射洞而回  
及登海舟蓮花滿洋遂驚異悔謝徐見白衣大士并  
童子像於是施財莊嚴像設并構殿於洞上

大德五年集賢學士張蓬山奉

有祝釐潮音洞見大士相好彷彿在洞壁次至善財  
洞童子倏現頂上瑞靄中大士再現寶冠瓔珞手執  
揚枝碧玻璃椀護法大神衛翊其前久之如風中烟  
漸回銷沒但祥光滿洞如靄霞映月見數尊小佛作  
禮慰快而去

致和九年戊辰四月御史中丞曹立承

上命降香幣至桐求親忽見白衣瑞相瓔珞被體次  
及善財洞童子鰓髻素服合掌如生適以候潮未行  
再叩再現而善財洞大士亦在童子鞠躬眉目如畫  
七寶纓絡明潔可數群從悉見

嘗詢諸耆老云自昔遊者至本為盛若夫西域名  
師王公貴人脩極精誠有觀白衣禪定或窺珮莊  
巖或千首臂或坐立異相有眉目儼若親承於咫  
尺或景像縹緲若瞻對乎繪畫至有羅漢長者童  
子天龍前後翊從寶瓶蓮花木列乎海波鏡迦鸚  
鷲飛翔於香鬘或共見如一六獨見非常變化示

現殊不可詰若夫竭力遠來忘過恍忽常居具境  
終不得瞻望餘光者亦多有之

興建治革品第四

海嶠孤絕蛟龍呵護自非遺世高蹈者鮮能衽息也  
草茅以為廬木芝以為食歲月既久輝光煥發致感  
王臣之崇重士民之歸仰大其宮室廣其田疇以養  
其徒侶修習至道將與山川增重助益風化於無窮  
也 梁貞明二年日本僧惠鋈首創觀音院在梅岑  
山之陰 宋元豐三年王舜封使二韓遇風濤有感  
以事

上聞賜額曰寶陀觀音寺置田積糧安衆修道歲許

度一僧 紹興元年辛亥真歇禪師清了自長蘆南  
游浮海至此結菴山并扁曰海岸孤絕禪林英秀多  
依之郡請于朝易律為禪 嘉定三年庚午八月大  
風雨圓通殿摧住山德韶言於朝賜錢萬緡七年殿  
成潮音洞無措足地鑿石駕橋凡六年

知書圓通寶殿大士橋以賜建龍章閣以藏之楮衫  
十萬是時有田五百六十七畝山千六百七畝

是年丞相史弥遠承父志捨財莊嚴殿宇廊庑備具  
香燈供養

上聞賜宸翰并金襴衣銀鉢瑪瑙數珠松廬錦繡陳  
師機施錢一百六萬置長明燈

淳祐八年戊申制帥顏頤仲禱雨有應施錢二萬米  
五十石置長生庫接待莊仍請于朝免租役

皇元大德二年戊戌春中宮命內侍李英降香修  
繕寺宇像設明年春宿衛宇羅奉

旨降香賜金百兩命江浙省臣董其事一新棟宇供  
嚴之具金碧璀璨四年春遣使魏也先等飭僧轉經  
及歸以玉琢睭像獻四年復遣大出嚮綠縵絨香降  
內帑二千緡建演法堂益修從宇俾浙省割官田二  
千畝供僧於正五九月諷誦祈禱特頒璽書護持  
自是祝香賽錫歲以為常勅翰林且學士刘慶製  
文集賢真學士趙孟頫書丹刻石以彰



聖化 皇慶二年冬

皇太后遣使法華奴寺降香賜主僧袈裟飯十方僧  
勅浙省賜鈔八百六十八疋買田三頃以給佛燈長  
明 泰定四年夏 中官遣中政同知帖閣賜鈔千  
疋僧衣百八黃金織文幡金練綺帛寺供聖飯僧買  
田二頃二十六畝以其入供營繕

致和元年四月中丞曹立降香幣及鈔百疋  
元統二年 宣讓王施鈔千疋建石塔高九丈六尺  
至順二年江西之萬安陳覺和率衆化財凡八載籠  
銅為大士像千尊佛鐘磬播蓋供具八置閣上  
我朝 列聖相承信崇佛法遣使錫予實不能備紀

今上踐位以來尤加尊異祝香集福以錫下民絡  
不絕

謹攻此寺自日本鏑飛基真歇了縮下師道風振起  
改講為禪繼以然自得暉弁至瀾而恢大基業息  
球以次相續者曰雪屋立坦堂圓慈菴成還菴深  
鑑菴寶小菴高閑雲部大川濟鐵助清古岳顯深  
谷喚無各告寒品悟夢綸清石屋理寒岳舉松州  
基東岳日混溪清白雲恭愚漢智宙个州求一山窠  
次翁允險崖遇太虛冲乎中信古具門銘大方聘朴  
翁淳允厓照竺芳照所菴齋

附錄第五

長安南五臺乃觀音降火龍處靈異甚多難以其載

武林西山上天竺寺自昔相傳海上子香木鹿光臨  
因刻為觀自在菩薩像多現祥異士民歸嚮自春  
至冬焚香叩禮雨暘急難感應如響鐘有年矣至正  
二十年庚子杭城荐罹兵焚西山祠宇盡毀聖像  
不知所存衆共追慕丞相太尉開府康里公出金  
旁求乃於草莽中得之遂十日齋戒徒跣率僮佐士  
庶自杜關恭迎聖像安奉於今丞相公所建清  
平山之西天寺中時聖像上大袂光明照耀雲漢  
介為三道其一逵屬東方若嚮補陀山者其一屬上  
天竺寺其一徑屬今西天寺一時咸觀益加敬仰焉  
大都薊州之境控接擅州有霧靈山山谷高深林密

清遠古昔相傳為菩薩道場山之上下舊有寺宇每  
歲七庶敬禮求現當有綿雲起自谷中潔白彌滿疑  
蔽天日或變琉璃境界空洞一碧次現蒲萄纍垂徧  
布光暎遠近忽見白衣端正之像陵空而立鮮見面  
目然亦往往或異夜有天燈或如列宿或如燿火熟  
輝接猷陵虛遠來殊不可測山頂寒甚澗有泉水起  
落應潮傳云潛通大海也 僕嘗遊五臺山從窰得  
哩室利師獲聆番本補陀洛迦山行程記始自西竺  
至葛刺拔迦羅國有靈塔當晝夜遶道即禮自有告  
以道里方所乃可前進中間歷羅刹鬼國誘以聲色  
飲食嗔勿犯之及種種魔碍之所但勇往毋退復遇

寶池獲飲甘露身力增倍儵踐昧境亦莫貪戀一心  
徑往漸近聖地當有馬首金剛遠來迎導至於下巖  
聖多羅尊攝受慰喻然後詣巖中紫竹梅檀森鬱交  
蔭流泉清潔纖草如茵菩薩充滿觀自在菩薩常住  
其中天龍圍繞行者至此蒙宣妙法即得開悟凡有  
所求依願圓滿此其大略不能具錄以是考之則法  
非凡境豈造次所能至哉似匪此地比擬也後至四  
明屢有邀余同遊補陀山者心竊疑之不果往也一  
夕忽夢有人謂曰經不去乎菩薩善應諸方所蓋衆  
生信心之所向即善薩應身之所在猶掘井見泉然  
泉無不在況此洞神變自在靈跡夙著非可以凡情

度量也既覺而歎曰嗟夫諸佛住處名常寂光徧同沙界本絕思議何住而非菩薩之境界哉斷無疑矣既集成傳附以天竺霧靈事跡并以舊聞庶顯非同非異無別無斷用祛來者之感也至正辛丑歲四月望寓四明之盤谷玄一道人盛熙明記

補陀洛迦山傳終

觀音大士讚第六 唐 王 勃 製

蓋聞圓通大士乃彌觀寺接物利生隨機應現向乾坤東畔娑竭海中雲構涌金色之山聖閣起琉璃之界巍巍寶座凝然活自在之身蕩蕩慈容皎若現白衣之相身掛雲羅縠服藕絲織而色映寒霜體嚴瓔

玲同心衣縷盤而嚴晶皓雪翠迎仙鳥五雲之寶蓋  
玲瓏艷逆摩厘百寶之花窠赤奕眉橫纖黛如海門  
之秋月初彎自紺重壺伴水面之青蓮作秀齒排珂  
玉舌瑩紫檀丹珠一點艷頻婆兩臉朦朧勻琥珀向  
靜綠波上圓相舒而有金毫玉毫虛白光中勝境現  
而有佛界仙界於是雲雷吐辯宣諸佛秋密之金言  
釋梵雨華歎睨德希奇之妙事獻寶子有龍王龍女  
奏樂千有天仙地仙向孤絕迥處作津梁於浩渺波  
中拔急難尋聲救苦赴感隨緣如萬水之印孤鱗伴  
洪鐘之應千谷是以經云王法賊盜水火漂焚惡龍  
惡鬼毒藥毒蛇或被人推落金剛山或惡風吹入羅

剎國或臨軍陣或值雷霆若此仰告觀音應時即得  
解脫菩薩有不思議之弘願無盡意之神通悲心誓  
救於娑婆遺教遍臨於穢土誠以周塵周剎普應普  
觀無遐無迹盡歸依有願有求皆赴感河沙功德億  
劫難量遙望洛伽之山稽首耶神歌讚

南海海深幽絕處碧紺嵯峨連水府踰名七寶恪伽  
山自在觀音於彼住寶陀隨意金鰲載雲現兜羅銀  
世界衆玉裝成七寶臺真珠砌就千花蓋足下祥雲  
五色捧頂上飛禽歌萬種類伽孔雀盡來朝諸海龍  
王齊獻供寶冠晃耀圓光列纓絡徧身明飯紫脰如  
水面瑞蓮芳眉伴天邊秋夜月綉衣金縷披霞袂縹



縵素服褊袒辟玻璃珂珮響珊珊雲羅綾帶真珠綴  
紅纖十指疑酥膩青蓮兩目秋波細咽頰如同玉碾  
咸羅紋膩染青山翠朱唇艷瑩齒排河端坐昂昂劫  
幾何化身百億度衆生發願河沙救真阿我慚我愧  
無由到遙望觀音悲讚歌大聖大慈垂愍念願舒金  
手頂中摩觀音滿願真言曰唵阿嚧力伽娑婆訶

名賢詩詠第七

縹緲雲飛海上山掛帆三日上昇顏 兩宮福德齊  
千佛萬里恩光照百寶澗草岳華多瑞氣石林水府  
隔塵寰甌生小技真榮遇何幸凡身到此間

集賢學士吳興趙孟頫

塗碧玲瓏塔影雙綺霞香霧濕跡窅人織貝為華  
蓋龍女獻珠持寶幢震海雲雷音縹緲跡山潮沙響  
春撞頭求示現將軍相一鼓群魔盡攝降  
一輪寶月海波澄海上觀音現大乘劍珮鬼神來剎  
剎煙霞樓觀起層層燒香使者天台客說法高人日  
本僧安得此身生羽翼還從彼岸快先登

江浙分省郎中天台劉仁本

道常

縹緲蓬萊未足誇海峰孤絕更無加入門已到三摩  
地携手同遊千步沙碧玉鏡開金齒落珊瑚樹宿白  
頻迦殷勤童子能招隱共采芝英和紫霞  
驚起東華塵土夢滄洲到處即為家山人自種三珠

樹天使長乘八月槎梅福留丹赤如橘安期送來大  
於瓜金仙對面無言說春滿幽岫小白花

丘茲盛熙明時圖秩八葉芝同遊

玉通

寶陀岳畔禮慈容滿袖香吹蕙蒲風海市障天番霧  
黑地輪推日上潮紅悟迷不必分明晴觀照何須了  
色空不涉音聞三際晰大千塵刹盡圓通

返視何妨更返聞須知了妄即同真十虛影現塵沙  
界万像光舍利土身轉物頭頭皆妙境窮源處處盡  
通津普門廓徹無邊表紫竹紅蕖別是春

靈隱住山沙門竺曇送僧禮補陀

補陀大士鎮南海弘慈廣度娑婆界三十二相應群

機眼聽耳觀常自在  
鵲若春行陸放如月印空一念  
起去來觸境皆圓通  
東吳沙門垂顛起筆鋒  
倒藥九河水於一毫端  
轉法花百億毫頭顯真諦  
一文中現無盡身一句中含無盡義  
一文一句妙難思了心證  
入三摩地是身非相空名  
撰蓮花舌清香醞醞見起  
文句會真說普門有路昇天衢

豫章沙門蒲菴為昇天衢贊普門品觀音

一毫端現菩薩身大悲光  
相離諸塵無量句中無量  
義熾然常說開迷淪  
圓音徧法界萬像皆玄文  
耳親入真境眼聽顯真聞  
言詞外滅相非有心本無  
生法無外香風冉冉散  
紅蕖甘露溥溥洒青柳  
普門妙現

色大千物物顯示，長虛玄我，輒瞻依發弘，擔利生同。  
慈菩提緣。天台沙門全室黃普門品觀音。

余洪武十七年孟夏上旬泛海遊山諦觀

聖境，見水天一色，淨若琉璃，萬像森羅，炳然齊現。  
所觀靈異，難以具陳。是故踴躍歡喜，自不知形身  
在於人間世也。信知如來說華嚴時入海印三昧，  
豈敬我哉。偶於洪武乙未仲冬夢遊是境，與昔無  
別。遂乃焚香遙禮，輒伸鄙見，說偈黃曰：

菩薩常居娑竭海，悲願弘深無向背。不明化境滄溟  
東，應現諸方無不在。所證三摩地，那兮西與東。突出  
摩醯眼，八面虛玲瓏。海印發輝炳然現，懸河四辯明。

真宗花開小白岳天香吹縹果紫竹梅檀盡控林花  
雀類伽歌梵頃昔年親曾海上遊靈山到卓波爾澤  
可是圓通真境界白衣妙像乘蓮舟四圍絳園覽淨  
渺難可窮生極通霄漢下掖龍伯宮波光激艷吐陰  
火潮音日夜彌天風雲鋪白銀象地布黃金沙琉璃  
相閣錯有若優曇花磐陀上看扶桑日紅輪涌現猶  
天車覽斯妙境非實相普門示現如夢想幻出樓臺  
縹緲間寶網珠光透禪朗聞聲豈是聲見色原非色  
別是一壺天智識誰能測經行宴坐水晶宮受用風  
清與月白十聖及三賢到此應難渡萬派涵游任參  
互潛流密布四神州潤濕群萌為雨露我今親禮贊

惟垂遙鑑知併却見聞知覺掃除語默離微徹底揭  
翻生死海普令頓證佛菩提

古井崇善住山鴈門野衲了菴住微居拜黃

遊禮峩眉普賢勝培元讚

志心皈命禮大哉勝境銀色界中巍巍高聳接天涯歷  
歷嵯峨深險峻名揚天下四海皆知菩薩支隱其中  
亘古亘今常出現華嚴黑水廣運神通牛心山上顯玄  
機虎跳溪邊逞妙用中峯口水說法度人頂心坡上早  
發心蛇倒退而莫辭退糊心梯上梅子坡前雷洞坪裏  
有龍神八十四盤休擬議沙蘿坪內光相寺中來來往  
往庶官豪往來僧俗道志心頂禮誠悔罪愆菩薩

慈山現光圓相受衆生心所願慈悲廣大功德難量  
天仙橋上指凡情接引衆生登彼岸大慈大悲至聖  
二者昔賢法主如來十號具足大菩薩摩訶薩

天下大義山遊勝境護名掛金索

三十六萬億法身彌陀佛一十一萬眾身彌陀佛九

千五百化身彌陀佛同名同號海會彌陀佛

阿彌陀佛廣發無造誓觀息衆生苦海波深弱愛河

浪裏造法艇一隻度盡衆生同赴蓮池會

四衆虔誦淨心听仔細遊禮我唱勝峯多功德江河

山川受苦休思退想念諸佛普攝圓光裏

歸雲集雲臥雲黑水赤角古從前菩薩修行地虎跳



龍飛天下真奇異萬松千佛菩薩親留記白水山門  
太宗皇帝置護法明三聖人來塑起蒲公間山蒲波  
同建置二王龍神靈感多聖跡白水禪林天下甚  
奇異銅像巍巍菩薩親身鑄四衆皈依曾受如來記  
菩果圓成同入龍華會項心坡上步步層雲起大  
小溪坑端端休綽退糊絲梯上更有蛇倒退化救接  
待人人生歡喜梅子坡前滿目千山水雷洞神明  
檢察人間事八十四盤別是一境致波羅拜中花開  
如錦砌光相寺中凡聖交參地天山橋上晃晃金  
光起七竇岩前瑞色外銀砌菩薩宮菩薩現出金光裏  
諸人見了箇箇生歡喜禮拜燒香懺悔消災罪改句

善同發苦提意命終之時生在天宮裏  
旌檀女來  
大元皇帝賜大藏尊經正宮皇后施聖旨留傳勅修  
白水寺天下我有人間應無比菩薩處處應蜀王重修  
聖殿閣樓臺雲表呼聲起念佛端祝

皇帝萬萬歲太乙千秋百官增祿位四恩縱報三有  
功資益天下太平同證菩提會

五臺山大壽王子寺住持比丘勝鏡撰

志心歸命禮太義西山七寶岩前瑞色丹霞布銀色  
界遊處應念示現圓明萬行精進三乘妙覺大慈大  
悲至聖仁者普賢法王如來十號具足大菩薩摩訶  
薩詩云 天下大義峯 四海人瞻仰

由路有千層 懸崖高萬丈 山色綠如藍

園林青似帳 躡步躡雲梯 不覺到天上

舉目望兜羅 內現法王像 普放攝身光

方見本來相 夜令曾觀象迴 二六時中無魔障

大峩山白水禪寺住山比丘普通謹題

皇刊清涼傳後序

天下之名山勝跡不為不多而見於佛經者蓋鮮獨

清涼寶山載於

大華嚴經者良由此土衆生於我文殊大士深有契  
契而然也故王臣士庶以及四衆凡欲見大士之容  
及觀其光而以誠心履斯境者無不感通見於本傳

可見矣此丘實上人乃大興隆寺提點玄極廣禪師  
法孫天然吳公之弟子也性行溫淳撫屬爲實於天  
順口所夏初慈勝境接衆於龍泉關一日遊中臺向  
夕失伴因彷徨獨行忽見空中現文殊普賢觀音三  
大士之相千佛寶殿樹護天神五百羅漢復現金色  
世界寶樹金塔及金燈七盞鑽現二十七盞詩又方  
滅實於此有五體投地歡喜踊躍亦不知身在人間  
世也爰念無以自効乃請其師吳公永寧住持縱公  
首座論公同共發心募緣重刊清涼傳板既成復呼  
千部用廣流道可謂有功於吾道矣且乞余言以序  
其後惟諸佛菩薩愍物利生之心如谷傳聲隨響而

應願所感者何如而博白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信夫今觀實之所見與無盡者  
士同科固其至誠所感其亦大士之眷屬也歟不然  
何以至於是用是編入續傳亦足以垂示永久而  
無疑矣於是乎書

天順六年歲次壬午仲春既望金臺釋慧暉序

比廣信普濟祖全和通覺祥比是常德清善智安

必受智海永鎮福雲 吳阜 圓信 杜金妙果

信士 泰妙資 李妙金 吳惠深 杜妙貴

又在五臺山廣錄寺僧司普下住事以